

# 佛西抗戰戲劇集

熊佛西著

中華圖書公司印行

1942

熊佛西著

佛西抗戰戲劇集

華中圖書公司印行

## 目錄

- 一·囤積(獨幕)
- 二·搜查(獨幕)
- 三·人與傀儡(獨幕)
- 四·無名小卒(獨幕)
- 五·中華民族的子孫(三幕)

楊蔭劇

## 囤積

人物：

田順子——卅餘歲的佃農，勤勞，瘦弱。

某母——順子的母親，未受教育的鄉下老太婆，年約六十。

其妻——順子的媳婦，生產不久，未受過教育，年約廿。

周國材——聯保主任，忠厚老誠，奉公守法，年約四十。

陳新民——思想前進的小學教員，正直，勇敢，年約廿三四。

張三爺——某局長的管家，好刁毒辣，年約四十。

時代：



一九四〇年，初夏。

地點：

後方離都市較近的某村莊。

佈景：

田順子家裏，一間破舊的草舍。除了破舊的桌椅和幾件農具外，幾乎沒有別的東西。雖然有一個小小的格子窗，但是陽光從來沒有射進來過，所以這屋子的氣質顯着異常的陰鬱。活在這屋子裏的人，面有菜色。

開幕時，順子的媳婦抱着一個尙未滿月的嬰兒在屋內搖幌着。嬰兒大概是飢餓了，所以在拚命的啼哭。母親雖然幾度露開胸懷喂乳，但因缺乏食物乳源枯絕，終不能止住嬰兒的啼哭。

裏面傳出一種沉重淒涼的哼聲，順子的母親扶着拐棍，迂緩的走了出來。

其妻：媽，你老人家不是不餓服嗎？  
（遞給她一個板筍蛋）

（一）

其母：聽着孩子哭得傷心，放心不至，他是餓了吧？爲什麼不喂他奶呢？

其妻：叫他好幾次了，還是不哭，真餓，這孩子也不知爲什麼老這麼

其母：哭？

其妻：是不餓服吧？

其母：倒不是的。

其妻：那一定是餓了。你再喂喂他。（餵奶。嬰兒將母親的乳頭嚼了幾口）

其母：他又啼哭起來。

其妻：（哭聲）銀子！你沒有奶了！你爲什麼沒有奶了呢？

其母：昨天奶就不夠了。

其妻：你爲什麼沒有奶了呢？——銀子，我早就給你說過：喂奶的人是不能

其母：生氣，昨天順子又和你鬧了什麼了？你看，現在孩子沒有奶吃了！

其妻：（和大娘說）……  
從妻手中將嬰兒接過來蕩漾着。）

其妻：（難過）媽，我沒有奶不能怪順子，……

其母：那麼這是怎麼回事呢？（妻不語，哭泣。）是不是你也不舒服？

其妻：媽！我……我已經兩天沒有吃了！

其母：唉！這真沒有辦法！

其妻：米一天一天的漲，昨天已經漲到八角錢一升，順子實在沒有辦法！

其母：得！不是還有兩升米嗎？

其妻：昨天剩下的一點米，今天早晨給你熬稀飯了。

其母：唉！我活到六十多歲，一輩子也沒有過過這麼貴的生活：米賣八九角

錢一升，油賣一元八角，鹽賣半塊……真是一輩子沒有過！

其妻：聽說生活這樣貴，都是日本鬼子和咱們打仗的原故？

其母：天殺的日本鬼子，害得我們連吃的都沒有了！順子呢？到那兒去了？

其妻：順子到劉大伯那兒去了。

其母：到劉大伯那兒去幹什麼？

其妻：還不是去向他借幾升米嗎？

其母：唉，這孩子又去碰釘子了！劉大伯那個人，是借給我們米的人嗎？

其妻：明知道去碰釘子，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家裏一粒米也沒有了！

其母：又是碰着這青黃不接的時候。難道老天爺真要讓我們餓死嗎？

其妻：媽媽別難過，你身體又不好，還是進去躺下吧。（嬰兒又啼哭，妻從

母手中將他抱過來。）

其母：不是還剩下了一點稀飯嗎？拿來喂他吧！

其妻：那點稀飯是留給媽吃的。

其母：不，給孩子吃吧。（嬰兒越哭越厲害，母下，片刻，拿着一小碗稀飯



上。)

其妻：(向嬰兒)哭！哭！讓你哭死好了！

其母：(用稀飯喂嬰兒)可不是餓了嗎？(向嬰兒說話)別急，慢慢的

，可憐的寶貝，……

其妻：誰叫他投錯了胎！

其母：你看，可不是餓了嗎？

其妻：吃飽了，自然不哭了。可是您等在吃什麼呢？

其母：我不想吃。你把這點稀飯喝了吧，可憐，兩天沒有吃了！

其妻：我不餓。留着媽等會吃吧。

其母：你喝了吧，你不吃，孩子就沒有奶吃。

其妻：不，媽，我不餓！

其母：你喝了！(母將稀飯送給妻，妻拒而不受。)

其妻：媽不吃，那麼還是留給孩子一會吃罷。

其母：不，銀子，你不能專顧人！喝了，一定要把這點稀飯喝了！

妻不得已，把半碗稀飯喝了兩口，將剩下來的遞給母。）

其妻：還剩下一點，請媽喝了。

其母：我真的不想喝。

其妻：不，一定要請媽喝了。順子也許借不到米。

其母：那麼還是留給小孩吧，怕他等會餓了又哭。（田順子上。他把他的上

衣包着幾升米，表面上雖是興歡喜，但一種不自然的表情充滿着他的

眉宇。）

其母：順子！借到了米嗎？

順子：借到了！你們看！（把包着的米給母，讓看）找到東西來裝下吧。

其妻：（將小孩遞給母，然後取了一個竹籃子裝米。）今天劉大伯怎麼這樣

痛快？

順子：劉大伯？

其妻：這米不是劉大伯那邊借來的嗎？

順子：（不自然）哦，是的，是的，是劉大伯那邊借來的。

其母：想不到劉大伯今天倒大方起來了！

順子：他說吃完了，再到他那邊去借。

其妻：這真想不到，——

其母：就怕這老頭子又在搗什麼鬼！他不會叫我們借一升幾兩升吧？

順子：（順子坐立不安，）別談這些，快去煮飯吧！肚子實在餓得很！

其妻：是的，你（指妻）先去煮飯吧，孩子交給我好了。（接過嬰兒來）你

看他現在不哭了，多麼乖！

其妻：剛才才是餓了。

其母：小孩子也和大人一樣，餓了就要吃！可是現在生活這樣貴！唉！

順子：（不耐煩）別囉嗦！快去煮飯吧！（妻拿着米，內）

其母：聽說我們這場上這兩天簡直買不到米了？

順子：可不是嗎！

其母：那麼米都到那兒去了？

順子：誰知道！

其母：再說去年的年成收的也很好。

順子：還不是他媽的那些有錢的人在囤積，把米搞貴了！

其母：這些人也真沒有良心，在這打仗的時候來囤米！

順子：（忽然暴發起來）恨不得一個個的把他媽的都揍死！

其母：你知道我們這場上誰在囤米嗎？

順子：那個有錢的不是在囤糧食！劉太伯囤得就最多！

其母：劉大伯固然，「放人肉債」，到不是從今日起！唉，祇要他肯借給我們，就算不錯。」

順子：他肯借給我們，怎麼以為我這些米真的是從劉大伯那邊借來的嗎？

其妻：怎麼？不是嗎？

順子：媽，我看您越老越糊塗了，您想想，劉大伯是不是借給我們米的人？

其母：那麼這些米是從那裏來的？

順子：是我搶來的！

其母：是那兒來的？

順子：是我搶來的！

其母：胡說！

順子：他們那些有錢的人，整天坐着不做事，吃好的穿好的，我們這些窮人

天忙到晚爲什麼要餓死呢？

其母：順子，你怎麼啦？我看你今天神氣很不對！我不放心，這些米到底是

那兒來的？真的不是搶來的嗎？我不信我的孩子會幹出這種犯法的事！

順子：（平息下來）不，媽媽，我剛才說的氣話，您想，您的孩子會幹出這犯法的事情來嗎？這些米是在是借的，可不是從劉大伯那邊借來的。

其母：那你是從那兒借來的？

順子：那您就不管好了，反正不是搶來的。

其母：只要不是搶來的，我就放心了！

順子：（向裏邊問）銀子，煮好了沒有？肚子餓的實在受不了啦！

其妻：（在裏面答應）快好了！（此時嬰兒又啼哭起來。）

其母：別哭，別哭，又餓了是不是？媽媽說飯快要好了。（搖蕩着）

順子：他媽的連這麼一個小娃娃也知道餓！世界上有人不知道餓的麼？

其母：若是有的話，那一定是神仙了。

(其妻端了碗筷出來。)

順子：飯得了嗎？

其妻：一會兒就得。

順子：怎麼這樣慢呢？

其妻：總得熟了才行啊。

順子：想吃口飯真不容易！

其母：說是是啊，唉！

順子：(向妻)快去把火燒大點！

其妻：火太大了，飯又要烤胡了！

順子：別囉嗦，快去拿飯來吧！實在受不了啦！

其母：銀子，你就去拿飯來吧！

(妻上。聯保主任周國材上。他穿着長袍馬褂，是一個懦弱無能的好

人，士紳士。）

主任：田大媽，順子，都在家嗎？

其母：周主任，您吃過了？今天，沒有去趕場？

主任：我剛從場上來

順子：周主任請坐。

其母：抽壯丁的事情，我們順子很願意去，只是現在這生活這樣貴，家裏統是順子這麼一個人，若是他去打鬼子了，我們這一家子怎麼過活呢？

主任：今天我來倒不是爲了抽壯丁的事情。

其母：那麼周主任……？

主任：今天因爲咱們這邊出了一點事，特爲上你們這兒來看看。

其母：出了事？什麼事？

主任：（顏色很不好看）問你們，順子就知道！



其母：問順子就知道？順子，你交跟什麼人打了架嗎？

順子：我沒有呀！

主任：他倒沒有跟人打架。

其母：那……唉，順子，你又闖禍了？

順子：我沒有闖什麼禍！

主任：順子，你今天闖的這個禍可真不小呀！

順子：（忽然強硬起來）周主任，我闖了什麼禍？您說！

主任：順子！還用得着我說嗎？你自己幹的事情難道還不知道嗎？

其母：（着急）唉孩子，你又幹了什麼事情，叫你不要到場上去打架，你就

不聽！

主任：田大媽，順子今天的確沒有在場上打架。

其母：那麼他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主任：問顧子自己好了！

顧子：（態度倔強）問我？我幹了什麼犯法的事情？

（妻端了盆熱呵呵的飯上）

其妻：飯好了，快吃吧。

主任：那把鐵刀，顧子，這把鐵刀是誰的？（周主任從衣內取出一把鐵刀。）

顧子：不是我的？

主任：不是你的？那麼是誰的？

顧子：我不知道！

主任：你不知道？那你看這上面刻着是誰的名字？

其妻：這鐵刀可不是你的嗎？你怎麼說不是你的？

主任：連你的媳婦都認識這把鐵刀是你的。

其母：顧子，這鐵刀可不是我們的嗎？周主任，謝謝你，費心替我們拾了回

來，這孩子不知道把這鐵刀丟在什麼地方了。

其妻：對了，請周主任把這鐵刀交還給我們吧。（妻走過去收鐵刀，周主任

拒絕。）

主任：慢點，順子，請到聯保辦公處去一趟吧。大家都在那裏等着你呢！

順子：大家都在那裏等着我？等着我幹什麼？我又沒有犯法！

主任：你沒有犯法？

順子：你說我犯了什麼法？

其母：對了，周主任你說我們順子到底鬧了什麼事？

其妻：他一沒有偷人家的，二沒有搶人家的。

主任：（冷笑）哼哼，他沒有偷人家的？沒有搶人家的？（走到桌邊看到盆

裏的飯，又看竹籃裏的米）我請問你們：這飯是那裏來的？這籃子裏

的米是那裏來的？你說，田順子！

順子：這……這都是向劉大伯借來的！

主任：借來的？哼哼！

其母：周主任，這些米實在是借來的，飯也是這米煮的。

主任：田順子，我勸你用不着再抵賴了，證據都在這兒，米，鏟刀，你還有

什麼可說的呢？

順子：（沉默片刻）周主任，現在生活這樣貴，難道我們就應該餓死嗎？

（此時嬰兒又啼哭，妻餵了他幾粒飯。）

主任：可是你也不能去割人家的米口袋？

其母：割米口袋？誰？

主任：你們的順子！

其母：順子？不會的，他決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

其妻：周主任，請您明白告訴我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主任：我老實告訴你們吧：今天早晨王老四推了一車米替城裏的李局長送去，走我們這場上過，不知道你們的順子發了什麼瘋，就用鏢刀在人家米口袋上割了一個口子，當時有許多流氓就趁火打劫，把人家兩口袋米搶得精光！

順子：周主任，你不能冤枉我！

主任：這是大家都看見的！

其母：順子，周主任說的話是真的嗎？順子，你爲什麼要割人家的米口袋呢？

（哭泣）

其妻：媽，您不用哭，這事決不是順子做的，這米是王老四，王老四的順子，只沉着氣，我要活着，我不能不吃飯，我的母親，我的女人，我的孩

子，都要活着！

主任：順子，用不着廢話，走吧！

其母：不！周主任，您不能帶順子走！我想願意把這些米退回！

主任：田大媽，這可不行，人家現在到衙門裏去告了！

其妻：到衙門裏去告了？

主任：可不是！

順子：不怕，衙門裏讓我去好了！反正他們不能看着我活活的餓死！

主任：不要耽誤時候！順子，走吧！

（此時嬰兒又是一陣啼哭。）

（小學教員陳新民上。）

其母：你不能走，我死也不讓你走！

新民：什麼事，田大媽？

其母：陳老師，憑您說說，周主任說我們的順子割了人家的米口袋，您是知

道的，我們順子決不會幹出這種事情的！

其妻：三叔，你來得正巧，請救救順子吧！

新民：今天我們學校裏放假，我到這邊來趕場，順便過來看看你們。怎麼樣

？順子發生了什麼事情嗎？周主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主任：陳老師，許久沒有見了，你好。是這麼一回事：今天城裏的李局長叫

人到這邊來推了幾車米進城，順子，這個不懂事的東西，用鋤刀把人

家的口袋割了，遇着些土棍流氓便趁火打劫，亂搶一氣，現在人家已

經到衙門裏去報告了，叫我抓人！

新民：順子，這可是你不對呀，你爲什麼去割人家的米口袋呢？

順子：我實在餓慌了！

新民：你可知道這是犯法的事情？

順子：我們全家子兩天沒有吃飯了！

新民：可是你也不能去割人家的米口袋呀？

顧子：生活這樣貴，米從幾角錢一斗漲到四元幾五元幾，這兩天漲到八元幾，場上還買不到米，我們不能這樣活活的餓死！

去。

靳珉：顧子，可是你要明白，在這國難的時候，我們大家都應該忍耐一點，受苦不只你一人，也不止你一家，我們大家都在受苦！若是日本鬼子不欺侮我們，不和我們打仗，我們何至受這種苦呢？

主任：陳老師畢竟是人師表，說話真有道理。

靳珉：可是周主任，米爲什麼近來這樣高漲呢？而且在附近各場上有錢還買不到米，米究竟到那兒去了呢？去年又是豐收，聽說是有人在大量的囤積。

主任：可不是嗎？現在稍微有點積蓄的人都在囤積糧食，菜子，油鹽什麼

樣東西。

靳珉：這些發國難財的人，都應該一個個的拉去鎗斃！



主任：唉，咱們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難說！

新民：所以，周主任，這割米口袋的事情，也不能完全怪順子，順子固然犯了極大的錯誤，在這抗戰緊急的階段，他不應該擾亂後方的秩序，可是那些操縱市面，囤積貨物，發國難財的好商士豪，我們也應該對他們加以攻擊！

主任：說的是呀！

新民：政府天天在那裏平抑物價，可是還有這些無恥之徒從中操縱，真是可惡！弄得不但那些勞動階級無法生活，就是我們這些做小學教員的和那些公務人員常此下去也會餓死了！

主任：陳老師說的一點兒不錯！

新民：根據這個理由，我勸您還是不要把順子送到衙門裏去。

其母：對了，求周主任饒了他吧！

主任：這可辦不到，陳老師，因為我沒有法子交代。

新民：交代還不容易嗎？就說割口袋的人早走了。

其母：對了，請周主任開恩！

主任：這實在使我太爲難了，對不住，我不能做違反命令的事情。

新民：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

主任：只有把順子帶走！

順子：周主任，你不能冤枉我！米口袋不是我割的，倒是用我的鋸刀！

主任：冤枉你？那麼你說口袋是誰割的？

順子：這我也不知道。當時有很多人在那裏，他們從我手裏把鋸刀搶去，口

袋開了，人家都亂了！

主任：你拿了多少米？

順子：都在這兒。

報民：把米拿回去好了，逮人就不必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其母跪

在周主任面前）

其母：周主任：我求你饒了我們的順子！

主任：我也饒了他，但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唉；……

其妻：（亦跪下）我也求你饒了順子！

主任：請你們也原諒我！這實在辦不到！

順子：（強硬起來）好！那麼我去好了！衙門裏至多把我鎗斃得了！

新民：不，順子，你不能去。這的確是很嚴重的犯法的事情。周主任，你爲

什麼不可憐他們呢？難道你是鐵石心腸嗎？

主任：陳老師，並不是我姓周的是鐵石心腸，你想我有什麼辦法；我若是不

讓順子交出去，政府一定要責罰我，說我辦事不力，蒙蔽上峯；若是

把他交出去，於心又不忍！唉，這個聯保主任真不是人幹的！

新民：說的是啊，在這個年頭做事真難，我竊你還是做點好事把順子放了。喂！本着良心說，這事不能完全怪他！其實日本鬼子不和我們打仗，這些事都不會有的，你說不是嗎，周主任？

主任：所以啊，都是日本鬼子搞出來的亂！

新民：所以還是請你把順子放了吧！我們大家把力量集中來對付日本鬼子豈

不好嗎？

其母：周主任，我給您磕頭！

主任：田大媽，田大嫂，請起來吧。

其母：謝謝周主任。

（母妻均起立）

主任：順子，你這兩天就不要出門，懂嗎？這些米我可要帶走！

其妻：你把這些米帶走了，我們又要挨餓了！

主任：曰大嫂，這可沒有辦法。

新民：好！這米就讓周主任帶走好了。

（周主任正要下，張三追上。）

三爺：周主任，好，居然把您 到了！

主任：張三爺，你從那兒來？

三爺：剛從城裏來。這位是？

主任：這是縣立小學校的教員陳老師。

新民：這位是？

主任：這位是劉三爺，是城裏李局長的老管家。

新民：久仰久仰。

主任：張三爺，你怎麼找上這兒來了？

三爺：局長特爲叫我來找你一商，剛才到縣保辦公廳，聽說河清兒來了。

主任：局長有事嗎？

三爺：託你收買的米怎麼樣了？他還要二百石。價錢不拘。有辦法嗎？

主任：張三爺，真對不住，現在這鄉下的米的確不容易買到了。

三爺：多出價錢怎麼樣？可以出到八十元錢一石。

主任：就是局長出一萬塊錢一石現在也辦不到。

三爺：爲什麼？

主任：你不知道這邊出了事嗎？

三爺：出了事？出了什麼事？

主任：局長的米口袋給人割了！

三爺：有這樣的事情？

主任：可不是嗎？

三爺：豈有此理！這簡直沒有王法了！我得回去報告局長！（說完就要往外

走。)

新民：慢點，張先生。你究竟是幹什麼的？

三爺：（有點愕然）我？我是張三爺！

新民：（嚴厲）張三爺是幹什麼的？

主任：請客氣點！

三爺：我張三爺幹什麼的你都不知道嗎？

新民：別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是囤積糧食收買菜子發國難財的李局長的

走狗！

三爺：放你媽的屁！（衝上前去要動武。）

主任：請別……請別……你兩是初次見面，……

新民：你們這些沒有心肝的狗東西！國家到了這種危急存亡的時候，你們還

在發國難財，大批囤積米糧，使一般窮苦民衆無法活命，你們簡直是

的漢奸。

三爺：你……你這狗東西……你罵我是漢奸！我非揍你不可！我非揍……

主任：慢點，慢點！有話慢慢的說！

新民：田大媽，你知道爲什麼現在米價這樣高漲，使你們沒有法子活命嗎？

其母：不……不知道。

新民：都是因爲張三這般人囤積糧食，抬高市價！田大嫂，你知道你的孩子

爲什麼沒有奶吃嗎？

其妻：因爲我兩天沒有吃飯！

新民：都是因爲他們這般漢奸囤米！

三爺：周主任，我看這個傢伙簡直是共產黨！趕快把他扣起來！

新民：顧子！你自己說，你爲什麼要割人家的米口袋！說！大膽的說！

顧子：我實在餓的沒有辦法！



新民：那是因爲這般漢奸囤積的罪惡！我們爲了爭取最後勝利，爲了安定後方的人心，我們要幫助政府，打倒這些專門囤積操縱市面的漢奸！打呀！打呀！順子！田大媽！田大嫂！

（大家一起擁上，圍圍的把張三圍住狼狽不堪。）

三爺：這簡直反天了！周主任，周主任！你……你趕……

新民：今天非撲死這個囤積米糧的漢奸不可！

奎任：請大家歇歇氣，聽我講！囤集糧食的決不止張三爺一個人呀，況且他還是給別人做事，你們現在專門找着他爲難，這似乎太不正！

三爺：周主任，這話對……對極了！……囤積糧食的人多……多得很呀……

爲什麼……

新民：我們是打一警百！來呀！來呀！打倒囤積糧食的漢奸呀！（大家拿着磨刀鋤頭，拐仗，向張三打去，外面也有羣衆響應：「打倒囤積糧食

的漢奸」的聲音。張三狼狽往外跑，大家追了出去。）

幕閉。

一九四〇，六月二日，縣縣，新場，薛家碾。

# 搜查

——獨幕劇——

人物：

李國華——年約五十餘歲的國學大師，清溜，長鬚，沉着，熱情。

李幼華——國華之子，年約二十五六歲，回國不久的日本留學生，身體

健壯，心腸慈祥。

李美華——國華之女，年約十七八歲的高中生，天真，活潑。

老周——三十年來侍候國華的廚子，駝背，忠誠，年約六十。

僧岡貞雄——被迫到中國來當兵的日本大學生，身材短小，思想前進。

日兵甲乙丙丁四人。

僞警甲乙二人。

：地點

華北的淪陷城（北平）。

：時間

民國二十七年。

佈景

的一季，間北華房國方書風味的屋子，堆積着許多的線裝書籍，陳設着不少的古玩字畫。有二門，一通寢室，一通外院。是夜晚。屋外風的怒吼，挾雜着一陣陣日本醉漢的歌聲，這情調異常的不和諧。

歌聲一：好美麗的中國姑娘，

一雙消魂的眼睛水汪汪！

你別啼哭，也別罵郎，

祇怪那日本軍閥和天皇。

強迫我們拋棄妻兒，

到中國來開鎗，流浪：

開鎗，流浪，我姑娘。

姑娘，請吃了我這塊「雀可來特」糖！

歌聲二：巡邏在這冷靜靜的街頭上，

與這怒吼的北風爭強，

這兒無虎無狼，

原是一片太平景象，

爲什麼要我們到這兒來站崗？

祇恨那瘋了的狗——日本軍附，

強迫我們到這戰場，

天呀。一定是凶多吉少！

今生休想回到家鄉！

背着妻兒爹娘。

（歌聲，風聲，挾雜着「油炸餛飩」的賣唱聲。）

聲一：姑住！

聲二：日本老爺請讓我過去吧！

聲一：你是幹什麼？

聲二：我是賣餛飩的。

聲一：別要裝聾買啞，這地方是你賣餛飩的嗎？我看你一定是游擊隊。

聲二：不是，不是游擊隊，我的確是賣餛飩的，請放我走吧，日本老爺！

聲一：把你的筐子放下！

聲二：是！是！

聲：「滾你媽的蛋！」

（以上都是發自後台。）

國華：「真不成世界了！」

美華：「我看咱們還是趕緊到南邊去吧，這地方實在不能再住下去了。」

國華：「不行，我們不能離開這兒，這是我們的土地，這是我們的家鄉，我們

要在這兒做些策動民氣的工作！倘若我們大家都跑到南邊去了，這地

方豈不更要成爲野獸世界了嗎？孩子們，我們要積極起來，要與鬼子

奮鬥到底！不過我就是不放心我這部「五千年的文化史。」

幼華：「對了，這部五千年的文化史太重要了，這是爸爸一生心血的結晶。我

一定把它送到安全地帶，我打算明早就動身，送它到南邊去。」

國華：「把這樣重要的東西交給你，我實在不放心。路途又這麼遠，而且沿路

都要受鬼子的檢查。萬一被他們檢查出來了，那麼我這四十年的心血

，豈不付於東流嗎？

幼華：爸爸請放心，我約有桂生同我一塊兒走呢。

美華：哥哥。桂生也到南邊去嗎？

幼華：明天他和我一塊兒走，我和他約定今晚八點鐘到那邊去。（看錶）

現在我該走了。

美華：不，哥哥，你今晚不能出門，外面風聲特別緊，鬼子檢查行人越發厲害了。

國華：哼，他們越來越化樣多了，這兩天他們又要強迫咱們中國老百姓用他們的新鈔票，所以現在嚴格取締咱們的國幣。聽說查出有國幣的人，少的沒收，多的鎗斃！

幼華：這在他們認為是「王道政治」中的經濟提議呢。

美華：真不要臉！



國華：他們才徒勞呢！就算他們在北平城裏能做到取締國幣，可是祇要一出城門，他們就無法了。國幣在離北平四五十里的地方照樣通行。所以我常說：鬼子可以一時佔領我們的土地，屠殺我們的人民，但是他們永遠不能征服我們中國人的！

美華：現在聽說這附近有不少的游擊隊？

國華：不但城外有，就是城內也有。我原先也想到南邊去，現在我決計不去了，淪陷區域的抗敵工作一樣的重要。

幼華：一點兒不錯，爸爸。我把爸爸的五千字的文化史送到重慶去以後。我還要回到這兒來。我們要發動大規模的游擊工作，我現在要上桂生那邊去了。

美華：你一定要去嗎？

幼華：約好了，他在家裏等着我。

美華：那麼快去快回。小心點兒！

（幼華下。）

美華：我去給你關門。

（美華隨下，復上。）

國萬：美華，我再三想：我那五千年的文史稿藏在一個地方不妥當，倒不如化整爲零安全多了。

美華：倒是的。若是這部稿子有個三長四短，那可不得了，這是爸爸一生心血

血的結晶！

國華：四十年的心血，五千年的文化，若是一旦被毀了，你想我還能活嗎？這兩天不知是心理作用怎麼的？我老覺得這部稿子要遭什麼劫似的？孩子，你去看看，看看還在那裏？

美華：好，我去看看。

（國華把鑰匙交美華，美華下。國華吸煙，略徘徊。取一古瓶賞玩，復繞室凝觀壁上字畫。）

國華

老周！老周！

（老周上。）

老周

老爺，是係叫嗎？

國華

是的，你去把書義子找來。

老周

書義子不是在這邊嗎？

（老周在室內巡視一週。下。美華把鑰匙交還國華。）

美華

「五千年文化史」還是好好的放在那裏。

國華

這我就放心了。我看老周真老了，你看他做事的那個慢吞吞的樣兒。

美華

老周做事雖然慢一點，人倒非常的忠實，不但侍候爸爸細心週到，就

是對我們也很不錯。

（街上有青年女子咒罵日本鬼子的聲音：「你這日本強盜，你這喪盡天良的死鬼，我不怕你……我不怕你，我要給你拚，我要給你拚……」）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呀！——接着一陣男人狂笑的聲音。聲音漸漸的遠了。美華恐懼起來，伏到國華的懷中。）

美華：（戰慄）爸爸，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害怕！

國華：孩子，別怕，有爸爸在這兒。

國華：這明明是隔壁張二嫂的聲音。

美華：慘無人道的日本強盜！

（老周拿着書又上。）

老周：老爸，您聽見沒有？剛才兩個日本兵到隔壁把張二嫂拉走了！

國華：這地方簡直成了豺狼虎豹橫行的世界了！美華，我看還是準備一切，

咱們一起都到南邊去罷！

（美華舉起畫義來把壁上的字畫一張張的取下，美華幫助捲紮。）

美華：可是咱們這些東西怎麼辦呢？

國華：現在倒不是搬運東西的問題。我覺得我們走後這淪陷區域裏豈不是更

沒有人做抗敵工作嗎？

老周：我真想殺他媽的幾個日本鬼子出出心裏這口悶氣！他媽的真可恨！今

天早晨我去買菜……

美華：老周，你廚房的傢伙都收拾好了嗎？

老周：對了，我不應該在這兒罵人。我得走了。可是老爺，小姐，您明天吃

什麼菜？菜錢也用完了。我明天一早就去買菜，明天要買兩頭大的新

鮮花桂魚，老爺不是頂喜歡吃花桂魚嗎？去遲了買不到大的。

國華：老周，我看你老了，說話做事都越來越囉嗦了。美華，把視治底下的

那一塊錢的國幣給他。

美華：（從桌上視台底下取了一張十元的圓幣）不大多嗎？爸爸！

國華：現在手邊沒有零的，多餘的帶他找回來好了。

美華：老周，這是十塊錢一張的圓幣，拿去明早買菜，多的找回來。

老周：是。聽說這兩天日本鬼子拚命的要我們用他們的新票子，可是街上誰都不要。就是鄉下人賣菜的也不要。

國華：這鬼子就把咱們的毫無辦法。就是這一張吳道子的佛像，那一年有一個很有錢的日本鬼子看上了，要我賣給他，不管認出多少錢，我就是不賣，他還不是給我毫無辦法！

美華：爸爸，對付日本鬼子祇有和他硬幹，我想我們還是不要離開這裏罷。

您想您這些珍貴的古玩字畫怎麼運走呢？

國華：可是不走又怎麼辦呢？他們三天兩天的來搜查？

美華：我們不怕別的，我只怕他們來把我搶去，你看李家大小姐，張二嫂不

都是……

國華：那倒不會的，孩子，你不必害怕。

老周：老爺，倘然要到南邊去，我死也要在老爺跟前。

美華：老周，你不要說這些不吉祥的話吧，我們要到南邊去，自然會帶你去  
的。

（外面有敲門聲。）

國華：聽？

老周：誰叫門？……讓我去看看。

美華：你可得看準，老周，生人千萬別開門。

（老周下。敲門聲更急。）

美華：我有一點怕。爸爸！

國華：別怕，孩子。你爲什麼今天這樣膽小？你往常不是說你不怕日本鬼子

嗎？怎麼今天……？

美華：不是，爸爸，剛才我聽到隔壁張二嫂被拉去的聲音，我的心到現在還在跳呢！

國華：你別害怕，孩子，有爸爸在這兒。

（國華父女慌慌張張的把字畫藏起來，偽警甲引着兩個日本憲兵甲乙上，老周跟在後面。）

偽警：李老先生，今天又要來麻煩您了。

國華：有事嗎？

偽警：倒沒有什麼事，不過……

（兩個日本憲兵強姦似的在室內巡視一番，最後看見書架上放着一個乾隆小花瓶，欣賞不已，然後放入袋中。）

國華：那是乾隆時代的花瓶，是我的，你不能放到袋裏去！



（國華走過去，奪取花瓶，日兵打了國華一掌，國華們退了幾步。）  
國華：我今日才認識了「你們皇軍」！

僞警：我說李先生，那麼一個花瓶又算得了甚麼呢？

（兩個日本憲兵變且忽然注視到美華，美華躲到國華的背後。）

僞警：我說日本老爺，咱們是不是開始搜查？

日兵甲：哼哼，搜……搜查！搜查！

（日兵乙從桌上取一張畫，看到上面有「吳道子」三字，大喜。）

日兵乙：吳道子？有名的，有名的。

日兵甲：（看了半天，似乎看不出它的好處）我不懂！

僞警：我說日本老爺，咱們應該開始搜查了吧？

日兵甲：開始！開始！

（日兵乙把那張吳道子的畫挾在腋下，國華過去奪了過來，日兵甲怒

甚，又從國華手中搶了過去，撕成數塊擲於地。」

國華：你們——你們這羣土匪，你們這羣強盜！

偽警：我說李老先生，您還是客氣點兒好，一張畫又算得了甚麼呢？

（老周把擲在地下的畫筒拾起。）

日兵甲：搜！從這個老頭子開始！

偽警：李老先生，請您把衣服解開，讓我們搜查一下。

國華：你們要搜查甚麼？

偽警：看看您身上有沒有中國法幣？

國華：我有法幣與你們何干？

偽警：這是新政府的命令，凡是舊有的法幣一律禁用，充公！政府早就通令

在案，可是一般老百姓總是不聽，仍然偷用，現在新政府維持威信起

見，不得不斷然處置！

國華：請問你是那一國的人？聽你說話的口氣彷彿你不是中國人似的！

偽警：你管不着我是那國人！

日兵甲：這個老頭兒還在囉嗦些甚麼？怎麼還不趕快解開衣服？

偽警：是！是！請快一點解開。

國華：我爲什麼要解開？

偽警：我說李老先生，咱們都是體面人，難道還要別人動手嗎？

國華：（嚴厲的冷笑）體面人？哼！我配嗎？我是土匪！我是強盜！我是

漢奸！

日兵甲：他說些甚麼？

偽警：把他捆起來！

（日兵偽警動手將國華捆了起來，國華一面掙扎，一面大罵「土匪」、「強盜」、「漢奸」。搜查結果祇尋出一把鑰匙。）

日兵乙：哈哈，鑰匙？好的好的，裏面一定有錢！進去！進去！

（日兵乙和偽警入內去搜查，日兵甲用手鎗對着美華，她本來有點害怕，但事到緊要關頭，害怕又有甚麼用呢？她却反而振作起來了。）

日兵甲：把你的衣務解開，美麗的中國姑娘！

美華：我身上沒有法幣，我不解開！

日兵甲：非解開不可，美麗的中國姑娘！

（在室內追趕了一週，結果美華終於逃了出去，日兵正要退出去，老周從袋內取出十元法幣攔住了他的去路。）

老周：日本老爺！這是十元的中國法幣，送給你喝酒的。

日兵甲：只有這十元？還有沒有？

老周：你搜！道統給你了！

（老周自己解開衣服給日兵看。）

日兵甲：（拍着老周的肩膀）你是頂好的中國人！若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像你，那東亞的新秩序就可以樹立起來了！

國華！哼哼！（鄙笑）

（僞警和日兵乙從內室取了一個大包袱出來。）

國華：（跳脚）你們這羣強盜！我那包袱裏的東西萬萬不能給你們拿去！

僞警：原來都放在保險櫃裏。這是你的鑰匙，李老先生，倘使我們一進來，

你就老老實實的把鑰匙交給我們，那不省掉許多事嗎？

國華：你們這羣強盜！

（日兵甲乙都搶着去開包袱，剝了一層又一層，層層疊疊，最後露出

一古香古色的一尺建方的紅木盒子。）

僞警：我說日本老爺，若是要面盡是法幣，可不能忘了我呢！

（衆人集中注意力在那個盒子的時候，老周很敏捷的將國華鬆了

綁。)

日兵甲：讓我來！

日兵乙：讓我來！

(二人又爭奪了一陣。)

僞警：還是讓我來吧！你們不知道怎樣用中國鑰匙。

國華：不能，不能，我甯可死，我決不能讓你們拿走這個盒子！

(盒子終於被僞警打開了，原來裏面一張法幣也沒有，藏的是裝訂得很美麗整齊的廿冊『中國五千年文化史』稿，那些強盜們發見這個，不覺大失所望。)

日兵乙：中國五千年——文化史？

日兵甲：他媽的，他媽的，……

(因失望而盛怒，將五千年的文化史撕毀於地，國華情急不顧一切的

拚上前去搶救，但是如何抵得住這羣強盜的暴行。

國華：拚了，我要把這條老命和你們這羣強盜拚了！你們這羣強盜……毀滅了我這五千年的文化……你們這羣強盜！我這條老命要跟你們拚了……拚了，拚了！

（老周見國華如此憤慨，也衝上前去護衛他，但是日兵開了一鎗，國華應聲倒地，衆強盜大叫「倒楣」，咆嘯而去。美華聞鎗聲，也趕了上來。）

美華：爸爸！爸爸！……慫……慫……那塊兒受了傷，爸爸……爸爸……

（美華和老周將國華攙到一張躺椅上坐下。給了他一口水喝，好半天，國華才喘過氣來，）

國華：爸爸！爸爸！

老周：不要緊了，菩薩保佑，老爺的眼睛睜開了！

國華：完了！完了！四十年的心血，四千年的文化！完了！我完了！……

老周：我看老爺爺並沒有受傷，不過是剛才暈過去了！

美華：老周，呀，你這手上是那裏來的血？

老周：血？那兒？——啊？這大概是在什麼地方擦破了皮！

美華：不要是給鎗子打傷了的吧？

老周：不是，不是！

美華：我看一定是的。讓我看看，（看老周手上的鎗口）可不是嗎？好在不在

要緊，子彈剛從皮上擦過去。痛嗎？

老周：不。

美華：讓我來給你包上。真險呀，差一點兒子彈就從這手上穿了過去。

老周：真是菩薩保佑，老爺一點兒也沒受傷！

美華：爸爸，你老人家現在好一點兒沒有？



老周：小姐，攙老爺進去歇一會兒吧？

國華：（兩眼發直，忽然從椅上跳了起來）四十年的心血，五千年的文化！

（他的兩眼忽注視到地上的文化的碎片；他一片片的拾了起來，老周

美華也都幫忙。）四十年的心血，五千年的文化！

美華：爸爸！爸爸！

老周：快攙老爺進去躺下吧！

（國華把在書架上平日最心愛的古瓶用力擲地）

美華：嗷呀！爸爸？

老周：這是老爺平日最愛的一個花瓶！

（美華和老周攙着國華入內。片刻老周復上，他手上的傷口已經裹上了白布。他掃去了地上的碎片和紙屑。外面有敲門聲，但比頭一次來得和緩。他正躊躇着，美華從裏面走出來。）

美華：又是誰叫？

老周：我不敢去開。

美華：不會是大少爺回來吧？

老周：讓找去看看。

美華：可是當心一點兒。門弄壞了再開門。

（老周下。美華把那些擺毀了的文化史片放在桌上七拼八湊的，口裏也不斷的模倣她父親的口吻說着「四十年的心，五千年的文化！」。

老周上。）

美華：是大少爺嗎？

老周：是的。可是他後面還跟着另外一個人！

美華：你不認識嗎？

老周：看不清楚。彷彿是穿着軍服。

美華：：穿着軍服？

（敲門聲急。可是聽得出是李幼華的聲音。）

美華：快去開門，這是大少爺的聲音。

（老周上。片刻，李幼華引着信岡貞雄。貞雄完全是日本軍人的裝束，鋼盔俱全，美華見了。不覺一驚。）

幼華：妹妹！

美華：怎麼野獸又到了我們的家？

幼華：別害怕，他是我的朋友。這是我的妹妹。

（貞雄向美華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

老周：少爺！

幼華：你們都不要害怕，他是信岡貞雄，是我在日本的同學。

美華：他是你的同學？他明明是一個殺人放火的日本強盜！

幼華：妹妹，請你相信我，他的確是我的同學，並且是我的四年的老同班，是我在日本最好的一個朋友，自從蘆溝橋事變以後。我回國了，他就被日本軍部徵調到中國來打仗……

美華：凡侵略中國的，都是強盜！

幼華：剛才我不是到桂生家去嗎？走在半途中，遇着兩個日本兵，他們認爲我形跡可疑，說我是游擊隊，於是不由分說，就把我帶到他們的特務連部去了，真巧，審問我的正是貞雄，這真是我想不到的，他便把我放回來了。貞雄，我的老同學，今晚真想不到會遇着你，並且謝謝你救了我的性命，現在請你回去，這兒不是你歇的地方！

美華：不，哥哥，我們不能放他走！我們要替爸爸報仇！

老周：是的，老爺已經氣病了；我們一定要替老爺報仇！

幼華：妹妹怎麼爸爸已經氣病了？

美華：你出去了這麼一會兒，家裏就天翻地覆了！都是那些日本強盜幹的！

幼華：啊？

美華：你看看桌子上的那些碎紙片！

（幼華細細的看了「中國五千年文化史」的草稿，大驚。）

幼華：這不是爸爸的中國五千年文化史稿嗎，怎麼毀成這個樣子了？這是怎

麼回事，你：你：快說！

美華：你走後，就來了兩個日本強盜，他們本來是搜查法幣的，他們因為沒有得到他們所要的東西，惱羞成怒，便一氣把爸爸的四十年來心血著成的「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史」毀了！

幼華：可恨的日本強盜

美華：因此爸爸受刺激過甚，現在已經氣病了！我非給爸爸報仇不可！我們

要打死他！

（美華情急，順手拿起一張凳子往信闖貞雄頭上擡去。）

貞雄：李小姐，我現在無話可說，我願意受你們一切處分。總之，我不該是

一個日本人，一個軍閥壓迫上的日本人！我心裏有說不出的痛苦！（

流下淚來。）

幼華：貞雄，請你馬上離開這兒吧？

貞雄：我不願意再回去了！我痛苦極了！

幼華：什麼！你不願意回去了？

貞雄：我不願再做法西斯帶軍閥的走狗了！日本，除了一座美麗的福市山，

還有什麼值得我留戀的呢？我的慈母，因為思念他的遠征的兒子，病

死了，我的賢妻因為痛恨他的丈夫戰死在沙場，因而投海自殺了！天

呀，一個人經過了這樣的遭遇，活着還有什麼意味！（哭泣）

幼華：貞雄，我不明白你所說的！

貞雄：這裏有一封信，你看了就可以明白我內心的苦痛！

（僧岡貞雄由袋內取出一封信給幼華看，幼華閱畢亦不覺沉默甚久。）

美華：我可以看這信嗎？

幼華：你看不懂，是用日文寫的。

美華：是誰寫給他的？

幼華：是他的叔父寫給他的。

美華：信裏說些什麼呀？

幼華：說他的母親死了。

美華：怎麼死的呀？

幼華：聽說他在中國打仗死了，因此她就急死了。還有……

美華：還有什麼？

幼華：他的妻子因而也投海自殺了！可憐的孩子！

奕華：這都是日本軍閥的罪惡！

貞雄：請你們替我設身處地的想想，在這種慘痛之後？我還願回到日本去嗎？我還願意回到戰場上去嗎？我幾次都想自殺，但是我又不甘心這樣白白的死去。我痛苦極了。我也幾次想逃，但是往那裏逃呢？今天，今天，上帝給我的今天，好容易碰到了你，我的老同學，我猶如得了救星！希望救救我吧，希望你，幼華，祇把我當着是你一個老友同學，忘記我是一個日本人吧！

幼華：貞雄，我也想這樣做，可是我怎麼也忘記不了你是一個日本人，中國  
的仇敵！

貞雄：要是你還不答應我的請求，不肯收留我，那麼，華幼，我只好自殺！

（貞雄拔出手槍，幼華急忙奪去。）



幼華：慢點。

真雄：（哭泣）料想不到這世界是這樣的寂寞！

幼華：真雄，我萬分的同情你的遭遇，可是，唉，好吧，你就暫時住在這裏，可是真雄，我明早就要動身到南邊去。

美華：哥哥，你不能收留他！別忘了他是我們中國的仇敵！

幼華：可是他要自殺！

美華：他自殺，活該！誰叫他做日本軍閥走狗！

幼華：然而我們總是人，人總應該有一點同情心。

美華：哥哥，我看你這話頗有漢奸的嫌疑？

幼華：真雄，請你原諒我吧，在中日兩國這樣極端的仇視之下，我想你這裏

就着又有什麼意思呢？

貞雄：這樣一個冷酷的世界！那麼我祇有……請你把手鎗還我，我活夠了，我不願再活下去了！把手鎗給我！把手鎗給我！回去也是死，不回去也是死！

幼華：（大爲感動，走過去握着貞雄的手）貞雄，我的可憐的朋友，我一定收容你。希望你靜靜的安下心來。妹妹，請你看我面，收容他，他實在太可憐了！他在日本是一個思想極端前進的青年，他對於這世界的前途有一種新的幻想！

美華：就是我答允他留在我們家裏，可是爸爸也不會答允呀？

幼華：既要妹妹不反對，爸爸那方面我再來想法疏通。好極了，貞雄，我妹妹已經不反對你了。你坐下歇一歇，把你的武裝帶鬆了，鋼盔取下。老周！老周！倒一杯開水給這位日……這位先生喝！（老周沒有回聲，幼華自己倒了一杯開水給貞雄。）

貞雄：幼華，這會兒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感激你，將來也許有那麼一天，我會照樣的報答你。

幼華：貞雄，請你不要這樣說吧，其實假使你日本不來侵略我們中國，我們這會兒在東京或北平見着面，那是多麼高興的事呀？可是現在，你是一個侵略國民，我是一個被侵略的國民，你想在這種情景之下，要把你同我放在一個屋子裏生活着，這是多麼難而痛苦的事情呀！

貞雄：幼華，我的老同學，請你不要談這些吧，一談起這些來我心裏就如刀絞一般，讓我們忘記我們的國籍吧！

（李國華從裏面拿了一柄手杖，瘋狂似的跑了出來，口裏不斷的說：）  
「四十年的心血，五千年的文化！」

幼華：爸爸！

國華：我非報仇不可！

美華：爸爸，你老人家還是躺在床上歇着吧！

國華：四十年的心血，五千年的文化！我要報仇！我要報仇！（聽見信岡貞雄）呀！你不是日本強盜嗎？好，你又來了，我非給你拚命不可！我非打死你這日本強盜不可！（他拚命的用手杖向貞雄打去，貞雄閃避得快，結果他老先生自己蹣倒在地，幼華美華火速的把他扶了起來）

美華：爸爸！爸爸！

幼華：爸爸，你老人家真的病了嗎？

美華：趕快請一個醫生來看看！

幼華：在這樣晚的時候，又是這樣緊的風聲到那裏去請醫生呢？

美華：都是由於可恨的日本強盜！……

幼華：我看還是扶他老人家進去歇着吧！

國華：四十年的心血，五千年的文化！

（幼華美華用力的將國華扶了進去，真雄好不自在，表現着無限的痛苦。他重新戴起了鋼盔，配上了武裝帶，似乎有離開這兒重踏戰場的決心，但是他躊躇，最後，他伏在桌上哭泣了。幼華上。）

幼華：真雄？

真雄：我心裏難過極了！

幼華：我不是答允你留在這兒嗎？

真雄：不，我知道，我知道這地方我不能耽下去。尤其剛才看了老伯那種樣子！

幼華：不，真雄，你不能怪他老人家，他實在是今天受刺激過甚，也許明天會清醒過來。本來一個人花了畢生的心血，著成一部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史，一旦被搗毀了，你想這是多麼傷心的事。真雄，你我都是研究文學的人，你可以設身處地的想想！

貞雄：幼華，你完全誤會我的意思了。我并不怪他老人家。

幼華：那麼你爲什麼忽然感覺要走呢？

貞雄：我覺得我不能在這兒耽下去，倘是勉強耽下去，不但要加增你的痛苦，而且我覺得……

幼華：而且你覺怎麼樣？

貞雄：我覺得你們中國人和我們日本人一樣的殘忍！

幼華：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

貞雄：你還是讓我走吧？

幼華：你非說出來不可。

貞雄：像我們這四年的老友，如今不願做軍閥的走狗，想求你打救，可是你

……

幼華：唉，貞雄，你別提這事吧，提起來我心裏更痛苦。可是無論如何你不

能離開我！

貞雄：不，我已決定主意非走不可，甚至我要重上戰場再去徵軍閥的走狗！

幼華：貞雄，別太憤慨了，請冷靜一下。你萬不能在這時候，離開我，我要盡我所有的力量來保護你，安慰你，無論如何不能讓你走。我將拿我的生命來保護你的安全。

貞雄：你現在忘了我是一個日本人嗎？

幼華：我現在祇認識你是我的四年的老同學。

貞雄：你真的這樣嗎，幼華？

幼華：一點都不虛偽。

貞雄：（熱烈的握住幼華的手）幼華，我的好同學！我的患難中的好朋友！

（他又卸下他的武裝和鋼盔？）

幼華：我想你應該脫下你的日本軍服，而穿上我們中國的長袍，這衣架上掛

着現成的一件！

貞雄：這太好了。

（貞雄脫下日本軍服，換上中國長袍。）

幼華：這樣你非常的像一個中國人。

貞雄：我現在要做一個中國人！

（此時外面有敲門聲，片刻，偽警已引着日兵丙丁上。）

偽警：李先生，對不住，又來麻煩你了。

幼華：有什麼事嗎，巡警先生？

偽警：倒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我們是來清查戶口的。

幼華：這也怪，為什麼在夜晚來清查戶口呢？

偽警：是這樣的：因為近來有不少中國游擊隊混到城裏來了，他們有時在大

街上或胡同口上，把大日本的皇軍架走，司令部爲了這事非常震怒，



所以叫我們嚴查戶口。

幼華：這些皇軍恐怕是因厭戰私自逃走了吧？

僞警：厭戰？不，不，不，人家越打越起勁呢！你府上最近添了人口嗎？

幼華：沒，我們還是四口人。

僞警：你們最近打算搬家嗎？

幼華：不，我們要永遠住在這兒，這是我們的家。

日兵丙：四口人？通通擺出來！

僞警：我們要看一看是那四位。

幼華：我們家父病了。

僞警：那也得請出來。

幼華：老周！老周！

（老周上。）

幼華：老周，把小姐和老爺請出來，說巡警先生要檢查戶口。

老周：回少爺的話，老爺躺在床上，很不舒服呢。

日兵丙：趕快！道統擺出來。

幼華：快去請吧。

老周：那麼請他們幾位進去看一看好不好？

日兵丙：趕快，我們還要到別處去清查呢！

幼華：老周，你叫小姐攙着老爺出來一下吧。

（老周入，片刻美華老周扶着國華上。）

國華：（喃喃地）四十年的心血，五千年的文化！你們這些強盜！你們又來

了呀，我非給你們拚命不可！

日兵丙：這個老頭兒怎麼的？

幼華：請你們不要見怪，家父因為受刺激過深，現在有點兒神經失常！

國華：我非給你們拚命不可！我非給你們拚命不可！

美華：爸爸！爸爸！

幼華：請諸位先生不要見怪！

老周：我看還是扶老爺到裏面去躺着吧！

日兵丙：你們通統站在一排！

（幼華，美華，國華，老周。立於一排，貞雄另站在一角，日兵和偽警將他們從頭至尾細細的檢查一番。最後發現了貞雄。）

日兵丙：他是什麼人？

偽警：對了，他是什麼人！

幼華：他……他……是我的表哥！今天剛從天津來的。對了，我還忘了

報告呢。

偽警：你貴姓呀？

貞雄：

幼華：他姓張，叫張天佑的。

貞雄：對了我叫張天佑。

偽警：你從那兒來的？

貞雄：我今天下午剛從天津來的。

偽警：你到這兒來有什麼事呀？

幼華：他因為聽說家父不舒服，特為從天津趕來探病的。

（日兵走過去向信剛貞雄細細的注視了一番，忽在地下發見一頂有紅

膏藥符號的網盔。）

日丙兵：哼，哼！這頂大日本皇軍的網盔是那裏來的？

幼華：這個……我不知道！

日兵丙：你不知道？哼哼！我看你們都不是好東西！你們一定是游擊隊！

幼華：不，不，我們不是游擊隊！

日兵丙：倘若你們說不出這頂鋼盔是那兒來的，我就把你們通統鎗斃！

（日兵丙丁都拔出鎗來，瞄準他們。）

偽警：我看你們還是趕快說出來吧！

幼華：我們實在不知道！

日兵丙：你門再不說，就開鎗。

國華：我說！讓我來說。我恨日本強盜！他毀滅了我四十年的心血，五千年的文化！我殺了一個日本鬼子，我還不夠！我要殺盡所有的日本強盜！

美華：爸爸！爸爸！

日兵丙：一齊鎗斃！

貞雄：（嚴重的，高聲的）慢的！別冤枉他們！這頂鋼盔是我的！

日兵丙：是你的？

貞雄：對了，是我的！

日兵丙：那怎你一定是中國的游擊隊！

貞雄：我養來是日本的皇軍！我本來是日本軍閥的走狗！可是我現在不願意

做天皇的傀儡，不願做軍閥的走狗！

日兵丙：（驚異哼），原來你是日本的一個逃兵呀？該死的東西！你叫什麼

名字！

貞雄：我叫信剛貞雄！

日兵丙：是那個的部下？

貞雄：是鈴木大將的部下。

日兵丙：你爲什麼要逃？

貞雄：剛才已經說過，我不願意做軍閥的走狗！我要做一個主持正義和平的

人！

日兵丙：那麼你不愛日本？

貞雄：我愛日本，但是我更愛世界！

日兵丙：那麼你不愛天皇？

貞雄：我更愛大多數被壓迫的日本同胞！我更愛人類！

日兵丙：你這簡直是瘋人說瘋話！你這叛逆！（日兵丙向貞雄開鎗，貞雄也

拔槍還擊，幼華也衝過前去緊緊將日兵丁抱住，結果兩個日兵傷警和

貞雄國華都先後中彈倒地。）

幼華：爸爸！爸爸！

美華：爸爸！爸爸！

國華：（慢，但激昂）四十年的心血，五千年的文化！你們要替我報仇！你

們要替我報仇！你們要替一切被壓迫的人報仇！

美華：爸……爸……爸爸……

（美華幼華哭泣。信剛貞雄吟。幼華急忙將他扶起。）

幼華：貞雄！貞雄！

貞雄：我爲什麼不死呢？

幼華：你不能死，貞雄！你還有沒有完成的任務！

貞雄：對了，我不能死！我要從那些狼心狗肺的軍閥手中，救出成千打萬的

被壓迫的日本同胞，完成日本革命！

幼華：對了，我們都不能死，我復興中華民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美華：我們要聯合世界上的弱小民族，被壓迫的民衆，共同奮鬥，來打倒日

本侵略的賊！全世界侵略的賊！

（閉）

一九三九，三月二十五晚於蓉省立劇校。



# 人與傀儡

——獨幕劇——

人物：

吳大瑞——退休多年，頗著聲望之舊式上級軍人，年約五十，現居淪陷

區域。（北平）

其母——八十歲之老婦，虔誠信佛。

其子——幼瑞，不務正業之花花公子，年廿餘。

芳子——日本女間諜，美麗妖豔，年十八九歲。

土肥秋原——日本駐華特務機關長，年約四十。

高貴——吳僕，忠勇耿直，年約四十。

土木三郎——衛隊長。

日兵二人：

地點：北平。

時間：一九三八年：

景：一面中西合璧的客廳，所有陳設，除了略帶俗氣外，幾乎件件都是高貴華麗的物品，由這室內的一切，可以看出主人的身分和社會地位。有三門、一通裏、一通外，一通書房。開幕時是黃昏時候，大概是客人剛走，高貴在收拾茶具，口裏哼着小調。大少爺吳幼瑞從裏面出來，大聲叫着：「高貴！高貴！晚報還沒有來嗎？」他的確長得相當的漂亮，祇是眉眼間顯着一種萎靡不振的氣象，也許他有某種嗜好。

幼瑞：高貴，晚報還沒有來嗎？

高貴：早就來了，少爺！

幼瑤：拿給我看看。

（高貴遞報紙給幼瑤。）

幼瑤：（閱報）果然登出來了！（喜形於色）

高貴：什麼事情使你這樣高興，少爺？這報上登載些了什麼？

幼瑤：嘿，你還不知道嗎？咱們老爺明天要做北京城裏的大總統了！

高貴：大總統？好久沒有聽見這個名稱了，這是那兒來的消息？

幼瑤：這報上登着哩。

高貴：我不是聽說老爺不肯幹嗎？

幼瑤：可是不幹也得幹！你要知道，這完全是日本人的意思！

高貴：正因為是日本人的意思，所以老爺不願幹，日本人他媽的真可惡！

幼瑤：嘿？高貴，沒有想到你也變成一個反日份子了？

高貴：我告訴你，少爺！凡是有血性的中國人，現在沒有一個不反日的！只

有你，少爺，纔歇氣啦！

幼瑞：我怎麼歇氣呀，高貴？

高貴：整天的和那個日本的芳子姑娘纏得那麼緊，這不是歇氣嗎？你要知道，少爺，這是他們日本的美人計呢！

幼瑞：不要瞎說，高貴！日本姑娘，本着良心說，實在比咱們中國姑娘美得多，尤其是她那股子扭扭妮妮的勁兒，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美……美極了！

高貴：少爺，我看你簡直被芳子姑娘迷掉了魂！

（外面有人叫「高貴，高貴！」）

幼瑞：快去，門口在叫你呢，快去看看是不是芳子姑娘和土肥秋原來了！若是他門，就請他們進來！

高貴：老爺已經吩咐過我們：以後不准土肥秋原再進門！

（外面接着叫高貴，高貴應聲往外下，吳大瑞上。）

幼瑞：爸爸！你看晚報嗎？

大瑞：報上有什麼新聞嗎？

幼瑞：他們把爸爸答應做大總統的通電登出來了！

大瑞：真他媽的混蛋！這不是捏造事實嗎？難道他們要強迫我做傀儡嗎？

幼瑞：聽說日本方面打算爸爸明天在太和殿就職呢。

大瑞：他媽的真混蛋！我是一個人，我決不能做傀儡！

幼瑞：請爸爸考慮一下，萬一把他們日本人得罪了也不好。

大瑞：考慮？這還用得着考慮嗎？你這糊塗蛋！

幼瑞：我們的產業現在都在日本人的手裏呢！

大瑞：國家都快要亡了，要產業做什麼？

幼瑞：爸爸。誰不能這樣說，究竟咱們還得活着，還得吃飯！

大瑞：難道爲吃飯就不要臉，就不要人格嗎？你這沒有出息的東西！

幼瑞：請爸爸別生氣，我是說國民黨對爸爸也沒有什麼好感！

大瑞：國民黨？這與國民黨有什麼相干？這是整個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

幼瑞：不是，我是說國民黨當年不是通緝過爸爸嗎？

大瑞：是的，國民黨當年的確通統緝過我，這是我們中國人內部的事情，日本鬼子管不着！他們現在想利用我們過去的歷史來挑撥離間，這他們才是夢想呢：這一次的抗戰，這一次的反日，不是那一個人的事，而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事！

幼瑞：可是這報上說爸爸已經答允出來維持這個局面。

大瑞：他們向來是強姦民意，活造謠言！我何曾答允他們？我不能受這個。

我一定要發表一個聲明來否認這件事情！

幼瑞：爸爸，你不必這樣生氣，老實說我們中國人也實在沒有辦法！

大瑞：你這糊塗蛋！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中國人沒有辦法，難道日本鬼子就有辦法嗎？你這該死的東西，怎麼說出這樣沒有出息的話？

幼瑞：爸爸，你別這樣死心眼吧，就是你現在到南邊去，人家國民黨照樣不要你呢，說不定還要罵你是北洋舊軍閥的遺孽呢！

大瑞：閉着你的嘴！老子是中國人，老子願挨中國人的罵，甚至願挨中國人的打！老子不願做日本人的傀儡！

幼瑞：那麼爸爸為什麼不到重慶去呢？

大瑞：北平是中國的地方，老子願意在這兒住，誰也管不着！

（高貴上）

高貴：老爺！土肥秋原先生和芳子姑娘又來了！

大瑞：高貴，你怎麼越老越糊塗了，我不是早就告訴了你嗎；以後不准土肥

秋原再進我的門！

高貴：回老爺的話：這實在不能怪小的。我和門房都不讓他進來，可是他不等我們通報，他就往裏面衝！

幼瑞：芳子姑娘也來了嗎？我說爸爸，咱們也不必過分那個了，土肥秋原既然來了，就見他一下吧？

高貴：他們已經進來了。

幼瑞：請進來！快請進來！

大瑞：慢點，就說我不在家！

（說話之間，土肥秋原和芳子姑娘早已進來了，芳子手裏拿了一大把鮮花，一進門就把鮮花獻給幼瑞，二人密語着。）

秋原：瑞老：爲什麼說不在家，我早打聽清楚了，你這會兒正在家呢！哈哈

……哈哈……



芳子：吳老伯，咱們又兩天沒見了，您好？（芳子向大瑞深深的鞠躬。）

大瑞：謝謝你，芳子姑娘。請坐。

秋原：不客氣。

幼瑞：高貴，倒茶來。

秋原：瑞老這兩天身體健康？

大瑞：謝謝你，這兩天就是身體不大好。

秋原：哦？身體不大好？

大瑞：對了，肚子鬧得很厲害，所以不能久坐。秋原先生今天有什麼特別事

情見教嗎？

秋原：是的，倒有一點事情。

芳子：吳少爺，我想進去看看你的祖老太太，她老人家好嗎？我還帶了一點

剛從日本寄到的餅乾來送給她老人家吃呢？

幼瑞：對了。祖母剛才還問及芳子姑娘呢？好吧，我們進去看看。

大瑞：幼瑞，你祖母今天不是不大舒服嗎？

幼瑞：她老人家今天已經好了。

大瑞：恐怕還不能見客吧？

幼瑞：不要緊，請吧，芳子姑娘，請到裏面坐！

秋原：芳子姑娘，這是一鼎日本帶來的金佛，拿去奉送給老太太，聽說老太

太是最信佛的。

大瑞：不必，不必，家母雖然信佛，但是她不喜歡日本的佛！

幼瑞：請吧，芳子！

芳子：謝謝。

幼瑞：你今天穿上了中國衣服，更覺得好看，簡直是一位中國姑娘！

芳子：是的嗎？我很願意做一位中國姑娘！

幼瑞：真的嗎？——那才是我們中國人的榮譽呢！

（幼瑞引着芳子姑娘下）

秋原：瑞老真是好福氣，有這麼一位漂亮又能幹的大少爺，哈哈……

大瑞：秋原先生，對不住，有什麼事情，請你快說吧！我的肚子鬧得厲害，

實在有一點坐不住了。

秋原：是的，是的！我今天是非正式的代表日本政府，有兩件事情要徵求瑞

老的同意！

大瑞：請說。

秋原：請問瑞老看了晚報沒有？

大瑞：怎麼？報上有什麼特別新聞嗎？

秋原：是的，我們大家已經決定推瑞老出來做大總統，希望瑞老爲了東亞的

和平與新秩序，千萬不要推却！

大瑞：秋原先生，我前天就告訴你了，這事無論如何辦不到的。你想，我是一個中國人，一個有人格的中國人，豈可做日本的官？

秋原：日本人的官？這大總統明明是中國人的官。而且要瑞老出來，完全是中國的民意！

大瑞：笑話，就是三歲的童子也知道這是替你們日本人做傀儡呢！

秋原：不過爲了東亞的和平和新秩序起見，還希望瑞老勉爲其難。

大瑞：假如你們貴國不願意把事態擴大，而要我兄弟出來收拾這個局面也可以，只要貴國能做到一件事！

秋原：什麼事？

大瑞：只要你們把所有的日本軍隊通統開出中國領土以外！這樣，一切中日間的問題都可以解決！

秋原：瑞老，請你還是爲大局着想吧，萬一你真不出來，我們日本索與來一

個包辦，那時候恐怕你我大家都不能過到舒服日子吧？

大瑞：我到希望你們來一個包辦！

秋原：老實告訴你吧，現在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出來，我們日本政府已經決定，非請你出來不可，已經成了既成事實，希望你不要再推辭吧！

大瑞：無論如何，這個我不能幹！

秋原：瑞老，事到如今，恐怕你不幹也得幹！還有，瑞老，聽說近來你經濟頗感困難，本國政府派我送上三百萬塊錢，這是正金銀行的一張支票

。（秋原將支票遞給大瑞，大瑞拒受。）

大瑞：我的經濟并不困難，就是困難也無須勞你們貴國政府的勸！

秋原：瑞老，這是本國政府的好意。

大瑞：謝謝，我萬不能接受貴國政府這樣的好意！

秋原：還有……

大瑞：還有什麼？請快說吧！

秋原：還有，本國政府昨天給我們來了一個訓令，叫我們對於瑞老，特別加意保護，不但要我們保護瑞老的生命的安全，並且叫我們保護瑞老的家庭和所有的財產，請瑞老在各方面都要當心一點兒！

大瑞：謝謝你們的好意，可是我不怕，反正人皆有一死，至多不過一死而已

秋原：話不能這樣說，瑞老，還是請你當心一點兒才好！

大瑞：秋原先生：對不住，我現在要上廁所去了，改日見吧！

（秋大瑞毫不客氣離開了客廳，入內，弄得土肥秋原相當的難堪，正在這時，幼瑞和芳子上）

芳子：秋原先生，你不會吃醋吧，我和吳少爺這樣的親密？我想你不會的。

吳少爺人真好，真有趣，我真愛他！

幼瑞：倒是芳子姑娘好，使人心愛。這樣的美麗，這樣的活潑！前幾天我  
見她，就覺得她可愛！家祖母也頂喜歡她。

秋原：我希望你們倆永遠的這樣甜蜜！已經見到了祖老太太嗎？

芳子：已經見到了，祖老太太雖是八十高壽的老人，可是身體和精神都非常  
的健旺。

幼瑞：我們家祖母也非常的喜歡芳子姑娘！她一定要留芳子姑娘在這兒住幾  
天，後天，就是老太太的八十六壽，芳子姑娘，你可以在這兒住幾天  
嗎？在那天你可以見到許多名媛閨秀，因為她們都會來替老太太拜壽  
呢。

秋原：哦？後天是你祖老太太的八十六壽嗎？那一定要大熱鬧一下！

幼瑞：不，我們家父不算熱鬧，他說：現在不是做熱鬧的時候。

秋原：其實人生七十古來稀，你祖老太太八十高壽，真不容易，實在應該大

太熱鬧一下，吳老爺，你何妨勸勸老太爺，叫他爲祖老太太熱鬧一下，怎麼樣？

幼瑞：我也是這樣說，可是我們家父的意思，非常堅強，他說怎麼着就是怎麼着，譬如這一次你們日本方面的好意，叫他出來做大總統，他怎麼樣？——他硬不幹！

秋原：說的是囉，我剛才又碰了他一個硬釘子！

幼瑞：你剛才怎樣對他說的？

秋原：我說：送他三百萬塊錢。

幼瑞：他怎麼說？

秋原：他不要，最後我就給他一個警告：我說：奉了日本政府的命令，對於瑞老的生命財產，要特別加以保護，請他當心一點兒！

幼瑞：他聽了又怎麼說？



秋原：他說不怕，但就狠生氣的走了進去。

芳子：照這樣說來，這位老先生的骨頭的確相當的硬，讓我來對付對付他怎麼樣？

秋原：你看怎麼樣，吳少爺，讓芳子姑娘來對付他試試？

幼瑞：不行，家父向來不喜歡女人，你看，在中國那一個要人沒有姨太太？

家父不但沒有娶姨太太，而且自先母去世以後，至今沒有續絃。

芳子：我不相信他有這麼厲害，我倒想和他週旋一下！

秋原：那麼，你今晚就不要回去，把這的手法拿出來和瑞老週施試試。吳少

爺，可是你別吃醋，芳子姑娘心裏是真正的愛你！

芳子：對了，我心裏的確是喜歡你。

幼瑞：倒不是吃醋問題，不過我覺得這樣做。不會發生效力。我倒有一個法

子。

秋原：你有什麼法子，吳少爺？

幼瑞：假如這法子成功了，我只要求一點報酬！

秋原：任你要什麼報酬都可以。

幼瑞：我只要芳子姑娘嫁給我！

芳子：（笑）幼瑞，你快說吧，究竟用什麼法子可以使你父親出來維持北京的局面？

秋原：快說吧！吳少爺，報酬不成問題，芳子姑娘現在不是在你的手裏嗎？

芳子：對了，你快說吧，傻孩子！（故意向幼瑞獻媚）

幼瑞：你真的愛我嗎，芳子？

芳子：這還有問題嗎？

秋原：決不會有問題的，芳子姑娘是一個多情的女子，而且你又待她這樣的  
好。快說吧。

幼瑞：我覺得要我父親出來做大總統，祇有通過我的祖母那一條路；祇要我

祖母答允了，我父親沒有不答允的，因為我父親是一個有名的孝子。

秋原：哈哈，好的，好的。這是一個妙計。你現在可以帶我去看看你的祖老

太太嗎？

幼瑞：可以的。不，我想還是請我的祖母出來吧。

芳子：那也好。

幼瑞：請你們兩位在這兒坐一會兒，我就來。

(幼瑞下)

芳子：秋原先生，你覺得我的工作成績怎麼樣？

秋原：很好。倘若這件工作幹成了，政府一定會重重的獎勵你。

芳子：老實說。吳幼瑞這個傢伙我並不喜歡他。

秋原：你這是爲國犧牲色相呢。

芳子：我今晚住在這兒嗎？

秋原：看情形，倘若必要，你就住在這兒。

芳子：你不是說你要派憲兵來看管這個傢伙嗎？

秋原：看這個傢伙怎麼樣；倘若他受抬舉，肯出來做我們的傀儡便罷，不然的話，咱們就給他一個厲害的瞧瞧！

（高貴上）

高貴：對不住！打斷你倆的話了！

秋原：我看你這個人頂好的，高貴！

高貴：不，不好，我這個人非常的不好，老是鬼鬼祟祟的！

秋原：我們嘗到這邊來麻煩你，這五十塊錢，小意思，送給你喝酒的。（從

袋內取出五十塊錢給高貴，高貴拒受。）

高貴：不，不，我不能要這種錢！

秋原：這是一點小意思，請收下罷！

高貴：不，不，我決不能要這種錢！

芳子：他大概是嫌少了？（秋原又從袋內取出五十元）

高原：這是一百塊錢，請你收下罷。

高貴：秋原先生，我告訴你實話罷：一個有骨格的中國人，決不能拿這種錢

！

芳子：我也告訴你：你非收下不可！

高貴：芳子姑娘，請你別生氣。好，好，我就受下。（從秋原手中接過一百

元鈔票，當時撕毀擲之於地。）謝謝你！

高貴飄然而下，秋，芳愕然。幼瑞攙着吳老太太上。她是一個白髮蒼

蒼的老婦人，雖沒有受過正式的教育，但從她舉止和扮相上看來倒不

俗氣。她一手拿着拐杖，一手拿着佛珠。芳子見她出來，連忙過去爲

她搬椅。）

芳子：祖老太太，您請坐。這是秋原先生。

吳母：哦，秋原先生，是的，是的，見過的，見過的。

秋原：祖老太太的精神真好。

吳母：不行，不行。老了，真老了。

芳子：祖老太太，您要一個腳橙放腳嗎？（急忙取了一個矮橙給吳母放腳）

吳母：不敢當，不敢當。芳子姑娘真逗人歡喜。她活像我死去的那個孫女

兒！

幼瑞：奶奶，芳子姑娘今天穿上了中國衣服，簡直看不出她是日本人，不是

嗎，奶奶？

吳母：看上去就像我們中國女孩子一模一樣。

芳子：我給祖母太太捶捶背罷？

吳母：不敢當，你歇着罷。

芳子：不要緊，反正我閒着。

（芳子走過去爲吳母捶背。）

吳母：假使我那個孫女兒沒有死，現在也有你這麼高了。

芳子：假使祖母太太不嫌棄的話，就把我當着您的孫女兒罷。

吳母：不敢當，不敢當。

幼瑞：我倒高興有這麼一個漂亮的小妹妹。芳子，你願意做我的妹妹嗎？

吳母：秋原先生，聽說您有話要和我說？

秋原：是的，倒沒有什麼重要的話。聽說後天是祖老太太的八十壽辰，日本

政府特派我來送上兩件壽禮，一件是這鼎金佛，是特爲從日本派人送

來的，祖老太太不是虔心言佛？！這鼎金佛是很靈的，一定會保佑祖老太太活到一百二十歲！（說話之間，將金佛奉獻在棹上，吳母看了高興極了）

吳母：唉喲喲，這實在不敢當！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這實在不敢當！

秋原：還有，這是三百萬塊錢的一張支票，是送給祖老太太做壽的。

吳母：三百萬？不行，這可不行！太多了，三百萬太多了！這個我決不敢受！

秋原：這是做國政府的一點小意思，無論如何要請祖老太太收下。

芳子：對了，這是一點小意思，我看您還是收下罷！

吳母：不行，太多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壽禮！



秋原：人生七十古來稀，祖老太太既是八十高壽，壽禮當然也應該隆重一點

才是！

幼瑞：奶奶就收下罷！這都是秋原先生大家的好意。

吳母：可是收這麼大的壽禮，你父親一定不會答允的？

幼瑞：只要奶奶收下了，我爸爸也不會說什麼的。

秋原：對了，反正這是敵國政府送給祖老太太的壽禮，我想瑞老也不會說什麼的。好罷，這張支票就請孫少爺代為收下罷！

幼瑞：好罷。我就代奶奶收下吧。（從秋原手中把支票接過來。）謝謝您！

吳母：這實在太費事了！

秋原：一點小意思。

吳母：幼瑞，你把這張支票交給你父親罷！看看他打算怎麼用法。

幼瑞：奶奶，我看還是緩一兩天交給他罷，不然的話，他又夠得囉嗦了！

芳子：對了，我看這款子還是暫時存在正金銀行罷，或者明天先提一部分出來爲祖老太太做壽用。

吳母：好罷，那麼你就收拾起來！

秋原：對了，我還忘了爲祖老太太道喜哩！

吳母：什麼事，秋原先生？

秋原：你還不知道嗎？瑞老已經被選爲北京的大總統了。

吳母：我倒聽說了，可是不怎麼清楚。

芳子：祖老太太真是多福多壽！

秋原：後天是老太太的八十大慶，明天又是瑞老大總統就職的日子，真是喜

氣重重！

吳母：不是聽說大瑞還不願意出來嗎？

秋原：瑞老倒沒有說他不願意，不過他還在客氣呢。祇要老太太從旁勸駕，

他也就沒有什麼了。

幼瑞：對了，既要奶奶說一聲，爸爸就不敢不聽了。

秋原：這的確是吳府上莫大的光榮的事情。大總統！中國有幾個人能夠做到

大總統？

芳子：瑞老能夠做到大總統，一定是祖老太太平時念經拜佛修來的。您說不

是嗎，祖老太太？

吳母：這倒是的。

秋原：最好請瑞老明天就就職。

幼瑞：不太急促嗎？

秋原：倒沒有什麼，一切都準備好了，就職的通電也都發出去了。

吳母：我一會叫他來商量商量。

幼瑞：最好現在奶奶就請爸爸出來商量。我陪着秋原先生和芳子姑娘到中央

公園裏去散步。

吳母：好罷，叫高貴來。

幼瑞：高貴，高貴！

（高貴上）

高貴：是你叫嗎，少爺？

幼瑞：老太太叫你去請老爺！

高貴：是！

（高貴下）

幼瑞：芳子，秋原先生，咱們到公園去逛逛罷！

吳母：其實你們在這也不要緊。

幼瑞：不，奶奶，我想我還是陪他們到公園去走走。咱們走罷，秋原先生，

芳子。

幼瑞：一會兒見，奶奶！

芳子：祖老太太還是把腳放在腳橙上罷。（芳子把吳母的腳移到腳橙上）這樣舒服一點兒，不是嗎？

吳母：你真週到，芳子姑娘，謝謝你！

芳子：明天見呀！祖老太太！

吳母：希望你們一會兒再回來！

幼瑞：祖母請放心，芳子今晚要歇在我們家裏呢！

（幼瑞引着秋原芳子下，片刻吳大瑞上）

大瑞：媽，是你老人家叫我嗎？

吳母：是的，大瑞，我看你近來很不快樂似的？

大瑞：是的，我近來被那些日本鬼子纏得我簡直沒有辦法。

吳母：怎麼樣，他們？

大瑞：他們要強迫我出來做傀儡！你想，我那能幹這個？

吳母：傀儡？做什麼傀儡？

大瑞：他們要我出來做大總統！

吳母：做大總統是好事呀！怎麼你不願意，大瑞？

大瑞：不是那麼回事，老太太，您不知道：他們日本鬼子非常的狡滑，他們是想利用我的名望來號召一般人心，他們也知道；他們現在雖然佔領了中國不少的土地，但是他們沒有法子征服我們中國人的心，所以他們想利用我來號召，他們這種手段倒是非常的刻毒！可是有人格的中國人誰肯出來幹呢？

吳母：你這話固然不錯，不過現在權柄操在人家手裏，又有什麼辦法呢？俗語說：「好漢不吃眼前虧」，大瑞，你看，能夠敷衍他們一下就敷衍

一下。而且城裏頭的老百姓也非常可憐，聽說常常受他們日本兵的糟踏，這都是真的嗎，大瑞？若是真的，你更應該出來維持一下。

大瑞：母親的意思是叫我出來做大總統嗎？

吳母：我倒想你出來維持一下，這倒不是爲了日本人的緣故，是爲了城裏大多數的老百姓。可憐，阿彌陀佛，他們近來過的是什麼日子呀！並且，假使你再登台，你的那些舊部下也可以有機會有碗飯吃，也免得他們天天來麻煩你。

大瑞：你老人家的話固然不錯，不過我覺得這事還得重加考慮。

吳母：聽說近來我們中國方面的戰事，打得不十分好，許多大地方像上海南京漢口都被日本人佔去了？

大瑞：不管怎麼樣，我還得慎重考慮。

（高貴上）

高貴：老爺！電報。（高貴下）

大瑞：（折閱電報）都是些嘔氣的事情！

吳母：從那裏來的電報？

大瑞：礦上劉工程師打來的。

吳母：說些什麼？

大瑞：日本鬼子真混蛋！

吳母：怎麼啦？

大瑞：他們昨天硬派人去把公司的礦產接收了！我們的損失又是一百多萬！

真混蛋！簡直是土匪騷，他們！

吳母：現在公司裏打算怎樣辦呢？

大瑞：他們打電報叫我去向日本人疏通！

吳母：所以爲了這些事情，你也不能不出來維持一下，我們的生命財產現在



整個的捏在他們手裏。

(高貴上)

高貴：老爺，馮三爺來會。

大瑞：馮三爺又來找我做什麼？你就說我已經睡覺了！

高貴：是。(下)

吳母：你爲什麼不見他呢？

大瑞：他來了還不是沒有好話，還不是叫我出來維持在這個局面嗎？

吳母：的確，你這趟不出來，一定要得罪不少的人，不但把日本人得罪了，就是你自己的部下和那些老朋友恐怕也都不會原諒你。

大瑞：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高貴上)

高貴：回老爺的話：馮三爺說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不過剛才看見晚報上說

老爺明天就大總統的職，他將來爲老爺道賀的，他說他明天早晨再  
來。

大瑞：知道了。

高貴：老爺，小的有句話不知該說不該說？

大瑞：你說吧。

高貴：我看這個大總統萬萬做不得的！秋原先生和芳子姑娘是兩個大廢蛋，

請老爺別上他們的當！

吳母：高貴你在這兒胡說些什麼？

高貴：是，是。

（高貴下）

吳母：大瑞，我要進去歇息了，我的意思你該大體明白了，總之，你別過分  
的固執；能夠出來維持一下，就出來救救這些老百姓，佛菩薩說：「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大瑞：老太太的盡思我都明白了。

吳母：那就好。

大瑞：時候不早了，我攙老太太進去休息吧。

吳母：對了，我還忘了告訴你呢，秋原先生剛才送來三百萬塊錢，說是送給

我的壽禮。

大瑞：呀？那三百萬塊錢老太太收領了嗎？

吳母：他們逼着我收下了。

大瑞：唉，媽呀，這錢是萬萬收不得的。

吳母：爲什麼收不得？

大瑞：這裏面太複雜。您不容易知道，好吧，你進去歇息吧。

（大瑞扶着吳母去。片刻大瑞復筆寫高貴筆迹。）

高貴：報告老爺，門口來了二十個日本憲兵！說是秋原先生派來保護老爺，這位是他們的隊長，土木三郎！

隊長：報告大總統，我們是奉秋原先生之命，特來保護您的。這裏還有秋原先生的信！

（隊長將信遞給大瑞）

大瑞：（閱信後）這真混蛋！（把信扯了）還有人要行刺我？這真混蛋！

隊長：報告總統！

大瑞：總統？總統？哼！

隊長：報告總統，我們一共來了廿個人，現在都住紮在門房，我叫土木三郎！你有事就請隨便叫一聲好了。

大瑞：我用不着你們保護，請你們回去好了！

隊長：我們是奉命來保護你的，我們不能回去！

大瑞：我用不着人保護！

隊長：據說您現在是中國的大總統！

大瑞：放屁！誰是大總統！

隊長：我們是奉命來保護您的！

大瑞：（不耐煩）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用不着你們保護，請你們回去！

聽見沒有！

高貴：我們老爺用不着你們保護，你們先回去吧？

隊長：不行，我們沒有奉到命令是不能回去的！

大瑞：我是什麼人？你說！

隊長：您是總統！

大瑞：本大總統命令你們回去！

隊長：是！是！是！

險惡：（像長士木三郎下。高貴隨之下。大瑤滾來跪去，極不安定）

大瑤：他媽的，保護——這明明是來看守我哩！我現在還沒有就職就這樣，若是我真的就了職做他們所謂的大總統，我真不知要成一個什麼樣  
大瑤：兒了！高貴高貴！

（高貴上）

高貴：是德叫嗎！

大瑤：那些日本憲兵走了沒有？

高貴：他們不肯走！

大瑤：真混蛋！拿酒來！

高貴：老爺！我看這城裏不能再就了，您非離開這兒不可！到處都是豺狼虎

豹！

大瑤：混蛋！叫你拿酒來。聽見沒有？

高貴：是！是！是！

（高貴下，片刻拿了一瓶酒來）

天瑞：讓我自己來。（痛飲了三大杯）

高貴：老爺，我着您……

天瑞：混蛋下！（又痛飲了三杯）

高貴：我看您不能再喝了好老爺！

天瑞：混蛋！混蛋！

（高貴下，幼瑞和芳子由外上）

幼瑞：爸爸！門前那二十個日本憲兵是特為派來保護您的！聽說外面現在有

人想暗算爸爸！

天瑞：混蛋下！（又痛飲了三杯）

幼瑞：爸爸！您今天太興奮了！

大瑞：老子要做滿好了，你知道嗎？

幼瑞：不，爸爸，你做大總統了！

大瑞：大總統？哈哈？老子真要做大總統了嗎？——不是做日本人的傀儡嗎？

幼瑞：不是，爸爸，的確是大總統——這是中國人民的公意。

大瑞：（急情的，將酒瓶擡在幼瑞面前）都是你這個玉八蛋搗出來的鬼！老子沒有你這種漢奸的兒子！老子非撲死你這王八蛋不可！（掏出手鎗來向幼瑞放了一鎗，未中，芳子連忙搶過去把大瑞手鎗奪下，大瑞臥在沙法椅上，高貴，士木三郎聞鎗聲趕上）

隊長：有事嗎，芳子姑娘？

芳子：沒有事！是因爲總統喝醉了！

幼瑞：我想我們都出去，讓總統休息一下。



芳子：對了。

高貴：我從來沒有看見我們老爺像今天這樣苦悶！

（芳子，幼瑞，土木三郎分頭下。高貴從衣架上取了一件外穿爲大瑞蓋上，然後息了燈，下。頃刻之間，這間客廳變成了故宮的太和殿，朱柱翠屏，光耀炫目，正中有一木台，係昔時皇帝之寶座。吳大瑞坐在寶座上呆若木人，有一日本軍閥（秋原）立於其後，以繩繫大瑞的手脚，正如木人戲一般。先，日本軍閥將大瑞耍弄一陣，（以侮辱大瑞自身爲原則）正如提線人要弄木人一般。（導演人注意：此稱耍弄應具舞蹈之形態，配以音樂，倘不能出之以新式舞蹈，亦可承繼舊劇中類似之滑稽三郎一動作的遺產）。大瑞雖欲反抗，而不能。繼，有二秀才之類的念書人上，傀儡撕其書，砍其頭；有農人背鋤上，傀儡毀其鋤，斷其脚；有一攔斧之工人上，毀其腰，斷其手；有一大腹便

便之高人上，取其金，斷其腰。倘大瑞違背提線人之意旨，日本軍閥則鞭撻之。有一日本軍人至，大瑞跪迎。最後，吳母至，提線人給以手鎗，命大瑞殺母，大瑞不忍，日軍閥鞭撻，大瑞反抗，最後彼以鎗擊提線人，提線人倒，大瑞始大夢驚醒。醒後一切如故，自身仍在客廳中沙發上躺着，然而汗流滿面矣。）

大瑞：噫！好怕人呀！好怕人！高貴！高貴！

（高貴上，開開電燈。）

高貴：老爺！

大瑞：剛才甚麼一回事，高貴！

高貴：不知道。是……是老爺喝醉了！

大瑞：喝醉了？不是！不是！我剛才做了一個大夢！一個可怕的大夢！

高貴：老爺夢見些什麼？

大瑞：傀儡！傀儡！唉呀，傀儡是萬萬做不得的！傀儡是萬萬做不得的！可

怕極了！可怕極了！

高貴：所以我先說過，這地方不是老爺就的地方！

大瑞：我要馬上離開北平！

高貴：離開！——就走嗎？

大瑞：馬上就走。我再也不他就下去了！門口那些日本鬼子還在嗎？

高貴：還在。

大瑞：真混蛋！那麼我怎麼走呢？好的，我從後院爬牆走！

高貴：老爺打算到那裏去？

大瑞：先到天津再說！

高貴：我護送老爺去！

大瑞：不，你要留在家裏報告老太太，不然的話，老太太要着急的。

高貴：那也好。不過路上沒有人侍候麼！

大瑞：不要緊，別的到沒有什麼，就怕不容易混出城！城門口他們檢查得非常的嚴。現在幾點鐘？

高貴：八點三十分了。

大瑞：十點半關城門，我一定要今晚混出城！趕快把你身上的衣服脫下來給我。

高貴：老爺穿我的衣服不成，很容易被他們認出來，

大瑞：那麼怎麼辦？

大瑞：我的兄弟是一個郵差，現在在下房，我去把他的衣服拿來。

大瑞：對了，郵差的衣服，好極了。快去拿來（高貴下芳子上）

芳子：總統！

大瑞：芳子姑娘！你還沒有回去？

芳子：我打算不回去了！

大瑞：哦？今晚不回去了？那也好。那也好。

芳子：我本來也想回去，不過我剛才看見總統喝醉了，很不放心，所以打算在這兒歇一夜，老太太床鋪都給我預備好了。

大瑞：哦，原來你不回去是爲了看管我呀？好極了！哈哈哈哈哈！

芳子：不是看管您，是侍候您！

大瑞：對了，對了，是侍候我，是侍候我。芳子姑娘，你……你真好，（把手搭在她的肩上）：你真漂亮呀，芳子，哈哈……

芳子：總統！您的酒還沒有醒吧？

大瑞：酒倒醒了，可是疲乏得很，很想睡。

芳子：那麼我扶您進去睡吧？

大瑞：你扶我進去睡？好極了！可是我的頭暈得很，我還是在這沙發上躺一

會兒吧。

芳子：好，那麼我就在這兒侍候您！

大瑞：不，我想……你也應該去休息了。

芳子：不，時候還早，才九點鐘呢！

大瑞：呀？已經九點鐘了？我要睡了，你也進去歇息吧，我明天不是上午八

點就要舉行就職典禮嗎？

芳子：對了，那麼您早點休息吧，我一會兒再來看您！

大瑞：你不必再來了，我一會兒就進去睡了。明天見，芳子姑娘！

芳子：明天見，總統，祝您晚安。

（芳子下。高貴拿着郵差服裝及信袋上）

高貴：老爺，請趕快吧！時候已經不早了！

大瑞：剛才那個日本野雞又在這兒胡纏了半天，真把我急壞了，爲了使她不

懷疑我，我也和她胡纏一頓！好吧！快點，快點換上衣服！

（匆忙換上了郵差衣帽，儼然一綠衣人也。）

高貴：還要背上這個信袋。

大瑞：像嗎？

高貴：像極了。

大瑞：我馬上就走。明天早上再告訴老太太！

高貴：是，我送您到後院。

大瑞：不，你躺在這沙發上。假裝我，別動！怕他們發覺我已經走了！

高貴：您知道怎麼走嗎？

大瑞：我知道。我只是放心不下老太太！然而事到如今也沒有辦法！

（外有敲門聲）

高貴：走這邊到後院！快！

（吳大瑞下。高貴熄了大電燈，慌張的用衣服蓋上臉，躺在沙發上假睡。外敲門聲更急。無應聲。士木三郎推門入，在室內檢查了一番，見無異狀，復下，片刻，芳子打扮得非常的妖豔上。）

芳子：（溫和的）總統？總統？（無回聲）總統？

高貴：（蓋着臉）哼！哼！哼！

芳子：時候不早了，我陪總統進去休息！

高貴：不，不，我還願意在這兒躺一會兒。

芳子：你爲什麼用衣服蓋着您的臉！

高貴：因爲我的頭痛得很厲害！

（外面敲門聲）

芳子：請進來。

（秋原上）



秋原：總統在家嗎？

芳子：總統喝醉了！

秋原：真奇怪，今天晚上外面的謠言非常盛，說總統要離開北京城！

芳子：是的嗎？那麼讓我們來問問他！總統，秋原先生來了！

（芳子把高貴蓋在臉上的衣服揭開，發現是高貴。不覺大驚。）

秋原：這是怎麼一回事？

芳子：你這混帳東西！原來是你！總統呢？——總統到那裏去了？

高貴：（假裝醉態）總統？我！我！我！不知道！剛……才還在這兒！

秋原：又是他媽的醜鬼！

（撥電話，玉木三郎隊長上。）

秋原：搜查快進行！

（玉木三郎帶了幾個憲兵到裏面搜查。一週後，結果把吳母和幼瑞都拉了。

出來。)

隊長：報告特務長：吳總統恐怕已經離開這房子了！

吳母：這是怎麼一回事。

幼瑞：對了，秋原先生，這是怎麼一回事？

秋原：（板起面孔來）哼，你們還在這兒裝聾賣啞呢！吳大瑞到那裏去了？

若是你們不把吳大瑞交出來，你們全家鎗斃！

幼瑞：秋原先生，芳子，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實在一點兒也不知道！

秋原：（命土木三郎）把他們都都綁起來！

吳母：南無阿彌陀佛！這實在是禍從天降！

芳子：我看這個傢伙不是一個好東西！把他先拿去鎗斃了再說！

（高貴以先發制人爲強，急忙拔出手槍來向着秋原芳子放了兩鎗，秋

芳應聲倒地，土木三郎和高貴互擊，最後高貴倒，臨死時並大呼「打

「倒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不要做傀儡呀！」最後土木隊長押着吳幼瑞吳母下，」

閉幕

一九三九，四月第二期抗戰各線捷報頻傳之時，於成都省立學校



中部放着四方矮桌，上面燃着幾枝不齊的紅燭，擺着幾瓶啤酒，三只玻璃杯，和繡頭食品。桌旁有兩把輕矮的小凳，牆角裝置一具軍用電話。

開幕時、日旅團長——他年約四十歲，長得短小的身材，粗橫的眼眉，鼻下蓄着一點短黑的鬍鬚——正在檢閱攤在桌上的地圖，不斷的喝酒，抽煙，狂笑，痛飲，有時自言自語的說道：『一日千里啊！一日千里呢！不到幾天的工夫，居然佔領了中國這麼大的一遍疆土！好神勇的軍隊，好威風的祖國！』說畢又狂笑，痛飲；最後抽着煙在室內踱來踱去，趾高氣揚有目無天地概。片刻，日兵乙從梯階入，他也是長得短小的身材，粗橫的眼眉。

兵乙：報告團長！又逮到一個中國偵探！便衣的！

團長：好極了，我們正需要一個中國偵探，把他帶進來！

兵乙：着！（兵乙下。）片刻復與兵甲押着中國偵探上。他是一個二十三四

歲的青年，農人裝扮，身材高大而健壯。）

團長：搜查！（先看偵探後說。）

兵甲乙：着！（兵甲乙將中國偵探施與嚴格的搜索，結果搜出雪亮的尖刀一柄。）

團長：再搜！（兵甲乙正要實行第二次搜索的時候，中國偵探突然破了繩在手上的繩子極力抵抗，兵乙跌倒。他衝往桌前，急將袖中的軍事地圖付於燭火，待團長等趕來撲滅，已燒去十分之九了。）

團長：燒去的什麼？（驚訝）

兵甲：大概是中國軍隊作戰的地圖。

（兵甲將未燒完的地圖餘片檢起來給團長。）

團長：怪可惜了兒的！我們正想得到一張詳細的中國軍事地圖！唉，怪可惜了兒的！

兵乙：也許從剩下的這些小塊上，還可以看出中國作戰的計劃？

團長：不行，圖整個兒燒完了，剩下的祇是些……（說到此處，重新把那些

小紙塊放在桌上細細的拚合。）對了，這裏有幾個字：「敢」……：

「死」……：「隊」……：喂呀？他是「敢死隊」麼？奇怪，怎麼中國軍

隊現在也有敢死隊？中國人不是向來怕死的嗎？聽說他們自己打自己的時候倒非常勇敢，可是同我們外國人打仗他們就不行了！——只要跟我們一接觸，他們就退，有時還沒接觸，他們就先跑了！現在居然有敢死隊了！這真是難為中國人了！

（團長說畢，狂笑不止。中國偵探表示種種憤慨情態）

偵探：哼！（此二字乃發自內心，但從鼻中透出）

團長：要是中國軍隊果真組織了敢死隊，咱們還得要當心一點兒。

兵甲：對了，那可真了不得！他們有四萬萬人民！（這八個字說得特別響亮

帶勁)

兵乙：不要緊，他們中國人向來是一盤散沙的。

團長：對了，他們中國人向來沒有組織！

偵探：哼！你瞧着罷！

團長：而且中國人根本上就組織不起來，他們中國人都是自私自利，毫無國家觀念的。

(此時中國偵探義憤填胸，又要衝往前去與團長決鬥，但爲兩兵所阻)

團長：嚇！瞧你這小子的勁兒？

兵乙：我說團長！咱們把他斃了吧？

偵探：那倒痛快！

團長：不，我要問他的口供。(轉向偵探) 嘿，小子，你是中國人嗎？



偵探：對了，我是大中華的國民！

團長：看你的神氣，你很不像中國人？

偵探：你再說？——我揍你！

團長：那麼你是中國人？噫，你真不應該做中國人，你怎麼做了弱小民族的

國民呢？

偵探：你這鬼東西！你不用說話！你既然捉到了我，你可以餓斃我，但請你

不要侮辱我！

團長：不，像你這樣一個不像中國人的中國人，我們不敢餓斃你！

偵探：那麼你要幹什麼？

團長：我不要幹什麼。我想和你做朋友。來！我先敬你一杯酒。（團長用玻

璃杯倒酒遞給偵探。偵探拒絕，將杯擲在地下。）

偵探：我勸中國人向來不喝仇人的酒！

兵乙：團長！我說還是把他鎗斃得啦！

偵探：對了，那比喝仇人的酒要痛快得多了！

團長：那末你不怕死？

偵探：怕死不做中國人！

團長：好好好，把他推出去鎗斃！

兵乙：着！（兵甲乙推着偵探走上梯階，團長發令止住。）

團長：慢點！把他帶回來！

（兵甲乙又把他推下梯階來。）

團長：我還想同你做朋友。

偵探：你不用說這些欺己騙人的廢話！你們既想同我們做朋友，那麼你們爲

什麼無緣無故的屠殺我們的人民，侵佔我們的土地呢？

團長：朋友，這是你的誤會。你說的那些行爲都是我們政府的事。

偵探：照你這樣說來，你們政府的橫蠻舉動，你們就可以不負責任了？騙誰

？真是笑話！

團長：朋友，事情的確是這樣的。我們政府幹的事情我們的確不能過問，也不敢過問。譬如這一次開了許多的軍隊，帶着飛機大炮到中國來侵佔你們的土地，轟炸你們的人民，——這都是我們政府的政策，我們人民是不負責任的。

奧乙：團長，您對他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團長：你們少開口！

奧乙：着！

團長：所以，我們既然是朋友，我就希望你把國家的事情撇開不提，幫忙我

一件私事。

偵探：私事？

團長：我請求你把剛才燒掉的那張地圖的內容告訴我，聽說你們中國軍隊在附近有埋伏，真的嗎？

偵探：嘿！這是私事嗎？你好大的野心！

團長：不，朋友，我決不叫你白幹，我一定報答你，首先我可以叫你不死，你想你一定相信我有權柄把你弄死？

偵探：當然。可是我情願你把我弄死！

團長：朋友，我給你說老實話吧：希望你把中國作戰的計劃盡量的告訴我，倘若我因此打了一個勝仗，我一定可以升官；我升了官，一定重重的謝你，——給你很多的金錢，同時還給你一個重要的官職，你願意嗎？

偵探：我看你不是在做夢，就是瞎了，你要知道：我是中國人，中國人向來是不賣國降敵的！

團長：我現在是用朋友的態度跟你商量，萬一你不受擡舉，那末我只好……

偵探：只好殺了我，對嗎？請吧！我是準備好了才來的！

團長：好！不受擡舉的東西，把他推出去斃了！不，讓我自已來斃他！

（掏出手鎗向偵探瞄準）中國軍隊的埋伏在什麼地方？說！

偵探：不說！

團長：那麼我要開鎗了？

偵探：你開吧！

團長：再給你十秒鐘的機會！

偵探：萬秒鐘也是白費！

團長：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像你這樣不怕死的中國人。

偵探：這是因為你們不認識中國人！（團長無法，只好將手鎗放入袋中。）

兵乙：還是讓我來斃他！團長！

團長：不，我還給他最後一個機會。朋友，你叫什麼名字？

偵探：你沒有權利問我的名字！

團長：朋友，你不應該這樣火氣。來，我現在和你談談家常：你結婚了嗎？

？沒有，是不是？哈哈，看你的樣兒就知道你沒有結婚，我這裏有一張像片讓你瞧瞧（他由日記本內取出一張像片示偵探）你看她好不好？你願意的話，我可以叫她嫁給你，這你總該願意了罷？（偵探把像片接在手中撕碎，團長大怒。）

團長：你究竟是什麼賤骨頭！

偵探：我是中國人的硬骨頭！

團長：來呀！把他的衣服剝下來！揍他！

兵甲乙：着！（兵甲乙急將偵探所有的上衣剝下，發現他的胸膛寫着「中華萬

歲」四個大字，轉過身來，背上也寫着「有進無退，死而後已」八個

大字，團長大驚。）

兵甲：好勇敢的中國人！中華萬歲！中國萬歲！有進無退，死而後已！有進無退而後已！中華萬歲！中——華——萬——歲！

（兵甲瘋狂似的呼喊以上諸字，音調雄壯。）

團長：他——他怎——他怎麼啦？

兵乙：大概又是發了神經病吧！

團長：快把他推到裏面去！

（兵乙將兵甲推入右邊地洞。電話鈴響，團長接電話。兵乙復上。）

團長：喂！一百零三團旅部！那兒？司令部嗎？什麼？什麼呀？正面吃緊？

發現中國敢死隊呀？右翼……呀……右翼怎麼樣！啊……啊……好吧

……我就來了！

（此時團長慌忙失措的，撿了軍器，戴了軍帽往外走）

兵乙：團長！

團長：是的，正面和右翼都發現中國敢死隊，非常吃緊，我得去了！

兵乙：那麼這個中國小孩怎麼辦呢？

團長：把他關到地洞裏去！

兵乙：團長，我看還是趁早把他殺了吧？

團長：現在更不能殺他了！（重上。）

兵乙：我看還是……

團長：你聽命令不？叫你把他關起來！

兵乙：着！

（兵乙押着中國偵探入右邊的地洞，團長燃了一枝煙捲往梯階上出去，兵乙復上，見團長不在，於是將桌上的啤酒大喝特喝，正在喝得起勁的時候，沒有料到團長忽從梯階上走進來。）



團長：你在這兒幹什麼？

兵乙：替團長收拾酒瓶呢。

團長：對了，收拾酒瓶，大概瓶子裏的酒都給你收拾到肚子裏去吧？

（兵乙）軍床底下那個皮包拿過來！

團長：箱子裏面有一件中國大褂和一件馬褂，拿給我！還有一頂瓜皮小帽！

（兵乙把箱子打開，檢出藍布長衫，黑布馬褂，小帽交給團長，他即

把中國衣服套在他的軍服上。）

兵乙：嘿？團長！你幹嗎穿中國衣服？

團長：少廢話！現在前綫非常吃緊，你決不可離開這兒一步！

兵乙：着！可是團長，那個中國偵探怎麼辦？我不懂你爲什麼不殺他？

團長：哈，你們當小兵的那能懂這裏面的微妙！我們馬上用得着他了！你現在應該強迫他與你交換衣服，把你的軍服脫給他穿，你再穿上他的中

團便服，前線已經危險極了，盡是中國敢死隊！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兵乙：哦？原來團長的意思是……

團長：可是你不能離開這裏一步，聽着電話！

兵乙：着！可是團長還回來不？

團長：我一會兒就回來！

（團長下。兵乙伏在桌上打盹。此時中國偵探由地洞裏輕緩的走了出來，看見兵乙正在打盹，於是急往梯階上走去，兵乙忽然覺醒，忙掏

出手鎗對着偵探。）

兵乙：站住！

偵探：啊！對不住！驚醒了你！

兵乙：你這小子想往那裏去？

偵探：我想到地面上去吸點新鮮空氣，並且看看天亮了沒有。

兵乙：天亮了，還早着呢！你想逃走？沒有這麼容易的事！下來！

（偵探從梯階下來）

偵探：你要怎麼着？

兵乙：我要你身上穿的衣服！

偵探：你要我的衣服？

兵乙：對啦！

偵探：要它幹什麼？

兵乙：這你就不用管了，這是我們團長的命令！

偵探：這個辦不到！

兵乙：你脫不脫？

偵探：不脫！

兵乙：你不脫我就要你的命！

偵探：你可以要我的命，但你決不能從我手裏把衣服拿去！

兵乙：那麼我先用手鎗打死你！

偵探：然後你可以得到我的衣服！

兵乙：我并不是白要你的衣服，用我的軍服和你交換！

偵探：穿敵人的衣服是一種莫大的恥辱！

（此時電話鈴響，兵乙接之，同時用手鎗對準偵探。）

兵乙：「喂！左翼一百零三旅團部……是呀……是團長嗎？……什麼？……

咱們大敗嗎？都被中國軍隊包圍了嗎？什麼！全軍覆沒？哎呀！對，

我一定換上中國便服！喂！喂！喂！……」糟了！電話也截斷了！電

話也截斷了！

兵乙：現在真要你的命了！

（兵乙朝偵探放了一鎗，未中，第二鎗尚未發出，中國偵探即衝了過

去決鬥，正在危急的時候，兵甲從裏面跑了出來，朝着兵乙胸口放了一鎗，兵乙應聲倒地。）

偵探：你……你……你打錯了吧！

兵甲：我沒有打錯！

偵探：那麼你爲什麼打死你的弟兄呢？

兵甲：他不是我的弟兄！

偵探：你這話太奇怪了：

兵甲：照理說，你倒是我的弟兄！

偵探：什麼！這更奇怪了！

兵甲：我是朝鮮人！

偵探：你是朝鮮人？啊！難怪你剛才……

兵甲：我的祖國的祖國是中華！

偵探：沒有想到今天會碰到分離了多年的弟兄！中華萬歲！

兵甲：祖國萬歲！！（二人握手）

偵探：請你脫去你的軍服，緊握着你的手鎗，我們在一條戰線上，向暴日進

攻！

兵甲：我們重見天日！

兵甲脫了軍服，拾起兵乙的手鎗，交給偵探。二人攜手向梯階上走去。此時壕中燭光全滅，洞口射出一道陽光在二人身上。外面的砲火已  
停息，二人站在梯階上仰望着天空，微笑，歡呼！）

兵甲：祖國光明!!!

偵探：中華萬歲!!!

（二人同唱）

偉大的中華，

15565.

偉大的中華，

1 5 5 6 5.

四萬萬人民，

1 7 6 5 5 6 5 3 2.

五千年文化，

1 7 6 5 5 6 5 3 2.

燦爛光明！

5 3 2 1.

光明偉大！

1 5 5 6.

可愛的中華！

5 6 7 1 1 5 6 6 7 1.

可愛的中華！

5 6 7 1 1 5 6 6 7 1.

（唱畢重復一次閉幕。）

這個劇本是九一八那年寫的，當時用「戲子」的筆名在北方一個雜誌上發表，十年來各地鄉村演劇隊時常採用，我自己却沒有一份底稿，今在友人處得着一份油印稿，便把她拿來印在這裏。

佛西附註於渝，一九四一年，五月四日。

## 中華民族的子孫 (三幕劇)

人物：

王平泰——年約六十，大糧商，漢口華豐公司的經理，聲勢煥赫於時。

王立德——年約二十八九，平泰的次子，愛花鳥愛金魚之花花公子。

王立民——年約二十三四，平泰的幼子，北平某大學的學生，熱血青年。

王麗梅——年十九，平泰的幼女。高中學生，愛國青年，沒有一般女子的浮華習氣。

姜桃——年十八，平泰的寵妾。

周明光——年約三十七八，一典型的流氓，平泰的走狗，華豐公司的襄



理。

孫國達——年約二十三、四的熱血青年，鋤奸剛團長。

陳媽——年約三十，女僕。

小孔——年約二十三、四，男僕。

馬雨林——年約三十，偵探長。

小六——旅館侍者。

莫羅珂夫斯基——年約五十，日本之間諜。

時代：空前國難的時代。

地點：漢口。

## 第一幕

景 王平泰公館的小客廳。左邊通王平泰的書齋和寢室，右邊是過道，

通外院。正中是一排雕花格子窗，隔壁是大客廳。這裏的陳設是中百合壁，有新式的沙發椅，有古香古色的紅木棹，有泥金對子，也有西洋油畫，有西平式的站燈，也有百窗子的電扇。這屋子裏的陳設的品質雖佳，但看上去總難免不帶一點兒俗氣。

別忘了，格子窗上還掛着幾個鳥籠，和一隻綠毛紅嘴的鸚哥。此外牆上還掛着一個網球拍子，炕上擺着一副鴉片烟具。由此可以看出劇中人物性格的分歧與複雜。

今天是王平泰的六十壽辰，正是南京失陷的第二天。八仙棹上擺着一大盆壽桃，四壁掛着壽幢壽聯。開幕時，籠裏的小鳥歌唱着，鸚哥不斷的報着：「恭喜！恭喜！今天是老爺的六十大慶」的喜信。

麗梅坐在沙發椅上發呆，彷彿很有心思。陳媽頭上插着一朵紅花，笑嘻嘻的端上一碗麵給麗梅。大客廳裏不久就要開戲了，這時正在打鬧

台。

陳媽：大小姐，給您道喜！

麗梅：道什麼喜？

陳媽：老爺今天不是六十大壽嗎？

麗梅：六十歲有什麼稀奇？還值得大驚小怪嗎？我問你陳媽：誰到車站去接

三少爺了？

陳媽：小李一早就去了。說不定一會兒就要到。真巧，三少爺剛趕回來和老

爺拜壽！小姐，您彷彿又在生氣似的！今天可別生氣！今天應該喜氣

洋洋的才對！您請吃麵吧！

麗梅：你知道，我向來不喜歡吃麵的！

陳媽：可是今天這碗麵您不能不吃，大小姐。

麗梅：爲什麼？

陳媽：今天不是老爺的六十大壽嗎？

麗梅：我不吃！

陳媽：這是壽麵！

麗梅：不管什麼麵，我也不吃！

陳媽：這麵吃了會富貴如意，長命百歲，升官發財的，小姐！

麗梅：陳媽，別在這兒噲噲！

（陳媽把麵碗送過去，麗梅起身，恰把麵碗碰落於地。這時美梅和周明光正從外面進來。她是一個極端風騷的少女，他是一個典型的流氓。）

。這是上帝的旨意，把他們配成一對。）

陳媽：嚟呀！小姐！

麗梅：誰教你在這兒噲噲！

陳媽：天呀，這怎麼得了！

麗梅：用不着駭成這個樣兒，把碎片掃了就完了！

（陳媽掃碎瓷片。）

美桃：這是怎麼一回事，陳媽？

陳媽：這是……這！

麗梅：這事和陳媽不相干，是我摔的！

美桃：你可知道今天是老爺的六十壽辰？

麗梅：用不着你管！

（麗梅起身往外走去。）

麗梅：小孔！小孔！今天的報怎麼還沒有來？

美桃：陳媽，老老實實的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

陳媽：姨太，這不能怪我！

美桃：你可知道，今天是老爺的生日，摔破東西是多麼不吉利的事情？

陳媽：可是不能怪我，姨太！

美桃：不怪你，怪誰？

明光：美桃，你不要兇她，問她是怎麼一回事？陳媽，我知道這不能怪你，你告訴姨太這碗碗究竟是誰摔的！

陳媽：是小姐摔的！

美桃：她爲什麼要摔碗呢？

陳媽：我說今天是老爺的生日，我不意端一碗麵來給她吃。

（周明光吃烟捲。）

美桃：她就很有生氣的連碗帶麵都摔在地下，對不對？

陳媽：是的。她說這年頭還做什麼壽！

明光：這丫頭的脾氣也真夠怪的了！昨天那種樣子不但把我弄得窘極了，就是你也下不了台。這都是那些共產黨王八兔子把她教壞的！

(陳媽下。)

美桃：聽說她近來常和那般傢伙來往？

明光：孫國達就是一個壞蛋！

美桃：嘿，明光，我倒要問你：這丫頭是不是和孫國達有一手？

明光：這個我倒不知道，看他們那種親密的樣兒，總難免吧。

(明光把抽了一半的烟捲給遞美桃。)

美桃：這丫頭就要開始倒霉了，我報仇的日子快到了！

明光：這話怎講？

美桃：老爺這一次做壽，我們大家不是都主張大大的熱鬧一下嗎？

明光：這丫頭反對嗎？

美桃：她豈止反對！你猜昨天她向老爺說甚麼？她說：「在這困難嚴重的時

候做壽，簡直是漢奸！」

明光：老爺了，怎麼說？

美桃：自然把老爺氣壞了！我勸了半夜，才把老爺的氣消了。老爺現在不喜歡這丫頭了，我知道。所以我們現在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明光：我們倆的關係只有她知道？

美桃：她日夜都在想法子把我攆走，可是她越討厭我，老爺越寵我！

明光：老爺寵你，我就吃醋！

美桃：大傻瓜！這完全是我的一種手段。你以為我真愛他這麼一個老頭子嗎？我愛的是他這玩藝兒——鈔票！

明光：我知道你愛的是我！

美桃：你？哈哈，你別太自信了吧？

明光：那麼你不愛我，美桃？

美桃：我愛上了一位標準美男子！



明光：是誰？

美桃：用不着這樣着急，這個人你遲早總會知道的。

明光：我認識他不？

美桃：你不但認識他，而且……

明光：而且是我的朋友？

美桃：一點兒不錯，並且是你的好朋友！

明光：好朋友？是姓孫的那小子嗎？

美桃：不折不扣，正是他！

明光：噫呀，美桃，你怎麼會愛上了這麼一個流氓？

美桃：我就愛上了他！

明光：我懷疑他是一個共產黨！

美桃：不管他是什麼黨，我都愛他！

明光：美桃，你不是說笑話的吧？

美桃：你看我像說笑話的樣子嗎？

明光：那麼你不愛我？

美桃：你何曾愛過我？

明光：天在頭上，我還不愛你？

美桃：你是愛我？

明光：不愛你，愛誰！

美桃：正像我愛那個老頭子一樣，你愛的是我的鈔票！

明光：你這個壞女人！

美桃：說到你心坎裏去了嗎？還有……

明光：還有什麼？

美桃：你還愛我的勢力。你知道老頭子寵我，你就想利用我多向老頭子說幾

句好話，對不對？你別以為我們女人都是傻瓜！

明光：美桃，你冤枉了我！

（明光正把美桃的一隻手緊緊的握住，麗梅和小孔上。）

麗梅：對不住！

小孔：呸！

美桃：小孔！你呸個什麼勁兒？

小孔：不是，姨太，不是，我是剛才——

美桃：你是剛怎麼着？混帳東西！

小孔：姨太，請您別生氣，只怪我好吃了，不知誰缺德。放了一塊豆蘇糖在廚房裏的案板上，我就拿起來吃了，那知裏面有好些沙子，呸，呸，呸，

呸——

明光：你還吐？

小孔：這不怪別的，周先生，只怪我這人太不規矩了，愛佔小便宜，見糖就愛吃！啞！啞！啞！

美桃：還不替我滾下去！

小孔：是！

美桃：你替我當心一點兒！

小孔：是！

（小孔欲下。）

麗梅：往那兒走？還有一張報呢？

小孔：對了，還有一張報。我真當糊塗了，還短今天早晨的一張報。陳媽！

陳媽，你看見今天早晨的報嗎？

（美桃正要進去，陳媽却從裏面出來，兩人碰了一個滿懷。）

美桃：你瘋了嗎？

陳媽：真是對不住，姨夫，我瞎了眼！

美桃：不知道你慌張些什麼？

陳媽：對不住！對不住！

美桃：你們這些東西越來越不成樣兒了，都給我當心一點兒！

明光：（頓時變爲恭敬的樣子）姨夫，請您進去看看老爺起來了沒有，說我

來給他老人家拜壽來了。（轉向小孔）外面客人都來了嗎！

小孔：來了許多客人；商會的王會長，華豐銀行的孫經理，趙局長，吳委員

，馬主席都來了。對了，我還忘了去報告老爺呢！

美桃：老爺還沒有起來呢？一看見你這個慌慌張張的樣子就討厭！

小孔：那麼大老爺呢？

美桃：瞎了你兩隻眼，不會瞧壁上的鐘嗎？

小孔：（看壁鐘）對了，剛十一點一刻，不到十二點是不准叫大老爺的！那

麼辭去禮堂裏陪客呢？還是你出去一下吧，大小姐？

（麗梅看報，忽然哭泣起來了。）

小孔：這是爲了什麼，小姐？

陳媽：看報看得好好的，怎麼又哭起來了，小姐？

明光：今天是老爺的壽誕吉日！

麗梅：你少管我們家裏的閑事！

美桃：大概是神經病又發作了！

明光：真不是好現象，老爺今日六十整壽，一會兒打破碗，一會兒又哭哭啼

啼的，成什麼樣子！

麗梅：周明光！你是什麼東西！我們家裏的事情你亂管嗎？

明光：大小姐請客氣一點兒，別罵人！

麗梅：罵人！罵了你這個流氓，怎麼樣？漢奸！

明光：你再罵我就揍你！

麗梅：我偏罵！漢奸漢奸！

（麗梅氣盛，衝上前去，周明光反倒躲下來了。）

美桃：明光，你出去替老爺陪客吧！

（美桃入內，明光往外走去。）

小孔：（朝着周明光的背影罵）他媽的，不拿面鏡子照照自己的臉！配嗎？

小姐，您罵得真對！

陳媽：小姐，您究竟爲了什麼哭得這樣傷心！

小孔：一定是這報上登載了什麼凶殺案子吧？

陳媽：我們小姐真是一副慈善心腸！

麗梅：你們別在兒胡說八道的！你們知道嗎？我們的首都南京昨天已經失

守了！

小孔：啊？我們的南京已經失守了！

陳媽：是真的嗎？

麗梅：中央社發的電報還會錯嗎？

小孔：他媽的日本鬼子！

陳媽：我的女兒和外甥都在南京呢！現在不知道是死還是活呢？（說着也流

下淚來了）。

（此時禮堂裏有人唱「斬黃袍」孤王酒醉桃花宮一段，掌聲如雷。）

麗梅：陳媽，你買了救國公債嗎？

陳媽：什麼叫救國公債、大小姐？

小孔：我知道了。救國公債，就是把這筆錢用來買槍砲子彈，好叫咱們打日

本鬼子！

麗梅：一點兒不錯。你願意打日本鬼子嗎，小孔？



小孔：好，誰要不願意打日本鬼子，他就是漢奸！

麗梅：那麼，你能出一點錢嗎？

小孔：可是大小姐，我是一個沒有錢的人。

麗梅：你在這兒每月賺幾塊錢？

小孔：五塊。可是我的父母妻子兒女一家九口都指望着這五塊錢養活他們呢。

麗梅：這倒是的。倒不在乎捐多少錢，祇看盡了力沒有。現在我和孫先生他

們在募一筆款子去慰勞傷兵，你能隨意捐一點兒嗎？

小孔：我身邊只有肆角錢，我統統捐了，好不好？

（小孔掏出四角錢給麗梅。）

麗梅：好極了。你呢，陳媽？

陳媽：我祇有一角錢。

麗梅：一角錢也是好的。你們的一角錢，比那些有錢的人的一萬塊錢還要珍

貴！

小孔：大姐姐，我不懂，那些有錢的人爲什麼不多捐些呢？

陳媽：對呀，他們爲什麼不多捐些呢？看漢口市有的是財神爺呢！

麗梅：說的是囉，他們非得等國家亡了，他們的錢沒有用了，他們才肯拿出

來。可是已經太晚了！

小孔：大姐姐，南京真失守了嗎？

（王平泰，頭等商人的模樣，拿樣雪茄烟從裏面出來。美桃跟在後面

。）

平泰：小孔，周先生來了嗎？

小孔：老爺，我給您磕頭，拜壽！

（小孔伏在地下磕了三個響頭。）

陳媽：老爺，我也給您拜壽！

（陳媽也嗑頭。）

美桃：好了，你們都到廚房去吃麵得了！

小孔：姨太，我還忘了給您道喜呢？

陳媽：對了，我也糊塗了！

（小孔陳媽給美桃請安。）

美桃：得了，得了！

龐梅：爸爸！我有一句話給您說！

平泰：有話等一說，我這會兒有要緊的事情呢。

龐梅：有什麼要緊的事情，是不是見周明光？

平泰：對了。

龐梅：我希望爸爸別引狼入室！

平泰：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麗梅：不久爸爸自然會明白！

平泰：麗梅，你好好的念書吧，少管我的閒事！去！有話停一會兒來說！

（麗梅下。陳媽下。小孔欲下。）

平泰：小孔，周先生在前頭嗎？

小孔：在客廳裏。

美桃：我叫他先給您陪着客呢！

平泰：你去請他來。

小孔：是。還有，報告老爺，三少爺不是今天早車到嗎？我已經叫小李到車

站接去了。

平泰：好吧。

（小孔下。美桃爲平泰燃火吸烟。）

平泰：寫梅這孩子真叫人嘔。

美桃：今天是您的生日，大家都在爲您歡喜，您自己可別生氣呢！

平泰：你瞧她剛才這個樣兒？怎麼叫人生氣？

美桃：她究竟年輕。

平泰：年輕？今年已經十九歲了！十九歲的人應該很懂事才對。

美桃：不過也在乎個人。

平泰：可不是嗎？你今年不也是十九歲嗎？——怎麼這樣懂事呢？

美桃：我那兒有十九歲，我才十八歲多一點兒。

平泰：你真算得仔細，十八歲多一點兒，不就是十九歲嗎？

美桃：那可不行，十八歲和十九歲的分別大着啦。十九歲和二十歲更不同了。

平泰：麗梅這孩子與你比起來簡直相差太遠了。

美桃：她是漢口大糧商的大小姐，怎麼與我這窮姑娘比呢？

平泰：你現在也不錯呀，也是漢口大糧商的寵妾呀？

美桃：可是人家是陞登的女學生呢？

平泰：唉：什麼狗屁女學生，將來都還不是給人做姨太太的嗎？

美桃：嘿！你可別瞎說，你自己的女兒不也是女學生嗎？

平泰：我真想給她配個人家。

美桃：您給她配個人家？少做點夢吧？她自己早就給她配好了人家呢！

平泰：你這話什麼意思？

美桃：難道她和孫國達的關係您還看不出來嗎？

平泰：這個我倒不知道。

美桃：不過麗梅近來的確被他帶壞了！譬如今天是你的壽辰，照禮做女兒的

應該高高興興的來給父親拜壽才對。可是麗梅不，陳媽剛才好意送一

碗喜麵給她，她不吃，反把它摔在地下。剛才不知又是爲了什麼；在這兒哭哭啼啼的。這一切都是表明她心目中沒有你這個父親；目無父母師長，都是共產黨的信條呢！

平泰：是的嗎？

美桃：你可以問明光，他對於共產黨的玩藝兒知道得最多。

（周明光上。）

明光：經理叫我嗎？

平泰：是的。

明光：可是外面沒有人陪客。

美桃：我去。給我一點兒錢，我去陪他們打牌。

明光：對，王會長孫經理的太太都來了。

平泰：要多少？

美桃：先拿一千吧。

平泰：（取皮篋子）只有三百。

美桃：三百塊錢打什麼牌！

平泰：（把一把鑰匙交給美）你自己到保險櫃裏去拿吧。

（美低下。）

明光：我給您拜壽！（向平泰拱手）

平泰：得了。叫你辦的事情怎麼樣了？

明光：已經收買了五百萬包了。

平泰：五百萬包不夠。盡量地買，市面上有多少就買多少！

明光：是。是。

平泰：南京已經失守了，將來還錢買還錢！

明光：是。可是市面上恐怕已經不多了。



平泰：還多着呢。據我估計，漢口市上至少還有五千萬包的糧食。現在咱們才收買了五百萬包。

明光：咱們糧上原來就囤了五十萬包。

平泰：不夠，不夠。僅管收，沒有錯兒。

明光：我怕漢口……

平泰：你怕漢口？你怕漢口怎麼着？你怕漢口給日本人佔領了是不是？

明光：我是說，萬一日本人把漢口佔領了，咱們囤這麼些糧食不是要白丟？

平泰：笑話！白丟？明光，你究竟年輕，經驗還不夠，我告訴你吧：要是果

真日本人佔領了漢口，咱們更要大賺其錢呢！

明光：這個道理我不十分明白？

平泰：這還不明白嗎？現在咱們要是把糧價提得太高了，那些多事的王八蛋

又要求平價，弄得你還是賺不了錢。（麗梅躲在窗外竊聽）要是日本

人來了倒好辦，咱們愛怎樣提高，就怎樣提高！譬如前幾天的行市是十七塊錢一包的米，今天南京失守了，咱們馬上可以漲到二十五塊錢一包的，要是漢口失守了，咱們可以漲到肆拾塊錢一包！

明光：經理，究竟是老資格！佩服！佩服！

（美桃上，）

美桃：你們的事情還沒有完嗎？

平泰：沒有。

美桃：我到客廳裏去替你陪客。

平泰：請你把保險櫃的鑰匙還我。

美桃：還不還您！您保險櫃裏的日本金磅都被我拿走了！

平泰：你又來瞎說了！

美桃：你愛情不信！

明光：姨太，請您趕緊到前面去陪客呢。

（美桃把鑰匙鑰給翠琴下。）

平泰：真夠玩皮的！

明光：晚年您老人家也應該有道麼一個人侍候。

平泰：咱們別話說遠了。還有一件事要請你做。

（平泰往四面觀風色，獨未注意麗梅躲在窗外。）

明光：什麼事情，經理？

平泰：今晚十一時半，日本飛機要來轟炸武漢！

明光：經理怎麼知道？

平泰：我已經接到報告了。你今晚替我安置二十個人在飛機場等着。同時也

派三十個人在龜山腳下，每人給他一個電筒。這裏有五百塊錢，你拿

去用。

幽光：用不着拿錢，我這兒有呢。

平泰：不，這是爲今天晚上的開銷用的！還有，你去打聽一下，看看我們中國這會兒究竟有多少架飛機停在飛機場？

幽光：這個我早已打聽清楚了。前天是三百二十七架，昨天開了三十二架到南昌去了，今天清早又開四十架到徐州去了，所以今天停在這邊的還有二百五十五架。

平泰：可是統統要在今晚解決。

幽光：沒有錯，經理，包在我身上得了。你看上次劉武昌放火燒汽油的事情怎麼樣，兩千多箱的汽油燒得他媽的精光！

（裏面有人叫「陳媽，陳媽，大少爺起來了，快泡茶來。」）  
（陳媽上。）

陳媽：是您這兒叫嗎，老爺？

平泰：你的耳朵聾了嗎？

明光：是六少爺叫，快去吧。

（陳媽又急忙往裏跑。）

平泰：你瞧，睡到這會兒才起床，叫我怎麼放心把事情交給牠。

明光：有嗜好的人總是差一點兒。

平泰：現在越來越糟，從前僅僅抽幾口鴉片烟而已，現在呢，把賭也學會了，整天整夜的，不是抽烟便是賭博，家裏不准他賭，他就到旅館裏去開房開賭。一晚上總是輸好幾百。唉，國不成國，家不成家，出了這樣的敗家子！

明光：經理，別生氣，大少爺既是愛抽烟賭博，只好讓他去，反正花的錢也有限。咱們還是談咱們的正經事吧！

（裏面有人叫：「陳媽，陳媽，大少爺叫你去給他熬爛呢？」電話鈴

導。)

平泰：(接電話)王公館。你們那兒？昌大飯店……找誰？找大少爺？什麼事？……叫沈八爺另外找人吧，就說王大少爺今天不去了。什麼？三差一，混帳！不是告訴了你嗎？——說今天王少爺不去了！(掛了電話)

平泰：昌大飯店打來的，還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唉！

明光：經理，我看咱們還是接着說正經事吧？

平泰：真叫人嘔氣！

明光：今天是經理的壽誕！咱們還是……

平泰：今天晚上的事情千萬別走了風！

明光：經理請放心好了。

平泰：糧食再盡量地收買，有多少，收多少。

明光：這都不成問題。

（大少爺在裏面大罵：「人都死完了嗎？怎麼叫這麼久還叫不到一個人！」）

明光：小孔！小孔！

（小孔上。）

小孔：是您叫嗎，周先生？

明光：大少爺叫呢！

小孔：可是姨太在那邊請您啦，說是請您去給他替替手。

明光：好，我就去。

（小孔下。）

明光：經理沒有別的事情吩咐吧？我得到前面去給您陪客。

平泰：沒有別的事。前面到了多少客人？

明光：總有五六百人吧。經理不出去應酬一下嗎？

平泰：我懶得出去。

明光：我想停會兒入席的時候，您總得出去一下。

平泰：停會兒再說吧。

明光：那麼我去了。

平泰：去吧。一切當心點兒。

（周明光下。平泰接鈴，小孔上。）

小孔：是您叫嗎？

平泰：請小姐來。

小孔：是。

（小孔下。平泰燃火吸雪茄，片刻麗梅上。）

麗梅：爸爸，您叫我嗎？

平泰：是的。麗梅，你不是有話要和我說嗎？



麗梅：是的，我要向爸爸說的話實在太多了！

平泰：那麼你說吧。

麗梅：在未說話以前，我想請問爸爸幾個問題。

平泰：問吧。

麗梅：爸爸愛不愛女兒？

平泰：你發瘋了，爲什麼問這些問題？

麗梅：爸爸要是還愛女兒的話，那麼請爸爸採納女兒的意見。

平泰：你有什麼意見？

麗梅：爸爸在這個艱難的時候，不應該做毒，爸爸知不知道我們的首都商

京昨天已經被日本人佔領了！

平泰：我早就知道了！

麗梅：早就知道了？您爲什麼會早就知道了！

平泰：這用不着你問。

麗梅：既是早就知道了，爲什麼還要在失去南京的第二天，大作其壽？——

這豈是有心肝的人做的事。（哭）

平泰：混帳東西！你居然罵起老子來了！

麗梅：爸爸不要以爲人人都在恭維您，其實外面一般人沒有不罵您的！

平泰：誰罵我？祇有你這個畜牲才罵老子呢！

麗梅：這是今天的市民日報！這一邊登着南京失守的消息，這一邊登着華豐

公司的經理王平泰大做其壽的新聞！下面還有一個短評，題目是：

「王平泰毫無心肝」！報在這兒，請爸爸自己看！

（平泰閱報，大怒大罵，將報撕碎）

平泰：好！好！老子就是毫無心肝。老子要封他的報館！（平泰打電話）

「替我接警察局！喂，你們是警察局嗎？我要局長室……喂，喂，李局

長在那裏嗎？呀？不在呀，我是王平泰經理呀。（把電話掛了）這輩王八蛋，不對他媽的報館，他不知道賊王平泰的厲害！我姓王的在漢口市面上玩了四十年，從來沒有人敢向我說一個「不」字，現在來受這些王八兔子的氣？

麗梅：請爸爸別一味的生氣罵人，最好請爸爸反省一下，看看人家罵得對不對？

平泰：混帳東西！真叫老子灰心！我本來想在你大學畢業之後，送你到外國去留學，留學回來給你配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我這多年心血積起來的一點產業，雖不能完全給你陪嫁，但至少可以給你一部分！

麗梅：謝謝您，但是女兒從來沒有這種奢望；要留學，女兒自己已有本事，自己去，沒須本事，不去。至於配人家，這是我自己的事，也無須勞爸爸的那份心。

平泰：你要知道，這完全是老子愛你的緣故。

麗梅：這個女兒也知道，但是我不希望爸爸這樣愛我！

平泰：那麼你希望我怎樣愛你？

麗梅：爸爸倘若能自愛，就是愛女兒！

平泰：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麗梅：我看爸爸近來太不自愛了！

平泰：混帳！你罵老子不自愛？

麗梅：一個自愛的人能夠在南京失守的第二天大作其壽嗎？

平泰：混帳，老子有錢，你管得着嗎？

麗梅：一個自愛的人能夠在南京失守的時候，收買糧食壟斷民食嗎？

平泰：老子是商人，我有做買賣的自由，你管得着嗎？

麗梅：一個自愛的人能夠……

平秦：能夠？能夠怎麼樣？你說！

麗梅：能夠做漢奸嗎？（麗梅放聲大哭）

平秦：混蛋！你居然罵老子是漢奸！

麗梅：您不用瞞着我，您和周明光幹的些什麼事我統統知道了！

平秦：你知道些什麼，你說！

麗梅：您和周明光剛才說的話我都聽見了！

平秦：你聽見了些什麼？你說！你說！

麗梅：今晚十一點半日本飛機來轟炸咱們的飛機場！

平秦：你這畜生！你果然偷聽老子的話了！

麗梅：放在武昌江岸的兩千箱汽油也是你們燒的！

平秦：你這畜牲！你這畜牲！

麗梅：我真沒有料到我會有這樣的一個漢奸的父親！（沉痛的哭泣）

平泰：我也沒有料到會有你這樣的一個大逆不道的女兒！唉，真要把我氣瘋了！

（王二少爺立德提着兩個極講究的烏籠從外面進來。客廳裏有人正唱打漁殺家「昨夜吃酒醉合衣而臥」一段，所以立德上時也哼着這段腔調。

立德：爸爸，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一清早就去溜鳥了，還沒有給你拜壽呢。（平泰不理他）爸爸您又在生氣嗎？（轉向麗梅）妹妹，爸爸爲什麼生氣呀？（也不理他）大概又是你淘氣！嘿，妹妹，你看我的這隻黃鳥兒好不好看？昨天剛買的，十七塊錢！叫（請唱）起來好聽着哪，（見麗梅擦眼淚）又是爲了什麼？女孩子總是愛哭。你還沒有我的小鳥乖呢。（見兄妹都不理他，便走到格子窗去玩鳥，忽然發現他的一隻小鳥死在籠子裏，不覺大叫起來。）哎呀，我的黃鳥怎麼死了一個呀！爸

爸！爸爸！您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嗎？這一定是有人謀害了它。

平泰：唉！

（平泰氣得話都說不出了，下。）

立德：妹妹，你知道這怎麼一回事嗎？呀？怎麼你們今天全成了啞巴呀？

（走到鸚鵡架前）鸚哥，你說。你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鸚鵡：陳媽！陳媽！小孔！小孔！

立德：呀？是陳媽和小孔弄死的嗎？一定是陳媽和小孔！這兩個可惡的東西

（立德急忙的一邊叫小孔，一邊往裏走去。此時電話鈴響。）

麗梅：（接電話）喂！王公爺。誰？你是誰呀？圓達嗎？巧極了，發生了緊急

事情，希望你趕快上我這兒來一趟。別忘了，帶傢伙來！還有，喂，

趕快通知飛機場，據可靠消息今晚十一點半要來。……見面再談

吧。

(麗梅剛掛上電話，立聽用手箱着小孔的耳朵上。)

立德：睜開你的兩隻眼睛看看。看看死了沒有！

小孔：(瞧了瞧那隻死鳥)，早晨還是頂活(讚歎)，怎麼一回功夫就死了呢？

一定是急症！

立德：一定是你害死的！

小孔：少爺，請您別冤枉我！

立德：(問鸚鵡)鸚哥，是不是小孔害死的？說！

鸚鵡：是的，是的！

立德：瞧，你還有什麼法子抵賴？

小孔：這實在是黑天的冤枉呀！

立德：冤枉？難道鸚哥還會冤枉你嗎？不營三七二十一，現在你給我跪下，



給它磕三個響頭！跪下！跪下！

小孔：（一邊跪下，一邊說）這實在是黑天的冤枉！

立德：磕頭！

小孔：唉，這實在是黑天的冤枉！（叩頭，起立。）可是陳媽呢，少爺，您就這樣白饒了她嗎？

立德：自然不能放過它。陳媽！陳媽！

陳媽：（在內）一會兒就來啦，二少爺。正在替大少爺熬烟膏子呢。

麗梅：二哥，你越來越不成樣兒了！

立德：請你少管我的閒事！

（立德提着鳥籠往裏去了。）

麗梅：小孔，你到門口去招呼一聲，要是孫國達先生來了，從旁邊的走廟上直接引他上這兒來！

小孔：是，小姐。

（美桃上。）

美桃：倒靛，兩圈牌都不到，壹千塊錢輸得精光，都是你們在這兒胡鬧！

小孔：您輸了嗎，姨太？

美桃：你們在這兒嘩啦啦的鬧些什麼？

小孔：不是我，都是二少爺在這兒鬧呢！

美桃：二少爺爲什麼要鬧？

小孔：他的黃鳥死了一個！

美桃：什麼時候死的？

小孔：剛死不久。

美桃：倒靛，我看這家裏快要倒靛了！今天是老爺的六十大慶，偏偏碰到些

不吉祥的事情！老爺呢？

小孔：剛到裏面去了！

美桃：小孔，你去告訴周先生一聲，叫他幫忙我打着，我一會兒就去。

小孔：是。

（美桃下。小孔亦下。一陣熱鬧聲。）

小孔：（在外）是三少爺嗎。我都不認識了。小姐，三少爺回來了！

（王立民穿着軍服，手上提一個小皮箱，上。）

立民：妹妹！

麗梅：三哥，你穿上軍服了，這好極了！

立民：妹妹，咱們慢談別的，你先告訴我，咱們家裏是怎麼一回事，怎麼門

口那麼些汽車，客廳裏那麼些人？

麗梅：今天是爸爸的六十歲大慶！

立民：哦？原來如此。（頗有所感）

小孔：我去告訴老爺吧？

麗梅：慢一點兒。你先下去。

小孔：是。

(小孔下。)

立民：爸爸康健嗎？

麗梅：倒很健康。

立民：爲什麼在這個時候他老人家還有心腸做生日！

麗梅：這就不用提了！

立民：你爲什麼不反對？

麗梅：我反對又有什麼用？

立民：大哥哥呢？

麗梅：他們一個整天整夜的抽天烟，一個時時刻刻忘不了他的金魚和小鳥，

大嫂整年的害肺病在床上躺着，二嫂整天整夜在外頭打牌，他們那裏還有精神來管這些！

立民：唉，真沒有想到，我們這一大家會變成這個樣兒了！

麗梅：還有比這更大的變動！

立民：什麼？

麗梅：爸爸已經變成漢奸了！

（麗梅約束不住情感，說完之後，放聲大哭。）

立民：麗梅，你這不是瘋話吧——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你說！你說！你別哭！

麗梅：昨天南京失守，他老人家今天就吩咐他的走狗周明光收買漢口市所有的糧食，預備將來抬高價錢。并且，他和日本鬼子來往。武昌的汽油是他燒的，今天晚上日本飛機要來轟炸，他又僱人到飛機場去打電棒

。這不是漢奸是什麼？

立民：妹妹看你簡直發了神經病！

麗梅：你不信不是嗎？到明天你統統都要信了。

立民：真是變得太快了！若是我早知道這樣，真不該回來！

（小孔引着孫國達上。）

小孔：小姐，孫先生來了！

國達：麗梅！這是怎麼一回事？這位是？

立民：你不認識我嗎，國達？

麗梅：怎麼連立民都不認識了？

國達：哦，原來是立民，你穿上軍服了？我們都很惦念你，聽說北平失守以後，你就失蹤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請你趕緊告訴我們。

立民：北平失陷的時候，我正在城裏。第三天我就聯絡了我們一百多位同學

在北平城外西山附進組織游擊隊，當時只有二百多人，五十幾枝槍，現在已經有五萬多人，三萬多枝槍了。現在所短的只是錢，我這一次回來的目的就是弄錢接濟游擊隊。

國達：好極了，我們來幫忙作籌錢！你父親是漢口市第一個大富商，當然可以拿一筆款子出來。

立民：我也是這樣想。

麗梅：你還是不要這樣想吧！包管要使你失望！

國達：麗梅，你剛才在電話裏說的那件事可靠嗎？

麗梅：當然可靠。

國達：是那裏來的消息？

麗梅：請你到我書房裏去坐一會兒，停一會兒我告訴你。

國達：對不住，立民剛回來，你們兄妹一定有許多家常要談。

麗梅：倒不想談家常，倒想和他談談國事。

國達：談國事我也可以參加呀！

立民：歡迎！歡迎！

國達：還是不吧，我到書房裏去坐一會。回頭見。

麗梅：這邊，你認識地方吧。

國達：你這兒，我還有不認識的嗎？

麗梅：慢點，飛機場，你通知沒有？

國達：早就通知了，一切都在問題。

麗梅：傢伙帶來了嗎？

國達：這包裏就是。我倒要問你：有用嗎？

麗梅：沒有用叫你帶來幹嗎？

立民：怎麼？你們誰要坐飛機到那兒去嗎？



麗梅：(笑)A，我要坐飛機到前綫去。

立民：真的嗎？

麗梅：真的。

國達：好吧，讓你們兄妹敘一敘久別重逢的經過吧！

(孫國達下)

麗梅：三哥，你知道他是誰嗎？

立民：他不是孫國達，我的小學同學嗎？

麗梅：對了。你倒還記得他。

立民：在小學的時候，我們常在一塊兒。他現在做什麼

麗梅：他在大華中學做教員。

立民：他怎麼會跟你這麼熟呢！

麗梅：你疑心他和我戀愛麼？

立民：不，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麗梅：只要男女一來往，一般人就認爲有戀愛關係。那麼你猜猜他爲什麼和

我這樣熟！

立民：一定是有什麼工作的關係。

麗梅：我要告訴你，正是這個。我要問你，三哥，你這一次回來究竟是爲了

什麼？

立民：爲的是弄錢，接濟游擊隊。

麗梅：那麼你不是爲了探望家庭！

立民：要先保國，然後才能保家。

麗梅：這好極了。可是你知道今日後方最緊要的工作是什麼？

立民：自然是接濟前方，和肅清漢奸！

麗梅：一點兒不錯，我和孫國達現在做的就是這兩種工作。

立民：這好極了。

麗梅：可是這兩種工作現在都幹不通了。

立民：爲什麼？

麗梅：第一是有錢的不肯出錢，第二是漢奸太多，清不勝清！就拿我們家裏來說，父親對於抗日的接濟是一毛不拔。不但不抗日，而且反對抗日，甘心給日本人做走狗的做漢奸！

立民：這真是我沒有想到的！那怎麼辦呢？

麗梅：不得已，我和孫國達組織了一個鐵血鋤奸團，明的我們做募捐接濟前方，暗中我們調查誰是漢奸；查出來了先警告，警告不聽，則誓以炸彈！這亦無非想殺一警百！

立民：有眼光！有氣魄！有膽量！

麗梅：孫國達就是這鋤奸團的團長！我就是副團長！

立民：（很熱烈的和麗梅握手）真不愧爲我的妹妹！真不愧爲中華民國的好子孫！沒有想到我們一年不見，你幾乎變成兩個人了！從前你的整個的精力和時間幾乎都消磨在擦胭脂抹粉上面，如今猛幹出這樣偉大的事業！佩服！佩服！

麗梅：三哥你現在在游擊隊裏負的是什麼責任？

立民：我是第二大隊的總指揮，我部下有九千多人，現在都住紮在河北省，妙峯山上。

麗梅：你也不愧爲我的哥哥！也不愧爲中華民族的好子孫！可是，三哥，我

現在想（恐怕有人竊聽）……

立民：你想怎麼樣？

麗梅：我想家庭革命！你反對嗎？

立民：我不反對。

麗梅：可是革命一定要流的。

立民：這個？

麗梅：你是不是希望做一個孝子！

立民：這定要交慈，然樣子才可以孝！

麗梅：假如做父親的不但仁慈，而且還是一個漢奸，那麼做兒女的應該怎麼

辦？

立民：苦諫。

麗梅：你的意思是苦勸，勸而不聽呢？

立民：那麼？

麗梅：那麼只好大義滅親！

平泰：（在內）不到半點鐘，你老先生就輸了一千多塊，好，我這一分家財

值得你這樣幾回輸？

美桃：（在內）今天是你的生日，特別高興，所以我多輸幾塊錢也不在乎！

立民：是爸爸來了嗎？

麗梅：是的。

（美桃和泰上。）

美桃：噯呀！怎麼三少爺回來了，都不進來報告一聲！

立民：爸爸，您好？

平泰：身體到很好，就是精神上不怎麼痛快。

立民：爲什麼精神不痛快呢。

平泰：還不是爲了些家務事嗎？

美桃：老爺，我看你還是不必和三少爺講這些不痛快的事情吧，三少爺剛下火車，一定是很辛苦。還讓他先去洗洗臉，換換衣服吧。還沒有吃早

點吧？陳媽！陪媽！

(陳媽上。麗梅下。)

陳媽：三少爺！您剛到嗎？姨太，是然叫嗎？

美桃：你趕快給三少爺預備臉水，叫廚子趕快下一碗麵來。

陳媽：是。三少爺比從前看上去彷彿瘦了一點兒。

美桃：麵裏叫廚子不要放葫菘，三少爺是不愛吃葫菘的。稍許放一點兒醋。

用鷄湯下。

立民：我不吃麵，這幾年在北平吃多了。

美桃：今天不吃麵可不行，今天是老爺的六十壽，你知道不？

立民：我一到門口就知道了，看見那麼多汽車。

平素：孩子，你怎麼穿上這個衣服了？這是你們學校裏的制服嗎？

立民：我們的學校早就被日本人炸燬了。這是我們游擊隊制服！

美桃：什麼隊？

立民：遊擊隊！

美桃：你沒有加入共產黨吧？我可反對共產黨！

（小孔上。）

小孔：姨太，周先生請你趕快去，說他今天手氣太不好，還是請您去！

美桃：好，我就去。老爺。我先去，一會兒就來！少爺你的行李都搬進來了

嗎？陳媽，給三少爺下的麵快端來呀，我一會兒就來。

平泰：可是別一會兒功夫，把這一千塊錢虧了呢。

美桃：你別說呀，老爺，你一說，準要輸的！

（美桃下。平泰燃火吸雪茄。）

平泰：你坐下，孩子！

立民：我願意站着。

平泰：你這沿途太辛苦了把？



立民：國家都快喪亡了，我們個人還談什麼辛苦！

平泰：北平失陷以後，就接不到你的信，全家子都爲你担心，我本來要打電報託北平的日本朋友探聽你的下落，可是後來接到你表哥的信，說去充義勇軍了。是的嗎，孩子，你算當了義勇軍嗎？

立民：我現在是游擊隊第二隊的總指揮！

平泰：聽說游擊隊統統是共產黨軍隊？

立民：這倒不一定，凡是愛國的青年都可以跑到敵人佔領的地域裏去做游擊隊！

平泰：不過人心已去，專靠打，總是沒有用的。我們總要安定人心才好。

立民：爸爸我想問您一句話！

平泰：孩子，我看你的脾氣比從前急燥得多。有話慢慢的說。輕一點兒說。

立民：有人說：爸爸是漢奸！

平泰：這一定是你妹妹造的謠言！你千萬別信你妹妹的話，她是患了精神病，瘋了，我正在要送她到瘋人院去呢！（打電話）喂，請你給我接市立瘋人院。瘋人院嗎？……吳院長那裏嗎？……說王經理請他聽話？……哦，吳院長嗎！我是王平泰呀，喂，喂，我有一個女孩子，不知受了什麼刺激，忽然神經失常，瘋了，口裏胡說八通的，不是說這個是漢奸，就是說那個是買國賊……我想請你即刻派輛車接她到醫院去，什麼？是文瘋還是武瘋？——大概是文瘋吧！勞駕，請你就派車來！回頭見！

立民：爸爸！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知道妹妹並沒有瘋！

平泰：你不知道，孩子，她的確瘋了，她已經瘋了好久了！

立民：我看妹妹倒沒有瘋，恐怕爸爸倒有一點兒……

平泰：你別信你妹妹的瘋話！

平民：就算妹妹的話是瘋話，那麼我現在有兩個請求，希望爺爺能答允我。

平泰：好的，一定答允。什麼請求，你說？

立民：借給我五十萬塊錢。

平泰：作什麼用，你要這許多錢？

立民：接濟游擊隊！

平泰：這倒很容易辦到。不，不是我不願意幹，實在沒有辦法拿出這麼大的一筆款子來。

立民：難道爸爸有多少錢存在銀行裏我還不知道嗎？——這顯見是爸爸在推

諉。

平泰：並不是爸爸推諉，孩子，你要知道自從大戰發生以來，政府統制金融，款子在銀行裏是取不出來的！你難道還不知道嗎？

立民：祇要爸爸肯簽一張大豐銀行的五十萬的支票，我可以自己去取！

平泰：孩子，你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你想五十萬的支票我能隨便簽嗎？

立民：辦不到，是不是？

平泰：這是你第一個要求，還有呢！

立民：聽說公司裏的襄理周明光不但是個標準流氓，並且是一個典型的漢奸！爸爸的許多罪惡都是他作的！所以爲了您的名譽，爲了您的兒孫，最好把這個人開除！

平泰：唉，這都是誤會。天下的是非都是由於誤會而起。照我看周明光這個人要算我們家裏最忠實的一個人。你想，你的大哥整天的抽大烟，賭博；你的二哥整天的玩鳥，養魚，——都是些不爭氣的東西：你和你妹妹都在求學時代，也幫不了我的忙，若是不得周明光這樣一個精明能幹的人爲我經營公司的商業，料理家務，恐怕咱們家裏不容易有今天呢！

立民：哼！周明光！精明？併度人家的姨太太！這是精明的人嗎？

平泰：（強硬起來）放屁！給你好說你不信！

立民：能幹？丟他宗祖的臉，不顧他兒孫的人格，去給人做漢奸，這就算能耐嗎？

平泰：混帳！混帳！我真不知那輩子造了孽，養出你這種報應的兒子！

立民：我也不知道那輩子修來的福氣，有你這樣一個漢奸的爸爸！

平泰：混帳！混帳！你不願意做老子的兒子！你馬上給老子滾！

立民：我馬上就走！可是爸爸，您不要忘了您也是中華民族的子孫！

（他說時有點傷感，提着放在門旁的那隻小皮包就要往外走，此時麗梅亦提着皮包從裏出來，孫國達跟在後面。）

麗梅：慢點，三哥，我們一塊兒走！爸爸，真是對不住，枉費您生我們一場，可是爲了我們民族的生存。爲了我們自己的人格，女兒和三哥不能

不與您老人家脫離關係！（麗梅放聲大哭）以後我們父女也許要變成仇人，日本人和那些替日本人做走狗的漢奸都是我們的仇人！

（美桃上。）

美桃：這是怎樣一回事？

立民：再會，爸爸！

麗梅：再會！

小孔：報告老爺：瘋人院派汽車來了！

（立民，麗梅，孫國達，同下。大客廳有人大唱罵曹，元旦節與賊不祥兆，假裝瘋魔罵奸曹一段。）

平泰：美桃，滿疲乏得很，你攙我進去休息休息吧！

美桃：外面許多客人還等着你出去向您拜壽呢！

（平泰剛一起身，大客廳裏轟隆一聲，呼喊救命之聲，震動屋子。片

刻，小孔急忙跑來。）

小孔：老爺！老爺！不……不……不……不好了，客廳裏炸彈！炸彈，炸傷了好幾位客人！

——幕——

## 第二幕

景 與第一幕同。

是夜晚。開幕時平泰在室內踱來踱去。周明光也在場，他的左手被炸彈炸傷，已用綑帶綁上，但無礙。裏面有鞭撻的聲音：「這事全與我不相干。呀！這實在是無天的冤枉呀！」「噯喲，噯喲！痛死我了！痛死我了，冤枉呀冤枉！請你們饒了我吧！」——這是一位童子被鞭撻的啼哭喊叫。「你承認是你作的不得了嗎？你說，你說呀，那炸彈是不是

你扔的？」——觀衆可以聽出來這是小孔的聲音。又是一陣鞭撻的聲音。「哎喲，哎喲，救命呀！救命呀！」「那麼你承認呀？」「你就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承認！」

平泰：你的手怎麼樣？不要緊吧？

明光：不要緊。傷并不重，只一寸多深的口子。可是也真夠險的了！孫七爺就跟我坐在一塊兒。真是生死有命，他就炸死了，我祇傷了這麼一塊兒！

平泰：怎麼？孫七爺死了嗎！

明光：一抬回去就完了！

平泰：真精，爲了來給我拜壽，死了好幾個人！

明光：當時那麼些人，爲什麼獨獨死到他們呢？——足見他們該死！

平泰：這倒也是的。你覺得這炸彈究竟是誰投的？



明光：說出來請經理別生氣？

平泰：決不生氣。儘管照直說。

明光：疑心是府上的人幹的！

平泰：你真這麼疑惑麼？

明光：并且是經理最親近的人幹的！

平泰：不會的，這決不會的。

明光：經理不信不是嗎？請您將來瞧！

（小孔上。）

小孔：周先生，這小子怎麼樣也不承認是他幹的。

明光：你使勁的用鞭子抽！

小孔：怎麼打他，他也不認！

平泰：再去打！

小孔：老爺，請您另外找人打吧，我實在不忍再打了，他祇是喊冤枉！他說他是賣花生米的，他正走到咱們門口，有兩個人給他兩塊錢，叫他送一個包袱進來，包袱裏包着什麼東西，他完全不知道。

明光：也許是冤枉。那麼先把他緝起來吧。

小孔：已經緝起來了！

（小孔下。）

明光：經理，您猜三少爺和大小姐跑到那裏去了？

平泰：不是上瘋人院去了嗎？

明光：不。

平泰：那麼他們上那兒去了？

明光：我已經調查出來了，他們有一個秘密的組織。

平泰：秘密的組織？幹什麼的？

明光：專門暗殺漢奸！

平泰：你準知道立民麗梅都在裏面嗎？

明光：三少爺在不在裏面我不敢說，不過我準知大小姐在裏面，并且她在裏面相當的重要。

平泰：那麼這炸彈難免不是他們搗的鬼？

明光：哼哼，恐怕一點兒不含糊！

平泰：說起來我也有點兒疑心。昨天晚上日本飛機來的時候，聽說咱們中國毫無損失，據說預先走了風！

明光：一定是走了風。本來飛機場邊停着三百多架飛機在那裏，可是一到下午都祕密地飛走了。晚上放火箭的人被他們捉去了十幾個。這一定是走了風。

明光：經理，我有一句話早就想問您。

平泰：儘管問。

明光：咱們這樣爲日本人賣命，他們究竟答允給咱們多少錢？

平泰：明光，這些事情你倒無須操心，反正我每月給你兩萬塊錢。一切的開銷都在內，難道我還會虧了你嗎？明光？

明光：經理別誤會，我倒不是嫌經理給少了錢，不過我想知道的是值不值得咱們這樣給他們賣命？若是一個月他們送個百把幾十萬，倒值得；若使他們只送個三萬五萬，咱們又何苦呢？

平泰：他們送的錢雖然沒有百把幾十萬，數目倒還過得去，比咱們做買賣總要強得多。今天有什麼特別消息嗎？

明光：今天只有兩件比較重要的事情。

平泰：你說。

明光：今天早晨由大智門開出去了兩千箱汽油，聽說是要運到鄭州去的。還

有宜昌停了七十架最新式的大轟炸機。

平泰：這兩件消息都可靠嗎？和他們外國人交往是不能開玩笑的，若是一次失了信用，他們第二次就不信任你！

明光：經理，我那次報告您的消息是不準確？

平泰：對了，倒沒有出過錯兒！

（小孔上）

小孔：老爺，莫羅大夫來了！

平泰：請。

明光：誰？

平泰：一個俄國醫生。

明光：經理不舒服嗎？

平泰：倒沒有什麼不舒服，我因為貧血，隔幾天就請這位俄國大夫來注射一

次強血針。

明光：可是經理要小心一點兒，俄國人是不好纏的，聽說他們都是共產黨！

平泰：不，這位大夫是一個白俄，他是反對共產黨的。

（小孔引着莫羅珂斯基上。）

莫羅：王先生，你好？

平泰：我好。你也好，莫羅珂斯基先生？

莫羅：我好。你好。這位是？

平泰：他是我公司裏的襄理，周先生。

莫羅：不是外人？

平泰：都是自己人。

莫羅：都是自己人？這好極了。（向明光握手）你好？

明光：好！好！好！您……您……您也好！

莫羅：大家都好。哈哈哈哈！王先生，咱們還是到裏面去瞧病？還是在這兒

瞧病？

平泰：周先生可以出去。就在這兒瞧，無妨。

明光：我去盤問盤問那個小孩子。

平泰：對了，你去盤問一下看看。

明光：回頭見，大夫！

莫羅：回：回頭：先：先生！

（周明光下。）

莫羅：我看這位先生很很精明，有一副光亮的眼睛。

平泰：對，對，他很精明，我的許多事情都得他幫勸。

（小孔端了一臉盆水進來。）

小孔：老爺，這是大夫的洗手水。

平泰：沒有叫，你們不准進來！

小孔：是。

（平泰把各門檢查一番鎖上，以免有人在外偷聽。莫羅珂夫斯基把皮包打開，取了一枝手鎗出來。）

莫羅：這是你要的手鎗。頂好的，最新式的。

平泰：（把手搶接過來。）謝謝。現在的世界不同了，沒有這傢伙是不行的。

莫羅：聽說你們家裏昨天有人投了一個炸彈？

平泰：可不是嗎？你怎麼知道的？

莫羅：王先生，你們中國人的事情，我統統知道的。那個要人有幾個姨太太，姨太太跟什麼人有關係，我統統知道。你們有多少錢存在外國銀行裏，我也知道的。哈哈哈哈哈……



平泰：所以日本人要請你在中國做間諜。

莫羅：一點兒不錯，可是你們中國人都把我看成醫生呢！哈哈；其實我根

本就不懂什麼叫醫學，哈哈。

平泰：平常也有人到你的東亞醫院裏去看病嗎？

莫羅：自然有的。我請了好幾位大夫幫助我，非這樣不可。把開醫院做一個

幌子，這樣他們才不注意咱們的秘密工作。嘿，咱們別說遠了，今天

有什麼消息？

平泰：今天有兩件消息。

（美桃在內敲門。）

美桃：（在內）把門鎖上幹什麼，老爺？

平泰：莫大夫在替我打強血針呢？

美桃：我要進來和老爺說一句話。

平泰：不，等一會兒，我正在注射呢。慢點，請輕一點兒，莫大夫！

莫羅：痛不痛？

平泰：很有一點兒痛！

莫羅：不要緊，還有一會兒功夫就好了。

美桃：老爺，你們注射好了就打開門。

平泰：是的，你快走開吧，你站在門口我更覺得痛呢！

美桃：好，好，我走了，我走了！

（平泰輕輕的走到門口把門打開，往外看了一眼，又輕輕的把它鎖

上。）

平泰：（已經走了。我們可以接着談。今天有兩件重要的消息：第一件是今

天早上由大智門車站開出了兩千箱汽油！

莫羅：（掏出記錄簿子記錄）二千箱汽油。運到什麼地方去的？

平泰：運往鄭州。

莫羅：運往鄭州，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

平泰：第二件是新到了最新式的轟炸機七十架，飛到宜昌去了！

莫羅：多少架？

平泰：七十架。飛到宜昌。

莫羅：七十架。宜昌。你打聽出來了沒有，這七十架新式飛機是那裏來的？  
平泰：這個還沒有調查清楚，大概是從你們俄國飛來的。

莫羅：是的，是的，我想一定是的。我想請你還是調查清楚一下，不正確的  
消息，我們是不能報告給日本人的。他們要扣錢的，假使日本人查出  
消息不正確。

平泰：莫羅大夫，怎麼這一個月的錢還沒有兌來？

莫羅：我今天就是來給你送錢的。

平泰：好極了！多少？又扣去不少罷？

莫羅：這一個月還好，有八十五萬。只扣了十五萬。

平泰：足見咱們報告的消息都還正確。

莫羅：是的。希望下一個月你能夠實足領到一百萬。

明光：（在外）經理，您的病瞧完了嗎？偵探長來了，他要求見見您。

平泰：快完了，請他到客廳裏坐一會兒！

明光：是！

莫羅：這是德華銀行裏的支票，八十五萬。（交支票給平泰）

平泰：（注視支票）對了，還是寫着王飛仁的擡頭。咱們今天就結束，下

次再約定日期注射吧。

莫羅：慢點，那枝手槍你還沒有收拾起來。

平泰：好，我就收拾起來。這東西現在是很要緊的。我這兒昨天就被人投了

一個炸彈，死了好幾個人。

莫羅：你知道是誰投的麼？

平泰：警察局正派人在偵查呢，大約是你們共產黨投的！

莫羅：王先生！王先生！說話小心點兒。我不是共產黨，你別弄錯了！

平泰：對不住，對不住，我的意思是說你們俄國出共產黨！哈哈哈哈哈。

美桃：（在內）老爺，您在裏面笑什麼，快開門，我有一句要緊的話告訴

您！

（平泰開門，美桃上。）

美桃：你們事完了嗎？我想出去一趟。

平泰：你要出去就出去好了，何必這麼急來找我呢？

美桃：不找您，我那兒出去的了？快把保險櫃裏的鑰匙給我！

平泰：好，等一會兒，我就給你。

莫羅：這位是你的小姐嗎，王先生？

平泰：她麼？——是釣，是我的小女。

莫羅：長得漂亮得很！你幾歲，大小姐？

平泰：莫羅大夫問你幾歲，你說呀！

美桃：我怎麼不懂他的話。

莫羅：我是洋鬼子，對不對？中國話講得不好的。我說你長得頂漂亮的！哈

哈哈！……

美桃：（模仿鬼子的腔調）我不懂。

莫羅：你不懂？哈哈……我看看你這位大小姐長得頂漂亮的！哈哈……

……再會……再會！

（莫羅珂夫斯基下，平泰陪下。美桃發現手槍，非常驚異。片刻，平泰上，美桃即以手槍瞄準他。）

平泰：A A寶貝，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快把手槍交給我！裏面真有子彈呢！

別炸彈案子還沒有了，手槍案子又發生了！

美桃：我要打死（以舊戲說白的腔調）你這個賣國的奸賊！

平泰：A 乖乖，別開玩笑啦！快把槍交給我！

美桃：不！

平泰：怎麼，你要綁我的票嗎？怎麼着？

美桃：對了！大小姐今晚要綁你的票！你剛才不是對那個鬼子說，說我是你

的女兒嗎？那麼現在我這個女兒要綁爸爸的票！

平泰：你又要錢出去打牌，對不對？

美桃：一點兒不錯。胡家三姨太打了好幾次電話來，叫我趕快去。

平泰：要多少錢？

美桃：要三千！

平泰：太多，那前一晚上打牌就輸三千塊錢的呢！

美桃：可是我要三千，不一定就會輸三千，說不定還贏三千呢？

平泰：得了得了，你老先生打牌就沒有贏過！

美桃：您別瞎說！我沒有贏過，我前天不是贏了五十多塊嗎？

平泰：好：你輸起來動不動不是一千就是八百，贏起來，多不過五十塊，虧

你還好意思說呢？

美桃：不要瞎扯了，趕快把保險櫃的鑰匙交給我，人家等急了呢！

平泰：好，你拿去罷！（把鑰匙交給美桃）可是你不要拿三千！

美桃：我今天非拿三千不可！

平泰：保險櫃裏不見得有那麼多錢！

美桃：請您別嚇我，我知道裏面存有五十萬現款呢，都是一百塊錢一張的美

國鈔票。您以為我是傻瓜嗎？

平泰：你這丫頭，真夠淘氣的了！好，好，你要多少就拿多少得了！



（美桃拿着鑰匙往裏走。）

平泰：可是你把那手槍交給我呀，寶貝！

美桃：不，我不交給你。我有這玩藝兒在身邊，好容易問你要錢。像你們這種人呀，要不用這傢伙對着你們，想你們拿一個錢出來是不容易的！

平泰：得了，得了，鬧夠了！把槍乖乖的交給我！

美桃：我愛這東西。我要帶在身邊。

平泰：不行，不行，這東西非常的危險。

美桃：我只帶一晚，明天就交還給你。我倒要問您；您從那裏弄來的這玩藝兒？

平泰：自然是託人買來的。

美桃：你憑空弄這東西做什麼？

平泰：昨天不是發生炸彈案子嗎？今後我們都得當心一點兒！

美桃：好罷，今晚讓我帶在身邊玩一晚，明天一清早就給您。

平泰：可是你得留心一點兒。

（美桃下。周明光上。）

明光：經理，那位偵探長在外面候了好半天。

平泰：對了，我倒把他忘了。他一定要見我嗎？

明光：是的，他說這案情很複雜。非見您談談不可。

平泰：好吧，請他進來。

（明光引着偵探長上。）

探長：王經理我會見過您一次。

平泰：您貴姓。

探長：賤姓馬。

平泰：府上是？

探長：我是瀋陽人。

平泰：瀋陽人？到漢口來有幾年？

探長：今年北平事變以後才來的。

平泰：您對於舍下昨天發生的炸彈案子已經偵察出來了嗎？

探長：對不住，還沒有具體的結果。不過經理平常有什麼仇人嗎？

平泰：我平常從來不和人結仇結怨，寧可天下人負我，我決不負天下人！

探長：經理的人格偉大，我們早就知道的。不過近來漢口市發現一種秘密的組織，叫做「鐵血鋤奸團」，他們專門給漢奸爲難！他們常送一個炸彈給漢奸們嘗嘗滋味。不過你府上的案子，決不與他們相干。而且要是他們幹的，他們一定會有信來報告的。因此我就想您這邊定是私人的仇恨。

平泰：可是我自己實在想不出我和誰有仇？我在地方做的慈善事業也很多。

探長：請您別見怪，王經理，我說話向來是直的。

平泰：請照直說。

探長：這案子恐怕與尊府上的人有關係？

平泰：那真太奇怪了？

明光：我看一點兒都不奇怪，經理！

探長：恐怕是的，王經理，請您想想府上有什麼人可疑惑的？

平泰：我家裏實在沒有人使我疑惑，除非幾個底下人！

探長：府上有多少底下人？

平泰：連廚子帶花匠，一塊兒不到二十個人，你是不是要檢查他們一下？

探長：他們倒無須檢查，倒是府上的……

平泰：什麼？

探長：對不住，我這人向來直率。

明光：偵探先生，爲了事情的水落石出，還是請您照直說得了！

探長：我疑惑這事與王經理最親近的人有密切關係。

平泰：與我最親近的人有關係？誰是我的最親近的人？——不會呀，他們不會的，無論他們怎麼糊塗，他們也不會這樣幹呀？也許是因為他們瘋了？不，不，不會的，他們決不會這樣喪心病狂，忘恩負義的！（忽然轉過來向探長說）探長！不，不，你的疑惑是靠不住的！我的親人決不會幹這種事情！

明光：經理，可是現在常有親生兒女不認父母的事情，您知道麼？

平泰：我不懂你的話的意思，明光？你以為這事與立民麗梅有關係嗎？

明光：恐怕有一點兒關係。

平泰：不會的，不會的，決不會的，這是你的神經過敏！

明光：為麼這是我的神經過敏，經理！

平泰：我過，這事與我家裏的人毫無關係，一定是他們那些共產黨幹的！還

是把抓到的那個孩子來嚴加考問一下！

明光：那個孩子我實在無法審問了，任你怎麼用鞭子抽他，他也不肯承認！

探長：那麼讓我去考問一下。

平泰：這好極了，我想你去攷問他，一定可以得着一個線索！

（小孔拿着一封信上。）

小孔：老爺，信！

（小孔下。）

平泰：（拆信閱，臉色大變。）混蛋！混蛋！我說不是嗎？

明光：什麼信，經理？

平泰：我不早就說這一定是他媽的共產黨幹的嗎？你們瞧！

明光：（接過信唸）「平泰先生：今天的炸彈是我們鐵血勁好團投的，希望

你不要冤枉別人。你自己心裏一定很明白我們爲什麼要向府上投炸彈

。這僅僅是一個警告，倘若你不改正你的行爲，我們還有更厲害的手段對付你。希望你趕快覺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鐵血鋤奸團啓。」

平泰：他媽的！「更厲害的手段」？我倒要看看他們更厲害的手段！至多不過用炸彈把我炸死罷了！

探長：（從明光手裏接過信來看）這真奇怪！據我所知道的鐵血鋤奸團是一般熱血青年所組織的，他們的對象完全是漢奸，怎麼他們會投彈到王經理這邊來呢？——這裏面一定有誤會！有誤會！我得把這封信帶回去，報告我們長官！回頭見！

明光：慢點，讓我看看這封信的筆跡！（明光把信又細細看了一番。）經理，您認識這筆跡嗎？

平泰：（看筆跡）不，不認識。

探長：請把這封信交給。我帶回去研究。祇要有這封信，一切都容易明白！

（取信去）好，明天見！

平泰：可是請您趕緊替我破案！并且請你回去告訴你們局長一聲，說我的事情要請他特別幫忙。

探長：這沒有錯，您和我們局長不是一天的交情。我們局長早就留下話了，限我們三天之內破案。明天見。

（偵探長下，周明光送他到門口再回來。）

明光：經理，我看這事相當的複雜了。

平泰：一定是漏了風。

明光：還是走了風。

平泰：可是誰走的風呢？

明光：我疑心我們的秘密被麗梅小姐他們知道了。我早就懷疑她和孫國達那



小子來往！孫國遠那小子一定和鐵血鎗奸團有關係！

平泰：（傷感）難道我自己的兒女真的要和我爲難嗎！麗梅，立民，你們果

真不認我爲你們的父親了嗎！你們果真把我當成你們的仇敵嗎？

明光：我看時候已經不早了，經理今天也夠辛苦的了，還是請休息吧！

平泰：我不知道這兩天幹嗎這樣疲乏。

明光：這都是因爲心裏不痛快的緣故。

（美桃上。）

平泰：嘿，你怎麼就回來了！

美桃：今天真倒霉！到胡家剛打一圈牌，就碰着胡二爺腦沖血，弄的我們大

家也不好意思再打下去了。

平泰：胡二爺腦沖血？很厲害？

美桃：怎麼不厲害？我看已經不行了！

平泰：不行了？唉，怎麼會腦沖血呢？

明光：胡二這幾年太發胖了！

美桃：聽說這幾年胡二發了不少的冤枉財？

平泰：他發不發冤枉財咱們不必管，你趕快告訴我他怎麼會腦沖血的？他也在打牌嗎？

美桃：可不是嗎？他正單釣第四張白板，那裏知道他居然自摸白板，三翻下地，好，他老先生一盤高興，身子往後一倒，把我們大家嚇了一跳，等我們把他攙起來，已經就不行了，嘴也斜了，口裏祇是吐沫泡！

平泰：這都是因為太胖了的緣故！

美桃：倒罷，這幾天都是碰到些不吉祥的事情！

平泰：我才倒罷呢，這一牌正碰着我的莊，這一牌就輸了一千多！

美桃：大概你的三千塊錢，又輸得精光吧？

美桃：還剩下幾十塊啦。

平泰：好哩，我要進去休息了。

（平泰下。）

（在內）你也進來呀，美桃！

美桃：老爺，我就來了！

明光：我也走了，美桃，咱們明天見。

美桃：慢點，我問你：你前天晚上到那兒去了？

明光：前天晚上？我從這兒出去已經十點多鐘，就回家睡覺了。

美桃：回家睡覺了？

明光：可不是回家睡覺了嗎？

美桃：你還不說實話！

明光：你不能冤枉我！

美桃：明明有人看見，帶着那個下賤的女人到新新飯店開房間去了！

明光：這完全是瞎說的。究竟是誰看見的？

美桃：（走過去把明光的左耳箝住）你幹了壞事，還不承認？你承認不承認？

明光：（跪下）我承認，我承認，不過你得先告訴我究竟是誰看見的？

美桃：難道胡家三姨太還會平白的撒謊嗎？

（陳媽上，見美桃與明光的那種醜態即往裏退避，但已為美桃所見

美桃：什麼事，陳媽！

陳媽：老爺要睡覺了，請您趕快進去！

美桃：好，我就去！

（陳媽下。）

美桃：好吧，明天晚上我再來和你算賬！

（美桃下，四光踏踏片剎亦下。立德提着鳥籠從外面進來。）

立德：陳媽！陳媽！

（陳媽上。）

陳媽：是恁叫嗎，二少爺？

立德：你馬上給我走！

陳媽：您幹嗎又生氣呀，二少爺？

立德：你用不着麻煩，趕快收拾走得了！

陳媽：我究竟有什麼事情得罪了您，您叫我走？

立德：用不着囉嗦！

陳媽：若是我做錯了什麼事情，還請二少爺說個明白！

立德：好，若是我再不讓你們走，我的小鳥和金魚都會給你們糟踏完了！

陳媽：哦，原來又是爲了小鳥和金魚的事情！今天又是那一點沒有做好？

立德：不，不，我再不願同你們多說，你給我走得了！

陳媽：二少爺，我們是苦人，要是走就會餓死？

立德：你也知道餓死嗎？你不知道小鳥金魚也和我們人一樣，要是不給它們吃的，也會餓死的！

陳媽：這我也知道，可是我並沒有不餵它們呀？

立德：你還說你餵了它們？

陳媽：可不是我喂了它們嗎，二少爺。

立德：你今天喂了金魚幾次！

陳媽：今天……今天……喂了兩次。

立德：兩次？我不是叫你每天喂三次嗎？你每天吃三頓，爲什麼我的金魚就應該吃兩頓？你存心要餓死它們嗎？

陳媽：這是那裏的話，二少爺叫我們喂兩頓我們就喂兩頓，叫我們喂三頓就喂三頓，反正吃的是二少爺的。好，從明天起，小烏金魚都喂三頓，請二少爺別生氣得了！

立德：我不是叫你每天晚上把鐵絲網子蓋着金魚缸嗎！

陳媽：難道今天又噶忘了蓋嗎？

立德：你去看看蓋了沒有？

陳媽：唉，又是小孔那孩子誤的事？

（小孔上。）

小孔：什麼事，陳奶奶？怎麼又在二少爺面前說我的壞話？

陳媽：小孔，我不是請你替我把金魚缸蓋上嗎？

小孔：你什麼時候託我的呀，陳奶奶？

陳媽：真氣人，沒有想到你又忘了，弄得二少爺在這兒生氣！真是求人不如

求已！

（賈馮下。）

立德：陳媽真是越老越糊塗了！

小孔：看她真有點兒糊塗！她自己幹錯了事，老向我身上賴！昨天死的那隻

黃鳥，還不是他弄死的嗎？——結果弄得我來受冤！

立德：小孔，我再告訴你一次：我的小鳥金魚比我的命還要緊，一天必得喂

三次，早晨八點一次，十二點一次，六點一次，你們若是忘了一次，

我就打斷你們的骨頭！

小孔：若是它們發瘟死了呢，——那可不能怪我們，二少爺！

立德：閉住你的嘴！誰叫你胡說八道的！

小孔：是！是！

（陳馮上。）



陳媽：二少爺，您今天可冤枉我們了，金魚缸不是蓋得好好的嗎？

立德：要是等你們去蓋，我的金早就給貓吃完了！

陳媽：這樣說起來，今天晚上那金魚缸還是二少爺自己蓋的！

小孔：自然是二少爺自己蓋的！

立德：這一次饒了你們，下次要是你們還是這樣虐待我的小鳥和金魚，我就

虐待你們！

（立德下。）

陳媽：你聽見沒有，小孔！若是你虐待二少爺的小鳥和金魚，他就要虐待你！

小孔：他媽的，窮人飯都沒有吃的，他還要玩金魚養小鳥！

陳媽：小孔，你罵人，我去報告二少爺！

（陳媽往裏走。）

小孔：（央求她）A，A，陳奶媽，請您別……別……

陳媽：（笑）傻孩子，你以為我真會去報告二少爺嗎？我們都是在外頭吃飯的人，都是侍候人的人，我那會……

小孔：這就對了！真是，我有些時候真生氣，——爲什麼我們要侍候他們？他們爲什麼不侍候我們？

陳媽：傻孩子，這還不是因爲他們生得八字好嗎？

小孔：八字好？我現在不信這一套了！

陳媽：那麼你說我們老爺爲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錢？

小孔：還不是搶來的嗎？

陳媽：瞎說！

小孔：你不信，不是嗎？

立功：（在內）陳媽！陳媽！

陳媽：是誰叫呀？

小孔：是大少爺的響音。

陳媽：就來了，大少爺！哼，他老先生一到夜晚精神就來了！

小孔：又是叫你去給他熬烟膏子對不對？

陳媽：可不是嗎？天天晚上都是這樣，總要熬得一兩點鐘才睡覺，我真受不了！

了！

小孔：爲了這個（指口）受不了也得受！

陳媽：這還用得着說嗎？明天見吧！小孔！

小孔：明天見，陳奶奶。

陳媽下。小孔口裏哼着小調，清理靠墊，偷了一枝烟吸，打了呵欠，息了正中懸的電燈，正欲下，忽見一個年老的軍人和一位鄉下的老太婆站在他面前，用手槍瞄準他，嚇得他只抖擻。原來這位軍人是麗

梅化裝的變像，這位老太婆是立民化裝的變像。他們都戴著面具。

麗梅：站住！

小孔：是……是……是……

麗梅：不准開口！

（立民用繩子把小孔的手細起來，用毛巾把他的嘴塞住，這時院裏有人大叫：『小孔！陳媽！小孔！陳媽快來呀！快來呀！貓吃二少爺的金魚呢！噓！噓！噓！噓！你們快來呀！快來呀！』這時陳媽慌慌張張的由裏面跑出來。）

陳媽：小孔！噯喲，我的媽噯！

麗梅：不准你開口！

（接着立領也從裏面跑了出來。）

立領：我的可憐的金魚！（立民等用鎗對準他）噯呀！有土匪呀！有土匪呀

！驚人呀！驚人呀！

麗梅：你若是再開口，我就開槍！

立德：你們要什麼都行，可是不能要我的金魚和小鳥，它們就是我的命！

麗梅：我們什麼都不要，獨要你的金魚和小鳥。夥計（指立民）把那些鳥籠

拿下來砸了！

（立民把掛在格子窗上的鳥籠全砸在地下。）

立德：噯呀！救命呀！有土匪呀！有土匪呀！

麗梅：你再開口，我就一鎗把你打死！

（這是美桃平素都穿着睡衣驚慌失措的從裏面跑了出來。）

麗梅：先把她（指美桃）細起來！

（立民等把美桃立德全細了起來，并且把他們的嘴塞住，然後讓他們

站在一排。）

平泰：你們來這兒幹什麼？

麗梅：自然是有事情求王經理幫助囉！

平泰：是不是要借路費？

麗梅：不是借路費，倒是要向老先生借一筆軍費！

平泰：軍費？

麗梅：對了，軍費！

平泰：你們是那一軍呀？

麗梅：我們是華北抗日游擊隊！

平泰：游擊隊？

麗梅：游擊隊！

平泰：游擊隊是幹什麼的！

麗梅：是打日本人的。這是華北各省人民自動組織的一種軍隊，專門擾亂敵

人的後方！

平泰：既是這樣，政府就應該接濟你們，爲什麼你們要用這種不正當的方法來籌軍費呢？

麗梅：政府當然有接濟，不過還不夠，還得請後方的民衆，例如老先生這類的富翁，多多幫助。

平泰：不過你們要知道，我近來的景况也很困難，人家以爲我有錢，其實我不過虛有其表罷了。

麗梅：笑話！誰不知道你老先生是漢口市的第一個糧商，也是數一數二的財主！這我們都調查清楚了！

平泰：那麼你們要向我借多少錢呢？

麗梅：我不想多借？只想向您借一百萬塊錢！

平泰：借多少呀？

麗梅：一百萬！

平泰：你們今天就是打死我，我也拿不出一百萬哪！

麗梅：笑話，先生拿不出一百萬？誰不知道先生至少有兩千萬的家產！請先生還是仔細考慮一下吧，人生在世幾十年的光陰，要這樣多錢有什麼用呢？——留給子孫嗎？例使他們不務正業，嫖賭的嫖賭，抽鴉片烟的抽鴉片烟，玩小鳥的玩小鳥兒，養金魚的養金魚，要是把老先生的千萬家財這樣花了，未免太冤！所以我勸老先生倒不如拿一筆錢出來作爲抗日的軍費，使我們國家打了勝仗，將來老先生豈不樂得個愛國的好名譽嗎？

平泰：你這話固然很對，不過我實在拿不出這麼些錢！

麗梅：我不是早向您提過嗎？我們決不輕舉妄動，若是我們事先沒有調查清楚，我們決不來隨便開口借錢。不但我們知道老先生有錢，就是國內



有錢誰沒有錢，他們的錢是怎麼來的，我們都調查得清清楚楚。我勸老先生還是慷慨一點吧！

平泰：我實在沒有錢！

麗梅：若是國亡了，你的錢還會有用嗎？你以為你可以做漢奸，等亡了國以後，漢奸的滋味比亡國奴的滋味更不好嚙哪！你看看現在那些賣國求榮的漢奸的下場！請您仔細想想呀！我的爹……（麗梅又動了情感，流下淚來）

立民：（連忙接過來說）我說隊長，你說什麼？又動情感了，對不對？你何必和他說這些廢話呢？他們這種人不到死是不會覺悟的！（以手銜逼近平泰）乾脆說，你交不交出一百萬！你說！

平泰：現在手邊實在拿不出一百萬！

立民：那麼你現在能拿出多少？

平泰：只能拿出三千。

立民：把你保險櫃裏的鑰匙交給我！

平泰：保險櫃裏也沒有那麼多錢！

立民：你交不交給我？快！

（平泰不得已將鑰匙交出。）

立民：隊長，我看還是請你到裏面去取一罐吧，你或許熟習一點兒！

麗梅：好。

（麗梅入內。）

平泰：你們這些王八蛋！

立民：您別罵人，玉經理。

平泰：你們好毒辣的手段！

立民：我們對您特別客氣，不過是要您幾個錢罷了！還沒有要您的命呢！

平泰：要我的命？我倒情願你要我的命！你們這樣勒索我，比要我的命還使我難受！你們這些沒有心肝的土匪！

立民：得！您不必生氣，今天的確有一點兒冒失，不過爲了我們國家的前途，爲了我們民族的自由幸福，我們不能不忍痛出此！

平泰：不要臉！明明是土匪的行爲，還要打着愛國愛民的招牌！

立民：您老先生不必生氣，我們的確是爲了民族爲了國家！

平泰：哼！民族國家早就給你們這些人糟塌完了！

立民：老先生，您不必這樣懷疑我們，我可以向天起誓：若是我們不是爲了

我們的民族國家的自由獨立，若是有一點自私自利的地方，願火把我們燒死，水把我們淹死！

平泰：你們這些人都是信口開河慣了的，說着好聽罷了！

立民：我們幹出這樣的事情來，我們自己心裏也很難受，尤其是對於您老先

生，我們更覺得難受！不過這都是爲了國家民族的前途，我們不能不如此，請您老先生特別原諒！

平泰：你們這些強盜，口裏一口的仁義道德，民族國族，心裏則是男盜女娼

！  
（麗梅提着一個皮包上。）

麗梅：對不住，王經理，今天就誤您睡覺了！這是您的鑰匙，還您。咱們走了！

立民：得了咱們所要的東西嗎？

麗梅：都在這個皮包裏？

立民：對不住，王經理，今天您受驚了！

麗梅：我們雖然拿了您的一點錢，可是這並不是爲我們自己用，而且我們心

裏也覺得很難受！

平泰：我現在情願你們把我一鎗打死！

立民：您想我們捨得打死您嗎？其實你我的關係……

麗梅：別瞎說！王經理，其實我們要殺您，何必等着今天晚上呢！不過我們

不忍殺您！拿您幾個錢是沒有關係的，反正您有很多的錢！

立民：希望您別再做漢奸了！

麗梅：也別操縱糧食的價錢了！

立民：回頭就是岸！

麗梅：倘若您還不改正您現在的行為，就是我們不殺您，恐怕那些熱血正義

的同胞也不肯放鬆您！希望您注意！再會！

立民：再會！今天很對不住你們大家，再會。

（麗梅立民同下。）

平泰：混蛋！混蛋！你們人都死完了嗎？

（見美桃小孔等被網，乃將美桃鬆開）

美桃：我的媽，我的魂都嚇掉了！

平泰：我先打電話報告警察局！

美桃：我來解開他們！

（美桃將小孔，陳媽，立德先後解開。平泰打電話，但是老打不通。

平泰：他媽的，他們是有計劃的，連電話線在事先也割斷了！

陳媽：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立德一聲不出，忙把他的烏籠拾起，仍然掛在格子窗上，惟有小孔似乎嚇呆了，站在那裏一聲不響，動也不動。）

美桃：小孔你怎麼啦？你傻了嗎？

小孔：我……我……彷彿……他們的聲音熟習極了！

美桃：是的，他們的聲音熟習極了！

立德：（忽然發現他的小鳥又死了二隻）嗚呀！我的可憐的小鳥又死了二隻  
呀！我一定要報仇！我一定要報仇！

——幕——

## 第三幕

在漢口市的一個不十分出名的旅館裏。裏外兩間屋子，陳設雖不講究，却相當的完備，電燈電話一概俱全。開幕時，孫國達王立民王麗梅工作緊張，正在翻譯一個密電。

國達：「二三七六」

麗梅：「二三七六」……「準」字。

國達：「二二四八」

麗梅：巧。

國達：「三五七四」

麗梅：攻。攻打的「攻」。

國達：「一四七〇」

麗梅：一四七〇……一四七〇……入

國達：「九八七二」

麗梅：北。……東南西北的「北」。

立民：一定是他們準備這個月十八日打入北平！

國達：「一三三九」

麗梅：一三三九，「一三三九」……可不是「平」字嗎？（忽然快樂得跳起來。

他們要在這個月十八日打進北平去！我們的北平快要收回來了！我們的北平快要收回來了！我高興極了！我高興極了！



國達：A，A，麗梅，輕一點兒聲音！你須知道，咱們這是在旅館裏！

麗梅：旅館裏有什麼關係呢？——這是好消息，我要讓大家都知道，（聲音越來越大）我要讓每個中國人知道！我要讓每個中國人聽了高興！

立民：妹妹，你又動情感了！你就是這樣不好，一會兒高興起來，恨不得上天，不高興的時候，就恨不得要馬上自殺！

麗梅：A，我就是這麼一個人！

立民：像你這樣一個不能約束情感的人，決不能成大事！

麗梅：三哥，你又說我不能成大事？昨天晚上的大事不是我幹的嗎？

立民：昨天晚上做的事，就算大事嗎？

麗梅：哼，昨天晚上的事不但是大事，簡直可以說是驚天動地！

立民：驚天動地？

麗梅：兒女綁父親的票，這事還不夠驚天動地嗎？

國達：得，得，得，你們慢點談這些吧！這個電報還沒有翻完成呢！「一八

一六」快翻，麗梅！……

立民：驚天動地？倒是驚天動地，不過咱們真正驚天動地的事業還在後頭呢

！等着咱們打入了北平，克復了南京！收復了我們所有的失地，那時

候才夠得上說驚天動地呢！

國達：得，請快點兒翻吧，「二八一六」

麗梅：（繼續翻密碼簿）一八一六……盼望的「盼」字。

國達：「四五六六」……。

麗梅：四五六六……「速」

國達：一九七七……

麗梅：一九七七……一九七七……匯兌的「匯」字。

立民：大概又要錢。

國達：「五七五九」……

麗梅：五七五九……「百」。

立民：一定要我們趕緊匯一百萬塊錢去！

國達：「二四二三」

麗梅：二四二三，二四二三……「萬」！一點兒不錯，「準十八日攻入北平

，盼速匯百萬！」

國達：咱們趕緊籌錢，給他們匯去呀！

麗梅：咱們昨天一晚上就籌了五十萬！

國達：這還不是你父親的錢嗎？別人的錢就不見得來得這麼容易。

立民：還短五十萬？咱們同樣用昨天晚上的法子來籌這筆款子怎麼樣？反正

本地的富人還很多！

國達：我覺得不妥當。這種法子因為你們是父子的關係，偶爾用一用倒沒有

什麼關係，不過常用就不行了。聽說父親已經通知市政府，限三天之內破案。我看咱們還是搬家吧，在旅館這種地方住着，是不妥當的。

麗梅：沒有關係，只要在最近能夠打入北平，收復南京，就是他們把我拿去槍斃了，我也值得！

立民：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怕的，政府對於我們這個鐵血鋤奸團的組織，現在也相當的知道了，他們也知道我們是一個愛國的團體！

（隔壁房裏有人在狂歡，歌唱，猜拳；打牌之聲頻頻傳來。）

國達：你們聽！前方將士在那裏爲我們流血，我們後方的民衆還是這樣的醉生夢死！你們聽！唉，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如何不亡呢！

（隔壁傳來的聲音：「小紅！你唱一個時新的小調給我們聽聽吧！

」接着是一個女人唱蘆溝橋小調。）

立民：這也是一種進步。旅館裏的妓女，居然會唱蘆溝橋小調。

麗梅：昨天我還聽着她們唱義勇軍進行曲呢！

（接着又是一陣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

國達：他們祇會唱，不會行！他們所唱的，跟他們所行的，完全是兩回事！

（旅館侍者小六上。）

小六：吳小姐！查店的來了。

麗梅：好，請他進來。你們少說話，還是讓我來對付他。

（偵探長馬雨林上。）

探長：（看着手上拿的簿子），你們都姓吳嗎？

麗梅：不，就是我和他（指立民）姓吳。

探長：你們是什麼關係呀？

麗梅：我們的關係，你還看不出來嗎？他是我的先生！

探長：你們是夫妻嗎？

麗梅：是的。

探長：我看你們好像兄妹！

立民：放屁！你怎麼知道我們是兄妹？

探長：先生，口裏放乾淨一點兒。

麗梅：請你別見怪，他是這樣的脾氣。

探長：你們從那兒來的？

麗梅：我們從四川來。

探長：可是你們的口音並不像四川的？

立民：我說，先生，你是來查房的，還是來考查方言的？

探長：查房，同時也調查案件，怎麼着？你要干涉我的職務嗎？

麗梅：先生，請你不必生氣。你還有什麼事情要問嗎？

探長：你們要到那兒去？

麗梅：我們要到西安去。

探長：到西安？去做什麼？

麗梅：到前綫去？

探長：你們還能打仗嗎？

麗梅：先生，你可別看不起人！

探長：對不住，我是說，像你這種人不必打仗去，還可以幹許多別的要緊的

事情。

麗梅：現在沒有比打仗還重要的事情！

國達：對了，現在到前綫去，是我們青年人最重要的天職！

探長：他是什麼人？

麗梅：他是我們的姪兒。

探長：你這這麼大的姪兒嗎？

立民：先生，你的問題簡直是有此理，——爲什麼我們不應該有像他這麼大的煙鬼？

探長：（指着一個皮包）這裏面是什麼？

麗梅：是些隨身應用的東西，你要看嗎？我打開來給你看！

探長：不必！

（走到棹邊，看見一本舊電簿子，拿起來看看，又放下，然後在麗梅巡視一週，即下。小六跪下。）

立民：他媽的真混帳！以後不准他進來！

麗梅：那可不行。除非我們搬家，倘是住在旅館裏，總是要受檢查的。

國達：我今天最倒楣了！

麗梅：爲什麼？

國達：我憑空做了你們的煙鬼！





立民：不要緊，讓我叫小六進來吩咐一聲。（接電話）。

（小六上）

小六：是你家叫嗎，吳先生？

立民：是的。以後查房的來了，不准他到我這房裏來！

小六：那可不行，你家。

麗梅：那麼他在查樓下的時候，你就預先上來報告我們一聲。

小六：這倒可以的，你家。

立民：查起來真夠麻煩的了！

小六：平常也不這樣麻煩，你家知道他今天為什麼這樣麻煩嗎？

麗梅：不知道。

小六：本市有個滬商王平泰向家裏，前兩夜被人投了一個炸彈！前天晚上

又有人去搶寶！據說這事與他的三小姐和那小姓有關係。聽三小姐的三

少爺大小姐現在都逃走了！現在警察局派出許多偵探在捉拿他們呢！

立民：你們這旅館裏也有偵探來調查過嗎？

小六：今天一早就有人來過。他們還問及你三位是幹什麼的，是那兒來的？

立民：你怎麼說？

小六：我說你家三位是從四川來的，現在要到前綫去打仗的。

立民：他們說什麼了嗎？

小六：沒有。祇是把你家三位的姓名抄去了。說來也奇怪，吳楚生，爲什麼

要平春的女兒要給他們的父親爲難呢？

立民：這裏面一定有緣故。

小六：聽說王平春爲了這事已經氣病了！

麗梅：氣病了？

小六：氣瘋了！

麗梅：氣瘋了？

小六：聽說心裏整天的胡說八道的！忽而說，「我的兒子和我的女兒所做的

事，都是對的！不能怪他們！你們不要捉拿他們呀！我實在沒有檢見他們的

呀！忽而又說：「不，不，你們趕快把他們捉來呀，我要親自問他

們，問他們爲什麼不替我顧面子。」忽而又大聲的喊叫：「我是漢奸

呀！我是漢奸！你們來槍斃我這個漢奸呀！」聽了這話，現在這

樣胡說八道的！

麗梅：小六！小六！這些事情都是誰告訴你的？

小六：你家還不知道嗎，吳小姐？報上早就登出來了！

立民：報上？什麼報上！

小六：市報日報。你家要麼嗎，吳先生？我給你家找一份來。

立民：我們今天什麼報都看過了，獨獨沒有看市報日報！

(小六下。)

麗梅：三哥，我這會兒心裏難受極了！

立民：我心裏也是一樣，但是，妹妹，我們應該鎮靜！還有許多的大事情等着我們去做呢！

國達：對了，你們都應該鎮靜，假使他老人家真變成像小六剛才報告的那樣

了，這未嘗不是你們王府上的福氣。這是他老人家的良心發現了！

(小六拿着報上。)

小六：你家看，這半張都是登着王平泰的事情！

(麗梅立民等看報。小六下。麗梅幽咽的哭泣起來。)

國達：麗梅怎麼你又動情感了？

麗梅：我心裏很難過！

立民：不，我一點兒不難過，古人可以大義滅親，難道我們今人就不能夠嗎？

？反正我們是爲了國家，爲了我們的民族，我們對得起我們的祖宗！  
我們開心無愧！

麗梅：三哥，我想回去看看他老人家！

立民：這可不行，妹妹。倘若你一回，我們一切的計劃都要失敗！

國達：女孩子總是多情的。可是她們不能成大事，也就是因爲她們多情。

立民：我的看法倒不是這樣，我覺得她們多情倒是她們的好處，可是她們的情往往不堅決，容易改變；她們受不得一點兒意外的刺激，她們受了一點刺激，馬上就改變。這是一般女人的通病。

國達：現在咱們沒有時間來談這些。咱們吃點東西趕快出去做事吧。我去兌款子給前方。你們趕快準備一個團址，咱們不是定於明天招集全體團員大會，討論如何接濟游擊隊的問題嗎？這個地方開會可不行啦！

立民：最好咱們能夠在那一個尼姑菴或和尚廟裏找一間房子。

國達：那自然是。沒有餓了，也不引人注意。

（國達按電鈴，小六上。）

小六：是你家這兒叫嗎，吳先生？

國達：是的。你去替我們叫三碗麵來！

麗梅：我不吃。

立民：你為什麼不吃呢？

麗梅：我不想吃。

國達：得，麗梅，你可不要忘了，我們準於十八號打入北平呢！

小六：什麼？吳先生，我們要打入北平麼？

國達：對了，你聽了歡不歡喜？

小六：那有不歡喜的，你家？日本鬼子真可惡，平白佔了我個的北平，又

佔了我們的上海，南京，非把他媽的打出去不可！

國達：倒瞧你不世，小六，你一個旅館裏的當差的都這樣愛國呢！

小六：A，咱們中國人現在誰不恨日本，不恨日本的，他就是漢奸！

（隔壁房裏又有人猜拳唱小調。）

國達：這般人（指隔壁猜拳唱小調者）不愛國，在這樣國難嚴重的時候，還在花天酒地胡鬧！

小六：像他們這種人就等於漢奸！（他太興奮了，說到「漢奸」二字特別加重。）要我們中國搞好，非把這些漢奸剷除不可！像隔壁這種人還不

都是漢奸嗎？

聲甲：（從隔壁傳來）誰敢罵老子們是漢奸呀？混帳！

聲乙：真正混帳！這是那裏來的一羣王八蛋！

聲甲：咱們打了進去！他媽的，他罵老子們是漢奸！

聲乙：對，對，咱們打了進去！看看是些什麼龜兔王八蛋！



女聲：得，得，人家并不是說我們是漢奸！你們又喝醉了，又要鬧禍了！不准你們胡鬧！不准你們闖到別人房間裏去！

聲甲：我明明聽見他們罵咱們是漢奸！並且小六這小子也跟在裏面一塊兒罵

！小六！小六，你這個王八蛋！你不出來！老子就打進來！

國達：這大概是一羣流氓。

聲甲：小六，小六，你這個王八蛋！你不出來，老子就打進來。

立民：讓我進去！

麗梅：你不能去！

國達：讓我進去！

麗梅：你也不能去！還是讓我進去！

國達：你更不能去，一個女人和幾個醉漢……

立民：還是讓我進去！

聲甲：你們有膽量的出來，孫子！

女聲：我知道你今天又喝醉了！

立民：我非出去不可，看看是誰什麼王八蛋！

（立民祇是往外衝，小六等阻住。）

小六：他們要的是我，還是讓我出去！

（小六下。接着一片怒罵聲，痛打，呼救聲。立民忍不住衝了出去。又是一陣爭噪聲。最後聽見小六大罵：「你們是漢奸，你們是漢奸！」）

國達：我得出去把立民叫進來！

（國達下。片刻國達拉着立民上。）

立民：我真沒有料到原來是他們！

麗梅：是誰啦？

立民：冤家路狹，偏偏碰到是美桃和周明光那小子！

麗梅：奇怪，他們怎麼跑到這旅館裏來呢？

國遠：麗梅真是一位大小姐，君子人，你想他們還會有什麼好事上這兒來嗎？只有你的父親那老頭兒才是真正的大傻瓜呢。

立民：漢口市誰不知道周明光的下流？

麗梅：他們看見你沒有？

立民：怎麼沒有看見？可是他們假裝不認識我，我也假裝不認識他們！

開梅：我說剛才聽起聲音來怎麼這熟悉呢？原來是他們啦，該死的東西！

國遠：我看咱們得趕快搬走，這地方不能再住了！

麗梅：小六那孩子呢？

立民：給他們打傷了，我已經帶他們橫上送他到醫院裏去了！

國遠：別談別的吧，咱們拾掇拾掇趕緊走吧！

麗梅：咱們另撥個地方也好，免得麻煩。

立民：其實不搬也沒有關係，政府決不會抓我們去槍斃！

國達：這是遷移一下好。我到櫃上去算賬。

（國達擬下，麗梅正在收拾東西，偵探長穿着制服，拿着手槍攔住國達的去路。）

探長：對不住，你要往那兒走？

國達：你不是還要檢查？

探長：已經檢查清楚了！

立民：那麼你來幹什麼？

們都姓吳。

探長：得，王家大小姐，請你不必再開玩笑了吧，你這個玩笑可真開得不小呀！你們老太爺給你們兄妹都氣瘋了！

麗梅：你說的些什麼，我們完全不懂！

探長：王家大小姐，請你不必裝聾作啞了吧，王經理六十大慶的那一天，那個炸彈是不是你們投的？前天晚上有人扮着一位軍人，和一位鄉下老太婆，到王經理家裏去搶了五十萬現款，是不是你們主動的？

麗梅：你胡說！

探長：你別罵人，王家大小姐！你只說：這些事情是不是你幹的！

麗梅：是我幹的，怎麼樣，你槍斃我吧！

立民：對了，是我們幹的！

探長：那麼你不姓吳了吧？

麗梅：姓王姓王！我叫王麗梅，他叫王立民，他是孫國遠，都是你要捉拿的人！好，現在我們都在這兒，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

立民：你可以拿我們去槍斃！

團總：這樣你還可以升官發財！

探長：你幾位都誤會了我。其實我到這兒來並不是要和你幾位爲難，我不過是奉命做事罷了，地方上出了這麼一件案子，高頭有命令下來，叫我們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罷了！

團總：你至少可以升一級官，加薪水？

探長：孫先生，唉，升官，加薪水，在這個國破家亡的時候，官升得那麼大，薪水加到多麼高，又有什麼用呢？

麗梅：那麼你不是爲了升官發財？

探長：不是。

麗梅：那麼你到這兒來究竟是爲了什麼？

探長：我是來保護你們的！

麗梅：什麼？

立民：少信他的鬼話！

國達：對了，別信他這一套！

麗梅：那麼你可以不違我們？

探長：這可辦不到，大小姐！

麗梅：那麼你一定要違我們走？

探長：我不能不違你們走，這是高領的命令！

立民：我不是說他先頭說的是鬼話嗎？

探長：王少爺，請你信任我，你們做的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

麗梅：你都知道了？

探長：都知道！

國達：那麼你知道我們做了些什麼事情呢？

探長：你們三個人都是漢血動奸團的首領，在漢口市裏你們現在有三百多團

員。你們的工作一方面是肅清漢奸，一方面是接濟前方的游擊隊，對不對？

國達：

探長：前些日子轟動一時的孔非青的槍殺案是你們幹的，跑馬廠的炸彈是你

們殺的，最近王平景的案子都是你們做的，對不對？

立民：那麼你一定非常的痛恨我們這種行為？

探長：我不但不痛恨，而且非常的佩服你們的勇敢，我們才進來的時候那種

男樣兒是和你們開玩笑的，並且也是我們做偵探的一種技術，希望你

們三位先生別見怪，我現在給你們說實話：我的確非常的佩服你們！

麗梅：什麼？你佩服我們嗎？

探長：因此，在我的地位上常常幫助你們。你們有幾件案子都落在我的手裏

，我那些馬虎虎讓它們過去。你們看，你們的案子從來破過案沒有？



——並不是我不能破案，是我存心叫它不要破案。

麗梅：沒有料到你還是我們的一位同志！你貴姓？

國達：你不認識他嗎？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偵探長馬雨林。我倒要問你，馬先生，你爲什麼對於我們的事情這樣熱心？

探長：你們知道我是什麼地方的人嗎？

麗梅：不知道。

國達：聽你的口音，有點兒像東北人！

探長：一點兒不錯，我是瀋陽人。

麗梅：你既是瀋陽人，爲什麼跑到這兒來？

探長：說起來話長，而且我心裏非常難受。（嘆管似乎有一點兒發硬）九一

八的那一年，我還在瀋陽城裏當偵探，在那時候我殺了不少的日本人，所以日本人痛恨我到了極點，後來他們佔領瀋陽以後，便抄我的家

，把我的父母殺了，把我的房屋燒了，（哭泣起來）我，幸虧得到朋友的援助，帶着我的妻子和一個小孩，還有一個十八歲的兄弟，化了裝，好容易才逃到了北平……於是這幾年就在北平做種種的抗日工作，沒有料到今年七月二十八，唉，我們的北平又失陷了！倉促之間，我一個人逃到了漢口！但是後來據我兄弟來信說：在八月九號那一天：可憐可憐：我的：我的妻子和小：小孩都被可恨的日本鬼子抓去殺了！（泣不成聲）

立民：他媽的日本鬼子！

國達：原來你還有這樣一段傷心事！

麗梅：咱非打到東京去不可！

探長：你們說我恨不恨日本鬼子！你們說我應不應該同情你們這種抗日救國的工作！

立民：（和探長熱烈的握手）馬先生！你真不愧爲我們的好同志，真不愧爲中華民族有志氣的子孫！惟有你這種受盡了日本帝國主義蹂躪的中國人，才能切實的痛恨日本人，才能深切的了解我們這次抗戰的意義！

其他同僚們，固不乏熱心愛國之士，但是敵人的飛機不飛到他們頭上來投炸彈之前，或敵人的砲火離他們的家鄉遺遠的時候，他們對於抗敵救亡工作總是有點兒漠不關心，叫他們出錢他們不肯出錢，叫他們出力他們不肯出力！長此下去，我們如何能夠爭取最後的勝利呢！

麗梅：現在別的話少說，我問你，馬先生，你能加入我們的鋤奸團？

探長：加入也去嘗不何，不過不加又更方便，在團外更可以爲你們多做一點

（專情）

麗梅：那麼你現在可以不逮我們倒衙門裏去嗎？

探長：當然可以。不過……

麗梅：怎麼樣？

探長：不過以我們個人看來，你們還是到衙門裏去一趟的好。我包管你們無

危險。

國遠：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馬先生？

麗梅：我們都不懂你這話的意思？

探長：我覺得你們這是一種救亡圖存的工作，應該公開活動，你們兩位這種

大義滅親的精神，尤其應該讓國人知道！政府也決不會和你們爲難，

算大人種種不正當的行爲，政府現在都調查清楚了！

麗梅：我們家父的行爲，政府已經調查出來了嗎？

探長：他有一本密電簿子最近被政府查出來了。

立民：政府打算辦他嗎？

探長：自然要嚴加懲辦，不過究竟怎麼辦，現在還沒有決定。

麗梅：職說他爲了我們的事情氣瘋了？

探長：倒聽說了，可是我沒有看見。你們幾位願意和我到衙門裏去走一趟嗎？

麗梅：你看怎麼樣，三哥？國達？

立民：我看我們決不能去。倒不是怕政府給我們爲難，不過這種事情公開出來總有一點不好，而且頗叫政府爲難：還是嚴辦我們不嚴辦呢？我以爲政府還是睜開一隻眼閉着一隻眼的好。

國達：而且在河北省的游擊隊準於十八號收復北平，假使我們到衙門裏去了，他們的接濟一定要受影響！

探長：他們十八號要打進北平嗎？

立民：對了，這是我們剛才收到的電報！

(立民：電文示探長)

探長：(念電報)「準十八號攻進北平，盼速匯百萬」。好極了！北平！

平，我還有兩個弟弟圍在北平，他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立民：你還有一個弟弟在北平？

探長：在事變以前，他在東北大學念書。

立民：在東北大學念書，他叫什麼名字？

探長：他叫馬得林。

立民：(跳起來)什麼！馬得林是你的弟弟嗎？

探長：怎麼？你認識他嗎？

立民：好極了！好極了！我不但認識他，而且他現在是我得游擊隊第三隊的

總指揮！

探長：真的嗎？我的好弟弟！我的有志氣有真血的弟弟！

立民：這到我沒有料到的，原來馬得林是你的弟弟！我看，馬先生，你還是得偵探的事請，同我們一塊兒到前線去吧？我明後天就走。

探長：好的。到前線去是我們青年人現在報國最好的辦法。不過我現在還有幾件經手的案子未了，所以一兩天還走不成。我可以去和我們長官商量一下。

麗梅：馬先生，那麼你可以加入我們鐵血鋤奸團嗎？

探長：可以的。

麗梅：現在？

探長：也可以。沒什麼手續嗎？

麗梅：手續很簡單，只要你馬上宣誓：「我馬雨林願以熱血和所有的一切救護我的國家，遵守團章，服從團命，此誓。」

探長：這樣就行了嗎？

國達：行了，你願意馬上宣誓嗎？

探長：可以的。

麗梅：這好極了。

（國達，立民，麗梅站在一排，探長肅立在他們的對面舉手宣誓。）

國達：宣誓！

探長：我馬爾松願以熱血和我所有的一切救護我們的國家，至誠守遵國章，

照從國命，此誓！

（周明光美桃上。）

明光：偵探長，你在這兒和他們蓋些什麼門堂？大小姐，三小爺，咱們許久

沒有見了！

麗梅：你來做什麼，周明光？

明光：難道你自己還不明白我來做什麼嗎，大小姐？



立民：我們不明白！你說！

明光：你既不明白，那就請馬偵探長告訴你吧，他一定可以給你們說個明白！  
！你說對麼，馬先生？

探長：我也不明白！

明光：老實告訴你吧，我們現在要請你去嘗嘗鐵窗滋味！

麗梅：你配嗎？你是什麼東西？

美桃：大小姐，請你別罵人！

麗梅：罵了你們這些不要臉的東西！小漢奸！

明光：（拿出手槍來）你們不跟我走！

麗梅：你配嗎？你要我們跟你走！

明光：我說大小姐，咱們別鬧着不好看吧，汽車在門口等着你們呢！

（小孔急急忙忙的上。）

小孔：大小姐，三小爺！老爺不好了！

麗梅：小孔，什麼事！老爺怎麼啦！

小孔：老爺自殺了！

立民：什麼！老爺自殺了？

麗梅：我的爸爸啊！（哭泣）

立民：小孔，你快說，老爺是怎麼自殺的？

小孔：自從家裏發生匪盜案以後，老爺打不起精神來，整天的也不說話

，要說話也只說：「我是漢奸！我是漢奸！我不是人呀！我沒有臉再

見我的兒女們了，真不是人呀！」不管見着什麼人，傳都是這樣說！

有些時候他還自己打自己的嘴脣，奈天早晨，正在客廳裏掃地，我聽

到老爺裏裏抽噎一聲，把我嚇了一跳，我急忙跑了進去，祇見老爺

在地吐流血，暫時我嚇壞了，簡直想不出主意來，姨太太夜沒有回家

，大少爺還沒有起床，二少爺一清早就出去溜鳥去了！我馬上打電話給吳大夫，可是大夫還沒有來，老爺……老爺……！（落泣）

立民：怎麼啦？怎麼啦？

小孔：大夫還沒有到家，老爺就已經斷氣了！好慘呀！老爺臨死的時候還是說那兩句瘋話：「我是漢奸！我不是人！我沒有臉再見我的兒女！我不是人呀！」

麗梅：（放聲大哭）我的可憐的爸爸呀！我的可憐的爸爸呀！

（立民亦哭泣，美桃發呆）

園達：小孔，你怎麼知道你們小姐少爺在這兒呢？

小孔：陳媽的兄弟說的。他說他昨天晚上彷彿看見我們少爺小姐在這旅館裏，可是他又不敢認您沒有料到您經位果然在這兒，更沒有料到您先生和姨太也在這兒！請您幾位快回家去吧！

（周明光美桃這時聽了小孔的報告也有一點發楞。）

明光：美桃，咱們走吧！

立民：走？走到那兒去？

（立民乘周明備未防備，突將他抱住，國達探長都幫忙把他的手槍奪了過來，并且把他捆起。周明光祇是大罵，美桃見勢不對，欲往外跑，麗梅掏出手槍來把她截住。）

麗梅：你往那裏跑！

美桃：我……我……回家去看老爺！

麗梅：回家去看老爺？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你究竟從我父親上弄了多少錢，你若是說了半句假話，我今天就要你的命！

美桃：我說！我說，請大小姐千萬饒了我！

立民：快說！

美桃：我實在沒有拿老爺的錢！

小孔：好！你沒有拿老爺的錢？哼！

麗梅：你究竟說不說？

美桃：我說我說……平常老爺給我的錢都被周明光騙去了！

明光：胡說！我那兒騙你的錢了呀？

麗梅：把你手裏的皮包交給我！

（美桃拒絕交出，立民一把奪了過來，從中取出銀行存摺，不備。）

立民：這個銀行存摺是誰的？

美桃：是一個朋友的？

立民：一個朋友的？哼！騙誰？這上面明明寫着劉美桃的戶頭！這裏還有

一個劉美桃的圖章！

麗梅：看看摺子上還存着多少錢？

立民：（閱摺）還存着一百零五萬！

國遠：正好作爲我們打入北平的軍費！

探長：一點也不錯！

立民：你爲什麼要弄這多錢在手邊？

美桃：這都是周明光叫我幹的！

麗梅：周明光不是叫你和他一塊兒逃走？你不說實話，我就打死你。

美桃：（哭泣）麗梅，我上他的當了，他害了我，他要我和他一塊兒逃走，

我沒有答允他。

明光：美桃，你拿出良心來說話。

美桃：你不是叫我逃走嗎？你昨天還逼我跟你一塊兒到四川去呢。

麗梅：周明光，你這個流氓，你這個漢奸，你這個沒有良心的東西，我的父

親待你總算恩重義厚，你居然會使他，叫他做漢奸，叫他賣國，叫他

和他的兒女脫離關係，叫他瘋，叫他死，叫他死了以後還落得一個漢奸的罵名，我若是今天不把你打死，我對不起我的父親，更對不起我們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

麗梅激昂的說畢，即朝周明光胸口開了一槍，周明光應聲倒地，幕閉。

（一九三八，三月十日新都。）

（一九四一，五月十日重新校閱一次（渝）。）

佛西抗戰戲劇集

定價

著 者 熊 佛 西  
發 行 人 唐 性 天  
印 刷 者 南 方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華 中 圖 書 公 司

重慶民生路一〇二號

桂林中南路十號

北碚南京路十五號

版 所 有 權  
不 准 翻 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一日初版

一 一 五 〇 〇 〇



#82

213321

中國書雜誌審查委  
會證第一八〇五號